

木偶奇遇記

徐調孚譯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 木偶奇遇記

著 狄 羅 科  
譯 孚 調 徐



店 書 明 開



7 0606 0574 0

## 譯者的話

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署名科羅狄 (C. Colodi) 的意大利童話家，他本名羅倫席尼 (Carlo Lorenzini, 1826-1890)。他在意大利得到一般人的感謝，尤其是小孩子們，他們不但是爲了他寫幾個故事，而更爲了他時常努力於教育這一方面。他曾編輯過一種報紙，他的文字能使讀者初時發笑，笑後起一種嚴肅的感想。

這本木偶奇遇記 (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 Storia di un burattino) 是他最成功的作品，現在差不多成爲名著了。在意大利的一切童話書中，這是最有名和最討人喜愛的一冊。匹諾曹的名字在他們的家庭內，差不多和孫行者在我們的家庭裏一樣的熟悉。而且牠的豐富的想像，機巧的幽默和逼真的描寫，不僅是年幼的孩子，連大人也都十分愛看。當我們讀完一章後，隨着我們的笑窩而來的感想是：牠的故事彷彿就是我們——無論孩子或大人——自己所親身經歷過的，我們笑匹諾曹，不就是笑我們自己嗎？

本書的原作出版於一八八三年，因爲我不懂意大利文，所以沒有去買來。我根據了翻譯的是

877.59

482

3

1

兩種英譯本：一是萬人叢書本，一是昔日叢書本。後者譯文比較淺顯，但間有刪節；譯時我大致都依據前者，不過辭句間亦參考了後者而加以變通。爲使適宜於兒童閱讀的緣故，我並未完全直譯，盡我所有的能力，總想使牠淺顯流利。幸而這故事的本身太奇妙了，無論譯文是怎樣的拙劣，多少都保存着一點原著的特點。孩子們要是讀了或聽了這故事，沒有不出神的，我相信。

與本書的故事同樣有名的是 C. Copeland 給原書畫的插圖，昔日叢書的編者，把原圖複載在他的譯本裏；現在，我也全部重印在這里。

# 目次

## 第一章

木匠櫻桃先生找見一段木頭，會哭會笑，好像一個小孩。……………一

## 第二章

安東尼先生送一塊木頭給他的朋友蓋比都，他拿來預備做一個能跳舞，能劍術，而且輕捷善跳的木偶。……………五

## 第三章

蓋比都回家後，立刻做一個木偶，給他取個名字叫匹諾曹。……………一〇

## 第四章

匹諾曹和多話的蟋蟀的故事。……………一八

## 第五章

匹諾曹肚子餓，找着一個蛋來預備燒一碟炒蛋，但是正在這最有趣的時候，那炒蛋

卻從窗洞裏飛出去了。……

## 第六章

匹諾曹把腳擱在火鉢上睡了，及至明晨醒來，只見他的腳已被燒掉。……

## 第七章

蓋比都回到家裏，聽木偶告訴他一切的情形，後來把他自己的早餐給木偶喫。……

## 第八章

蓋比都給匹諾曹生了兩隻新腳，賣了他自己的外套給他買一本初級讀本。……

## 第九章

匹諾曹賣了他的初級讀本，預備去看木偶戲。……

## 第十章

演戲的木偶認出了他們的兄弟匹諾曹在後邊，立刻熱烈地歡迎他；然而給戲院的

經理食火者見了，匹諾曹遂陷入危險的境地。……

## 第十一章

食火者打嚏，救了匹諾曹，他又救了哈爾崑的性命。……

第十二章

食火者給匹諾曹五塊金洋，叫他拿去給父親；但是他不到家裏去，跟了狐與貓一同去種金洋。

六五

第十三章

紅龍蝦旅館。

六五

第十四章

匹諾曹遭遇到刺客，因為他不聽多話的蟋蟀的忠告。

七三

第十五章

刺客追趕匹諾曹，把他吊掛在大橡樹的枝頭。

七六

第十六章

美麗的青髮的孩子把他解放下來，放在牀上，請了三位醫生來，問他們匹諾曹究竟是死是活。

八三

第十七章

匹諾曹只肯喫糖，不肯喝藥；這時候他看見有一個棺材扛進來要擡他，他立刻便喝了。他又說一句謊話，鼻子因此長起來了。……………一九〇

### 第十八章

匹諾曹又遇着狐與貓，和他們同到奇異的田裏去種金錢。……………一九九

### 第十九章

匹諾曹的金洋被竊，罰他坐四個月的牢監。……………二〇七

### 第二十章

他從牢監裏放出來，回到仙子的屋裏去；在路上他遇着一條可怕的蛇，後來他給一個陷穿夾住了。……………二一三

### 第二十一章

匹諾曹給一個農夫捉住，農夫便派他做雞鴨場裏的望夜狗。……………二一八

### 第二十二章

匹諾曹發見幾個強盜，於是主人放他自由，以報他的忠實。……………二二三



第二十三章

匹諾曹因了青髮的仙子的死去而悲哭。後來他騎在一隻鴿子的背上飛到海邊，他又跳到海裏去救他的父親蓋比都。…………… 一三六

第二十四章

匹諾曹到工蜂村，又遇見了仙子。…………… 一三九

第二十五章

匹諾曹允許仙子，以後做一個好小子；因為他做木偶做得十分厭倦，要想變成一個真的孩子。…………… 一四六

第二十六章

匹諾曹跟了他的同學到海邊去看狗鯊魚。…………… 一五〇

第二十七章

匹諾曹和他的同伴大戰。其中一個受傷了，匹諾曹給兵士捉住。…………… 一五九

第二十八章

匹諾曹要像一條魚這樣的放在油煎鍋裏烹燒了。……………一七〇

### 第二十九章

他回到仙子的屋裏。她允許他明天變成一個孩子。他大請客。……………一七六

### 第三十章

匹諾曹想和蠟燭心到玩物國裏去。……………一八九

### 第三十一章

匹諾曹到了玩物國，終日遊玩。過了五個月，他糟糕了。……………一九六

### 第三十二章

匹諾曹生了兩隻驢子耳朵；他變成一隻真的小驢子。……………二〇六

### 第三十三章

匹諾曹變做小驢子後，被賣在馬戲班裏；一天晚上因跳圈而跌壞了腳，於是再賣給

人家做鼓用。……………二一七

### 第三十四章

匹諾曹被丟在海裏，給魚喫掉了驢子肉，仍舊變成木偶。他便因此逃走，又給狗鯊魚吞了進去。…………… 三九

第三十五章

匹諾曹在狗鯊魚的肚裏找着……找着誰呢？你們讀完這章書便可知道。…………… 三九

第三十六章

匹諾曹終於真的變成孩子了。…………… 三九

## 第一章

木匠櫻桃先生找見一段木頭，會哭會笑，好像一個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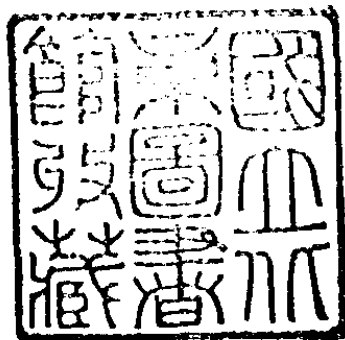
從前有……

「一個國王！」我的小讀者們將要立刻說。

不是的，孩子們，你們錯了。從前有一段木頭。這段木頭並不怎樣值錢，只不過是木場上一段普通的木頭罷了，——就是在冬天，我們常常拿來放在火爐裏和竈裏生火取暖用的。

我也不曉得這件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只知道事實是這樣的：有一天，天氣非常好，這段木頭躺在一個老木匠的店裏。這個老木匠的名字叫做安東尼，但是人家爲了他的鼻尖，常常紅而光亮，好像一粒透熟的櫻桃，所以都叫他櫻桃先生。

1  
櫻桃先生一見了這段木頭，立刻非常快活，很得意的搓搓雙手，喃喃地說道：「這



段木頭來得真巧：正好給我做一隻小檯子的脚。」

說了這話後，他立刻取了一把很快的斧頭，向木皮上和粗糙的面上砍斫，當他正要砍下第一斧去的時候，他的手臂忽然停住在空中，因為他聽見一個極微細的聲音在說，「不要砍得這樣利害呵！」

這位和善的老櫻桃先生聽了這聲音心裏一嚇！他睜起眼來向房子的四週亂看，想尋出他剛纔聽見的聲音到底從哪里來的；但是他一個人也找不到。他向板凳底下看看——沒有人；他向常常關着的碗櫃裏看看——沒有人；他向放碎片木屑的籃裏看看——沒有人；他再開了店門向街上也看了一回——仍是沒有人。咦，奇怪了，聲音從哪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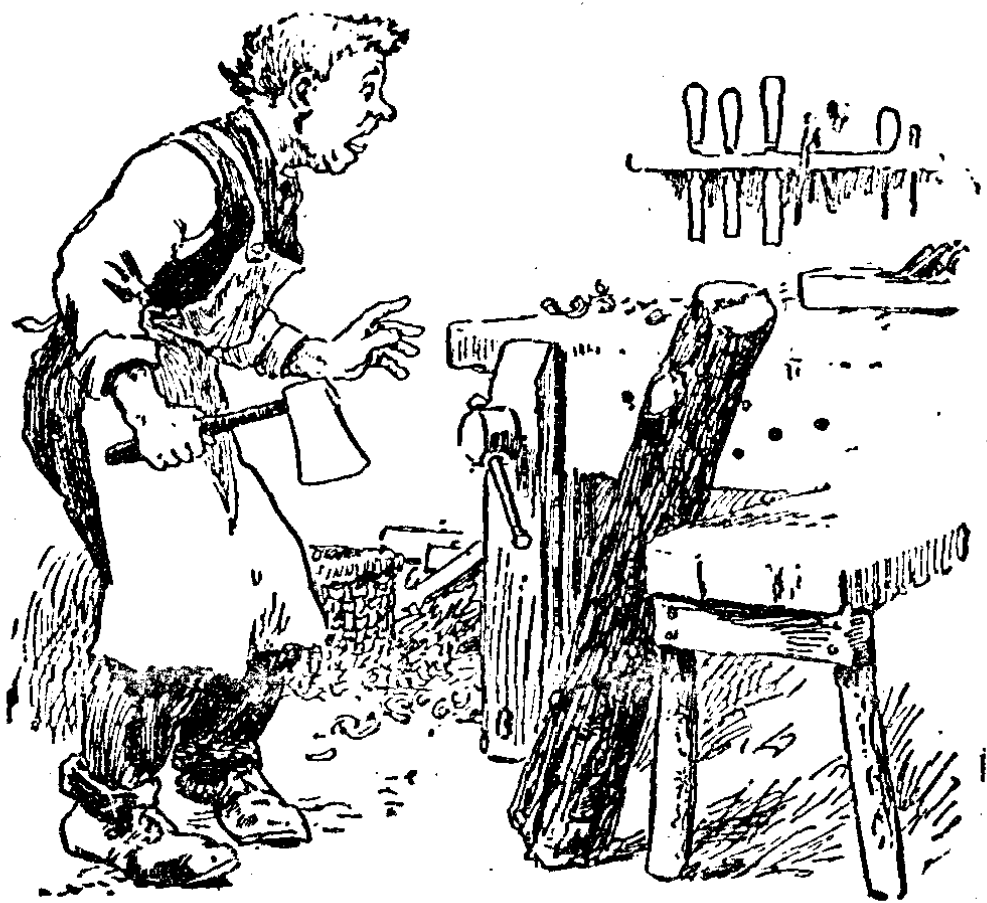
「噢，我知道了，」他抓抓他的假髮，笑着說，「這細微的聲音全是我的猜想罷了，我還是照舊做我的生活。」

他舉起了斧頭，猛烈的把這段木頭敲了一下。

「啊啊！你打壞我了！」細微的聲音喊得很悲慘。這回櫻桃先生被嚇得呆住了，一

句話也說不出。他的眼睛幾乎要從頭上爆發出來，他的嘴巴張得很大，舌頭差不多要掛到下巴的尖端，好像一個精怪。當他稍爲好了一些後，他才帶着顫聲抖抖地說道：

「這細微的聲音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居然會說着『啊啊』……這裏沒有什麼活的東西，那是真的。難道這段木頭會學着小孩們哭喊的嗎？這是我不能相信的。這段木頭和別的一樣，也是做柴用的，把牠放到火裏，牠會燒熟一鍋的飯……那麼怎麼會呢？難道有人躲在裏邊嗎？如果有人躲在裏邊，那對於他更加不好了。我索性把他殺死了罷。」他說了這話，便雙手拿起這段可憐的木頭向牆上拚命地敲。



敲了一會，他停下來想聽聽再有什麼細微的聲音在喊苦嗎。他等了二分鐘——沒有；五分鐘——沒有；十分鐘——仍是一點聲音也沒有！

「我知道了，」他哈哈大笑，摸了摸自己的假頭髮說道：「這說『啊啊！』的細微的聲音，實在全是我的猜想，我還是照舊做我的工罷。」

因為他受了幾次的驚嚇，所以他現在嘴裏哼哼着唱幾句小調來加添一些勇氣。

他把斧頭放過一邊，拿了鉋子，想鉋光這段木頭；但是正當他鉋了一下時，他又聽見這細微的聲音了，並且帶着哭聲：

「停止罷！你正在搔我的皮啊。」

這一次，可憐的櫻桃先生好像觸了電似的跌倒了。直到最後，他睜開眼來，才知道他自己是躺在地板上。

他的臉，已嚇得沒有人色，就是他平常老是鮮紅的鼻尖也嚇成青色了。



## 第一章

安東尼先生送一塊木頭給他的朋友蓋比都，他拿來預備做一個能跳舞，能劍術，而且輕捷善跳的木偶。

在這個時候，有人在外邊敲門。

「進來，」木匠說，他坐在地上沒有氣力站起來。

一個活潑的小老人走進來了。他名字叫做蓋比都，但是他鄰近的孩子們給他取一個綽號，叫他粟米蛋糕，因為他的黃色的假頭髮很像一塊用粟米做的蛋糕。

蓋比都性情很暴躁。要是誰叫他粟米蛋糕，那末誰便要倒楣了！他變得非常兇猛，沒有人能抑制得住他。

「你好，安東尼先生，」蓋比都說：「你在地板上做什麼事啊？」

「我在教螞蟻識ABC。」



「你做的事很好啊。」

「你帶些什麼東西來給我，蓋比都哥哥？」

「我的腿。老實說，安東尼先生，我來向你請教的。」

「我很願替你盡力的。」木匠跪起來答道。

「今天早晨我得着了一個主意。」

「講給我聽罷。」

「我想要做一個美麗而奇怪的木偶；他知道跳舞和劍術，而且輕捷善跳。我要同了這木偶去周遊世界，借此騙得一片麵包和一杯薄酒。你以為怎樣？」

「好啊，粟米蛋糕！」那個不曉得從哪里來的細微的聲音又喊起來了。

蓋比都聽見有人在叫他粟米蛋糕，他的臉紅得好像一只發怒的雄火雞，立刻旋

轉身來向木匠責問道：

「爲什麼你觸犯我？」

「誰觸犯你？」

「你叫我粟米蛋糕……」

「這不是我啊！」

「不是你，難道是我嗎？我定要說是你！」

「不是！」

「是的！」

「不是！」

「是的！」

說得不對，兩個人漸漸地都動火了，竟互相咬嚼，撕打，抓爬，扭做一團。

打完了後，安東尼先生手裏拿着蓋比都的黃色的假髮，蓋比都也發見木匠的灰色的假髮還留在他的牙縫中間。

「還我的假髮，」安東尼先生驚喊道。

「你也把我的還來，讓我們仍舊做好朋友。」

兩個老人於是各人調還自己的假髮，握手講和，而且發誓，他們以後永遠做朋友，

一直到死。

「那末，好罷，蓋比都哥哥，」木匠說，這樣可以證明他們的確已經講和了，「你要我幫些什麼忙呢？」

「我要一塊小木頭來做我的木偶；你能送我些嗎？」

安東尼先生非常快活，他立刻走過去取那段使得他多麼害怕的木頭。但是正常他要送給他的朋友時，這木頭忽的一跳，從他的手裏溜了出來，恰恰跌在可憐的蓋比都的腳脛骨上。

「呵！安東尼先生，難道這是你送禮的規矩嗎？你差不多敲斷我的腳了……」

「我可以向你發誓，這不是我啊……」

「不是你，難道是我自己麼……」

「你完全要怪這段木頭……」

「是的，我知道這是木頭；不過拿牠來打我的腿的卻是你啊……」

「我沒有拿牠來打你……」

「你賴！」

「蓋比都，規矩些罷，否則我要叫你粟米蛋糕了……」

「蠢驢！」

「粟米蛋糕！」

「笨驢！」

「粟米蛋糕！」

「狗頭活猴！」

「粟米蛋糕！」

蓋比都聽見人家第三次叫他粟米蛋糕時，他怒火直衝，奔向木匠來，他們倆便不顧生死地再亂打了一回。

戰爭完畢以後，安東尼先生的鼻子上多了幾條爪痕，他的敵人呢，背心上只剩得兩粒鈕扣了。他們就這樣收付兩訖，於是彼此握握手，再宣誓從此兩人永遠做好朋友。蓋比都帶了他的精美的木料，謝謝安東尼先生，一蹶一拐地回到自己的屋裏。

### 第三章

蓋比多回家後，立刻做一個木偶，給他取個名字叫匹諾曹。

蓋比都住在一間最下一層的小屋裏，只能從樓梯那里可以放進光來。家具是不能再簡單了，——一隻蹩腳的椅子，一隻極破的牀，還有一隻壞了的桌子。在房間的一邊，有一隻點着火的爐子；但是這火是畫出來的，火的上面畫着一隻正在沸騰的鍋子，裏邊正在送出蒸汽來，看來好像真的蒸汽一樣。

他一走進房間裏，立刻便動手去做他的木偶。

「我將給他取一個什麼名字呢？」他自己說道：「我想我叫他做匹諾曹罷。這個名兒將帶給他一些幸運。我曾經知道有一個家庭全叫這個名兒。父親叫匹諾曹，母親叫匹諾曹，孩子們也叫匹諾曹，而每個人都非常快活。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他給木偶取得了一個名字後，他便專心去工作，他第一做他的頭髮，然後做他的

前額再後做他的眼睛。

他剛剛做好了眼睛後，看見這兩顆眼珠在滾動着，又向他瞪視，他意想是這太奇怪了。

蓋比都覺得他自己給那兩隻木眼睛釘住了，而且似乎含有惡意，他便怒喝道：

「可惡的木眼睛，爲什麼你向我看？」  
沒有回答。

於是他繼續刻那鼻子；但是刻成後不久，那個鼻子便開始長起來了。長了，長了，隔不了幾分鐘的時候，已經變成一個無限長的鼻子了，而且竟像永遠不會停止的樣子。

可憐的蓋比都想硬把他停止，用刀來割去了一些；可是他越是割，鼻子卻越是長了，反



成了一個不成樣子的鼻子！

鼻子完了，他再刻嘴，不等他的工作完成，那嘴便嘻笑而嘲弄他了。

「不要笑！」蓋比都說，他動火了，但是結果好像他和牆壁說話一樣。

「不要笑，我對你說！」他再放開了喉嚨，怒喝着。

於是這嘴便止住了笑，長長地拖出他的舌頭，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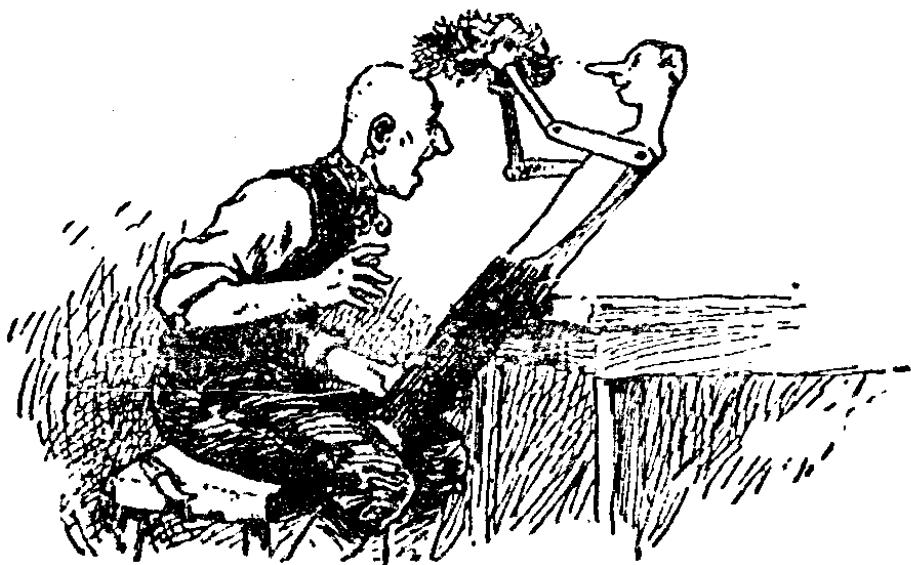
一個鬼臉。

蓋比都假裝沒有看見，仍舊繼續他的工作。做完了嘴，他做下巴，做咽喉，做肩膀，做身體，做臂和手。

兩隻手剛好做成，蓋比都覺得他自己頭上的假髮被攆去了。他轉過頭來，你們猜他瞧見些什麼？他看見他的黃色的假髮已在木偶的手裏了。

「匹諾曹……立刻還我的假髮來！」

但是，匹諾曹非但不還他，並且把牠放在自己的頭



上，因此，這木偶差不多要被假髮悶死了。

蓋比都對於他這種沒有禮貌和開玩笑的舉動很是傷心，他有生以來從沒有這樣的傷心過；於是向匹諾曹說道：

「你這個小壞蛋！還沒有把你做完成，你便這麼的跟你的爸爸胡鬧！那是不好的，我的孩子，那是極不好的！」

他揩了揩眼淚。

現在只剩腿和脚要做了。

蓋比都做好了脚後，他鼻子尖端上突然受了一踢。

「我該當受這一脚，」他自己說道，「我應得早就想到現在是太遲了！」

於是他把他抱在手裏，再放他在地板上教他走路。

匹諾曹的腿似乎是睡着了似的一步也不能移動，蓋比都用手來指導他，並教他怎樣把一隻脚踏到別一隻的前面去。

他的兩腿能够屈曲後，他便獨自在房間內亂跑；等到他走到了房門外，他便向街



上一跳，逃走了。

可憐的蓋比都拚命地追他，但是總不能追着他，因為這壞蛋匹諾曹一跳一跳在他的前面好像一隻野兔，他的木脚敲在石路上霹拍霹拍的聲音，和二十個農夫穿了木屐在街上走路一樣的喧鬧。

「捉住他！捉住他！」蓋比都喊着；但是街上的人們看見一個木頭人像一隻賽跑的馬這樣的快跑，大家都立定了，驚奇地看他，不去幫他捉住，只是笑着，笑着，笑着，他們怎樣的快活真難以形容呢。

後來，幸而有一個兵士走過，他聽見嘈雜的聲音，以為是一只小馬從他主人那里逃走了。他勇猛地，在路中站定了脚跟，以便擋住那個私逃的壞蛋，決定要想抓住他。

當時匹諾曹遠遠地望見那個兵士橫攔住全路，他便想出其不意地從他兩腿中





間逃過。但是他失敗了。

兵士還沒有更動他的姿勢，已經把木頭人的鼻子抓住——這個可笑的鼻子似乎專給兵士抓住用的——交還給蓋比都了。蓋比都想要扯着他的耳朵，教訓他一頓，但是耳朵在那里呢，他找不着。你們知道這原因嗎？原來這爲的他要緊使他完工，竟忘記給他生耳朵。

於是執住他的頸項，領他回去，一面向他點頭恐嚇道：

「我們立刻要回到家裏了，到了家再算帳，你留心着！」

匹諾曹聽了他的威嚇的話，便躺直他的身子在地上，一步也不動了。就在這當兒，一羣遊手好閒和愛管閒事的人立刻聚集在他們的周圍。

於是這一個說一句，那一個話一聲，他們都紛紛議論了。

「可憐的木頭人！」其中的一個說，「他不願意回到家裏去是不錯的！他知道那個可惡的老頭子，將怎樣的打他……」

另外一個有意要害他的湊着說：

「蓋比都似乎是一個好人，但是對於孩子卻很顯然的是一個十足的暴君！如果那個可憐的木偶給他捉住了，他一定要把他撕個粉碎……」

他們都是這樣的說，吵一個不停，連得那個兵士也相信他們的話，居然恢復了匹諾曹的自由，反而把蓋比都捉到監牢裏去。這可憐的老人，也不曉得替自己辨護，只像一隻小牛這樣的狂叫，等到進了監牢，他纔哭着說道：

「沒良心的孩子！想想看我怎樣辛苦地做出這個好看的木偶來！但是他竟走了！我應得早就通盤想一想……」

以後他遭遇着些什麼，這故事真奇怪，你們或者竟不會相信呢。然而，我將在下一章裏講給你們聽。

## 第四章

匹諾曹和多話的蟋蟀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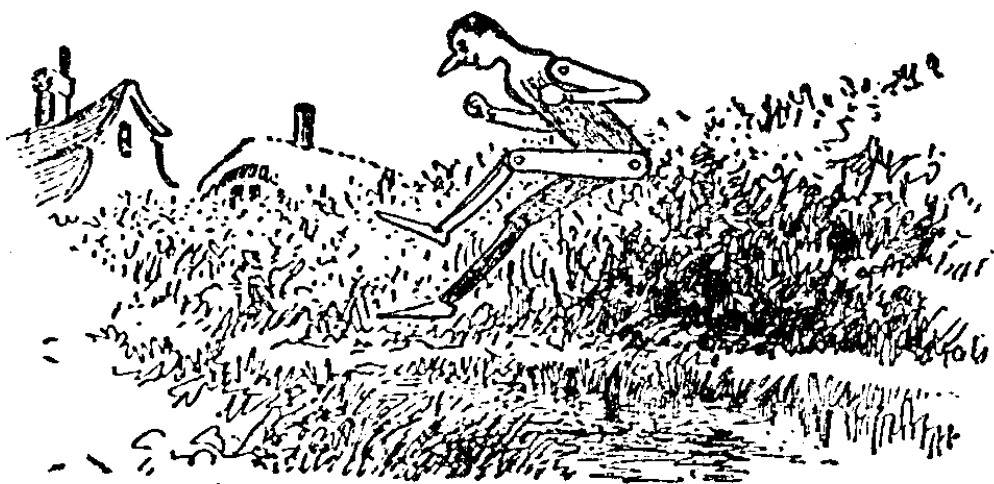
現在，孩子們，我要告訴你們，當那可憐的蓋比都一些沒有過錯而被捉到監牢裏去的時候，匹諾曹這小鬼從兵士手裏一得到自由，便盡他兩腿的力量拚命逃開了。他直向田裏衝去，因為從這裏走到他家裏要近一些。他忽忽忙忙地跳過高堤，跳過有刺的籬笆，跳過水溝，好像一隻野小羊或小兔給獵人追趕着而奔逃一樣。

當他走到屋子邊，他看見靠街的門還半開着。他走上去把門推開，跨了進去，然後門上門門，直僵僵躺在地上，深深地透了一口長氣，表示他現在是滿意了。

但是他的滿意並不怎樣長久，因為他聽到一個聲音在屋角裏叫：

「《カ——カ——カ——》」

「誰在和我講話？」匹諾曹嚇了一跳說。



「是我啊！」

匹諾曹旋轉身來，看見一隻很大的蟋蟀正在慢慢地向牆上爬。

「告訴我，蟋蟀，你是什麼東西？」

「我是多話的蟋蟀，我住在這裏已經一百多年了。」

「然而，現在這屋子是我的了，」木偶說，「如果你對於我是好意的話，請你立刻連頭也不回走了出去罷。」

「我不願意就走，」蟋蟀回答，「且等我先給你講一番非常真實的話。」

「那麼，立刻講給我聽，快一些講。」

「我悲傷那些不肯聽從父母的孩子，隨隨便便從家裏逃走。他們在世界上永遠不會再得着幸運，遲早總要有一天會懊悔他們過去所做的。」

「唱下去，蟋蟀，隨你的便唱下去好了。至於我，一到明天天亮，便決意要走了。因為如果我再留在這裡，我將要逃不出一切孩子們所碰到的運命。我將要被送到學校裏去，而且不管我喜歡不喜歡，強迫我學習功課。老實告訴你罷，我不願意讀書；反不如追追蝴蝶，或是爬爬樹枝，從鳥窠裏去偷偷小鳥來得有趣。」

「可憐的小笨蟲呵！難道你不曉得，你這麼着會變成一隻驢子，人人都要來玩弄你了嗎？」

「不要多囉嗦，你這可惡的東西！」匹諾曹喊道。

但是這蟋蟀，他的耐性真好，聽了並不發怒，仍舊是這樣的態度繼續着說道：



「如果你不願意到學校裏去，那麼，你至少總得學一件職業，否則你哪里能够正當當得到一片麵包呢？」

「你要我告訴你麼？」匹諾曹說，他是漸漸地忍不住了，「在全世界各種職業中，只有一項是真的合我的脾胃。」

「是哪一項啊？」

「這就是喫，喝，睡，和尋開心，從早到晚過着這樣快樂的生活。」

這多話的蟋蟀還是這樣平平靜靜地說道：「大概過着這樣生活的人，結果差不多常是躺在醫院裏，或者坐在監牢裏。」

「留心！你這討厭的蟋蟀……不要惹我發火！」

「可憐的匹諾曹！我真的憐惜你……」

「爲什麼你憐惜我？」

「因爲你是一個木偶，而且，更其壞的是你的頭用木頭做的。」

匹諾曹聽到了這幾句話，怒火直衝，立刻跳起來，從板凳上取了一個木鎚，向這多



話的蟋蟀擲去。

也許他本來絕不想打中他；但是不幸這木鎚卻竟打中了他的頭，這可憐的蟋蟀便從牆上跌下來了。

## 第五章

匹諾曹肚子餓，找着一個蛋來預備燒一碟炒蛋，但是正在這最有趣的時候，那炒蛋卻從窗洞裏飛出去了。

天已夜了，匹諾曹記起他今天一些東西都還沒有喫過，就覺得似乎有什麼東西在他的肚子裏咬嚼，這是食慾呀。但是食慾在孩子身上經行得極快，隔不了幾分鐘之後，他的食慾就變成飢餓，一忽兒，他真是餓透了——一種飢餓真是極難熬的。

可憐的匹諾曹急忙跑到爐竈旁邊，在那里，他見有一隻正在沸滾的鍋子，他便去掀起蓋來看一看裏邊究竟是什麼好喫的東西，然而失望了，他發見這鍋子是僅僅畫在牆壁上的。你總能想像得出他那時是怎樣的心慌呀？他的本來很長的鼻子，更其增長了，至少總有三個指頭那麼長。

他於是在房間裏東跑西跑，向抽屜裏，箱籠裏，和一切想得到的地方搜尋，希望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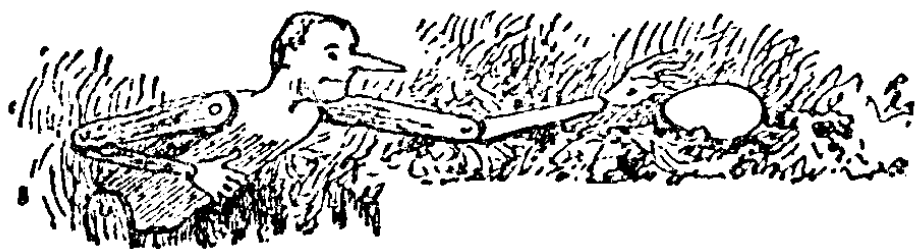
着一塊麵包。他只要一口乾麵包，一些麵包皮，一根狗咬過的肉骨，一小塊霉了的小米蛋糕，一根魚骨，一粒櫻桃核——實在無論什麼東西，只要能喫的就是了。但是他沒有找着什麼東西，完全沒有，絕對的沒有。

同時他的肚裏越來越餓了：可憐的匹諾曹除了打呵欠外沒有別的法子，他的呵欠打得也實在利害，有時候他的嘴巴竟觸着他的耳朵根。隨後，他便口涎亂濺，並覺得精疲力盡了。

於是他不顧生死地狂喊，他又說道：

「那隻多話的蟋蟀是對的。我反抗了我的爸爸，而從家裏逃出去，實在是錯了，……如果我的爸爸在這裡，我現在不會得拚命的打呵欠啊！肚子餓是怎樣可怕的一樁事！」

正在這時候，他見垃圾堆裏有一樣東西——一樣圓而白的東西，似乎是一個雞蛋，他立刻跳過去抓住那個東西。這東西確實是一個蛋。



匹諾曹的快樂實在難於描寫，只能想像而已。他真要疑心是一個夢，他把這個蛋拿在手裏旋了幾個轉身，撫着，吻着。在吻的時候，他說：

「現在，我將怎樣煮牠呢？我來炒一碟炒蛋嗎？……不，還不如燉着喫來得好！或者放在油煎鍋裏煎，滋味也許更好呢？或者我單單煮熟了吧？不，頂頂快的法子是在碟子裏燉！我是非常要緊想喫呵！」

於是他放一隻瓦碟在沸紅的炭爐上面。碟子裏並不放什麼油或牛油，只注進一些些的水；當水纔只出汽水，去丫《……他就敲破了蛋殼，把裏邊的東西倒在瓦碟裏。但是倒出來的卻並不是蛋白和蛋黃，只飛出一隻極快活極有禮貌的小雞來。牠向他微笑地鞠了一躬，說道：

「萬分感謝，匹諾曹先生，承蒙你使我免卻破殼的困難。我們再會罷。祝福你們全家幸福！」

這樣說了，牠展開了兩翼，從開着的窗子裏向外邊飛去，忽的不見了。

可憐的木偶發呆地直立着，好像着了魔似的，瞪着眼睛，張着嘴巴，手裏仍拿着那

蛋殼。等到他回復了過來後，他覺得絕望了，於是開始哭着呼號，雙腳在地板上亂跳，嘴裏說道：

「哦！多話的蟋蟀真不錯呵！如果我不曾逃出家裏，如果我的爸爸在這里，我現在便不至於餓得要死了！哦！肚子餓是怎樣可怕的一件事呵……」

他的肚子喊得越來越餓了，他不曉得怎樣可以安靜下去，他想應得趕快跑到鄰旁的小鎮上去，在那里，希望找着幾個好人，他們可以送他一些麵包。

## 第六章

匹諾曹把脚擱在火鉢上睡了，及至明晨醒來，只見他的脚已被燒掉。

是在一個狂暴的大風雨的冬夜。雷聲轟轟地響着，電光閃閃燦燦，滿天似乎着了火的模樣。一陣陣猛烈的狂風不住地怒號，風吹過，揚起了無數的塵埃，並且使樹枝咿咿啊啊作響。

匹諾曹本來非常怕懼雷響，但是肚子餓卻怕得更其難熬。所以他只得關好了大門，奔向村鎮上去，他跳了百來跳，便已跳到那里，他的舌頭拖在嘴唇外面連連地喘着氣，和剛剛追趕野獸後的黃狗一樣。

然而他所找到的，只是黑暗和荒涼。店鋪都已收歇，窗子都已關閉，在街路上連一隻狗都沒有。這個市鎮彷彿是已經死了。

匹諾曹被絕望和飢餓所逼迫，盡力揸着一座屋子外的門鈴，向他自己說道：

「這樣總可以叫出幾個人來。」

果然，一個小老人頭上帶着一個睡帽從窗洞裏探出頭來，怒氣沖沖地問道：

「在這麼夜深的時候，你來做什麼？」

「對不起得很，你能給我一小塊麵包嗎？」

「你等着，我立刻就來了。」小老人說，他想這一定是那些

頑童來和人家開玩笑的，在半夜三更敲人家的門鈴，使他們在

睡夢中跳起來，所以想要給他上一個當。

半分鐘之後，窗子又開了，仍舊是那個小老人的聲音向匹

諾曹喊道：

「到這窗子底下來，張好了你的帽子。」

匹諾曹脫下了他的帽子；但正當他把帽子張好了後，一滿

盆的水忽然從上面澆了下來，淋得他渾身溼透，好像他是一盆

乾燥了的花。



他像一隻落湯雞似的跑回家裏，疲乏而且飢餓得要死，再沒有力氣來站住身子，於是他急忙坐下，攔他潮溼而醜惡的脚，在沸紅的火盆上面。

他不知不覺睡着了；然而他的脚，他的木頭的脚，卻着了火，漸漸地燒成灰了。

匹諾曹仍舊熟睡着，鼾聲發得很響，好像他的脚是生在別人身上似的，直到天亮的時候，有人敲門，他方才睡醒。

「誰呀？」他打了一個呵欠，擦着眼睛問道。

「是我，」一個聲音回答道。

這聲音正是蓋比都的聲音。



## 第七章

蓋比回到家裏，聽木偶告訴他一切的情形，後來把他自己的早餐給木偶喫。

可憐的匹諾曹沒有睡醒，他的雙眼還是半閉着，他不知道他的兩隻脚是已經燒掉了。所以他一聽見他父親的呼聲，就急忙從椅子上溜下來想跑過去開門；然而他連立都立不住，跌了兩三次之後，他竟倒在地板上了。

他跌下來的聲響和一袋木頭從第五層的高樓上落下來的聲響一模一樣。

「開門！」蓋比都在街上叫喚。

「親愛的爸爸，我不能開呀，」木偶一面回答，一面躺在地上亂哭亂滾。

「你爲什麼不能呢？」

「因爲我的兩隻脚已經給喫掉了。」

「誰來喫你的脚呢？」



「貓，」匹諾曹說，他看見一隻貓正在他旁邊跳着，用她的前腳來玩弄一升木片。  
 「開了門，我告訴你！」蓋比都重覆地說：「如果你不開，那麼等我進來後，你留心着，我要叫貓來咬你！」

「我不能立起來，你相信我，唉，我好苦啊！好苦啊！從此以後我只好用我的膝蓋來走路了……」

蓋比都以爲木偶的這樣狂哭亂喊，又只是另一個欺騙他的狡計，他想着了一個攻破這狡計的方法，於是就從旁邊的窗洞裏爬了進去。

他起初是非常的忿怒，嘴裏呶呶地罵着，及至見了他的匹諾曹坐在地上，真的腳也沒有，倒又覺得很憂愁了。他連忙把他抱在懷裏，

寵他，吻他，說了幾百聲疼愛他的話。黃豆大的淚珠從他的眼眶裏滴下來，他嗚咽地說道：

「我的親愛的小匹諾曹呀！你怎麼會燒掉你的腳呀？」

「我不曉得，爸爸，但是我相信我這是一個可怕的夜，我將終生不會忘記這一夜呀。那時雷呀，電呀，一齊都起來，我的肚子又非常飢餓，多話的蟋蟀向我說：『給你應得的懲罰；你曾經作過惡，所以你應該受罰。』我向他說：『你留心，蟋蟀！』……於是他說：『你是一個木偶，你有一個木頭的頭。』因此我把一個木鎚向他擲過去，他便死了，但是歸根結底，追究這件事情的錯處，原是他自己的不好，我本來不願弄死他的，你只要看我把小雞放走，便可明白了。我放一隻瓦礫在沸紅的炭爐上面，想燉蛋喫，一隻小雞從蛋裏飛出來，向我說道：『我們再會罷，祝福你們全家幸福。』因此我越發飢餓，就爲了這個緣故，我又上了小老人的當。我跑到一家屋子邊，揷門鈴討東西喫，一個小老人帶着一個睡帽，開開窗子向我說：『到這窗子底下來，張好了你的帽子。』他便把一滿盆的水澆在我的頭上，我想討一塊麵包並不是失體統的事情，對嗎？於是我立刻回到

家裏，又因我肚子常常飢餓，我坐在椅子裏，把兩隻腳擱在沸紅的炭火上，想烘乾我的溼腳，其時你也回來了，我發見我的腳已被燒掉了。我是常常肚餓啊，然而我又從此沒有腳了！一呀！一呀！一呀！一呀！……」可憐的匹諾曹於是哭了，並且大聲地呼號，他的聲音一直連五里以外都可聽到。

蓋比都聽了他的雜亂的敘述，只有一件事是懂得的，這就是木偶餓得要死，他倆從袋裏取出三隻梨來給他說：

「這三隻梨，我本來打算做我的早餐的，現在我願意給你喫。你喫罷，我希望你喫了不會再餓。」

「如果你要我喫，那末，索性再請你削一削皮。」

「要削皮嗎？」蓋比都驚異地說。「我的孩子，我從來沒有想到你竟是這樣的花頭多，使人討厭。那是不好的！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應當從小就養成粗食的習慣，因為我們將來究竟弄到怎樣的地步是說不定的，一個人好壞的機會是這樣的多啊……」

「你的話是，不錯的，」匹諾曹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但是我喫果子從不會不削

過皮。我不能連皮喫啊。」

和善的蓋比，於是從袋裏取出一把刀來，細細地削那三隻梨，把削下來的梨皮放在檯子角上。

匹諾曹拿起一隻梨來，滿滿地咬了兩大口，便把梨心拋去了；蓋比都握住了他的手臂向他說：

「不要拋掉啊；在這個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是有用的。」

「但是梨心我決不要喫，」木偶喊道，像一條蛇一樣，狠狠地向着他。

「你得知道！一個人好壞的機會是這樣的多啊……」蓋比都還是好心地說。結果呢，這三個梨心到底沒有拋擲到窗外去，都放在檯子角上和三堆梨皮在一起。

匹諾曹喫完了這三隻梨，或者說得再確切一點，吞完了這三隻梨，他深長地打了個呵欠，嘟着嘴說道：

「我仍舊很餓啊！」

「我的孩子，現在我再沒有什麼東西給你喫了！」

「沒有，真的沒有東西麼？」

「我只有這些梨皮和梨心了。」

「一個人必須忍耐！」匹諾曹說：「如果沒有別的東西了，那麼，我就來喫梨皮。」

於是他抓了一把梨皮。起初他皺皺眉頭；後來他很快的一片一片塞進嘴裏去，等到梨皮完了，就動手喫梨心，一切都喫完了後，他拍拍他的小肚皮，表示已經喫飽了，快活地說道：

「啊！現在我覺得不餓了。」

「現在你可以知道了，」蓋比都說，「我同你說的是不錯的，我說我們應得養成一種習慣，對於食物不要太辨別他的味兒。我的親愛的孩子啊，我們不會預先曉得我們將來所碰到的事情是怎樣。一個人好壞的機會是這樣的多啊……」

## 第八章

蓋比都給匹諾曹生了兩隻新腳，賣了他自己的外套給他買一本初級讀本。

木偶的肚子喫飽了後，又嗷嗷着哭喊了，因為他想要一雙新的腳。蓋比都存心要罰罰他的頑劣，任他去哭喊了半天，不去理他。直到最後，才向他說：

「爲什麼我應當給你一雙新腳？難道再使你從家裏逃出去嗎？」

「我答應你，」木偶哭着說，「我從此將改過做一個好孩子。」

蓋比都答道，「凡是孩子們，當他希望要得着些什麼東西時，他總是這麼說的。」

「我答應你，我情願進學校，讀一些書，學一些好的行爲。」

「孩子們凡是想得着些什麼東西的，老是講這一套故事。」

「但是我不像別的孩子！我比他們都好，我常常說老實話。爸爸，我答應你，我情願學習一種生意，將來你老了，我可以安慰你，養老你。」



蓋比都，雖則他仍板起了一副兇臉，但是他的兩隻眼睛裏卻滿含着眼淚，他的心裏非常憂愁，當他看見可憐的匹諾曹碰着了這樣悲苦的情形，他什麼話都不說，只是拿了他的木匠的器具和兩根極適合的小木頭，勤地工作。

不到一個鐘頭的工夫，他的腳已經做成功了：這是兩隻小腳——兩隻輕巧的，牢固的，強健的小腳。雕刻得又十分好看，竟像一個大藝術家所做出來的一般。

蓋比都於是向木偶說：

「閉了你的眼睛，睡覺罷！」

匹諾曹便照了他的話做去，先閉上了眼睛，再假做睡着的樣子。

蓋比都趁他假睡着的時候，拿一些預先調好在蛋殼裏的膠水，把兩隻新腳給他黏合在原地，他黏得非常緊貼，誰也看不出是聯合起來的。



木偶發見了他的脚，立刻從躺着的檯子上跳下，在房間裏跳起舞來了，他一跳跳上千來次，快樂得竟像發了狂的一般。

「你待我這樣好，我應該報答你，」匹諾曹向他的父親說，「我立刻就要到學校裏去了。」

「好孩子！」

「但是我到學校裏去，還應該穿幾件衣服。」

蓋比都是這樣的苦，袋裏連一個銅板都沒有，於是他只得用花紙來做一套衣服，用樹皮來做一雙鞋子，用麵包屑來做一頂帽子。

匹諾曹急急忙忙去拿一盆水來當鏡子用，他照見了自己的形狀非常快活，他驕傲地說道：

「我似乎很像一個上等人了！」

「對呵，一點不錯，」蓋比都回答道，「但是你必須記得，上等人並不是專門講究衣服的美麗，應該講究衣服的清潔。」



「且慢，」木偶說，「我到學校裏去是還缺少——我的確還沒有備好一樣最要緊的東西。」

「什麼東西？」

「我還沒有初級讀本啊！」

「不錯；但是我們有甚麼法子可想呢？」

「那很容易的。我們只要到書店裏去買一本就得了。」

「錢呢？」

「我沒有。」

「我也一個都沒有，」這位和善的老頭兒憂愁地說。

匹諾曹雖則是一個極快樂的孩子，可是現在卻也變成憂愁了；因為窮是不論什麼人，即使是小孩子也都知道的。

「不要吵！」蓋比都喊道，他立起身來，穿了他的全是補頂的粗絨布舊外套，向外跑去。



一會兒他便回來了，手裏拿了一本初級讀本，但是他的舊外套卻沒有了。這個可憐的老頭兒只穿得他的襯衫，而外面呢，天正在下雪。

「爸爸，你的外套呢？」

「我已經賣掉了。」

「爲什麼緣故呢？」

「因爲我覺得太熱了。」

匹諾曹立刻就明白他這幾句話的意思，他不能壓制他的熱情，跳起來抱着蓋比都的頭頸，接二連三地去和他接吻。

## 第九章

匹諾曹賣了他的初級讀本，預備去看木偶戲。

雪已經停止了，匹諾曹挾了美麗的新書到學校裏去。他一路走着，一路在他的小腦子裏胡思亂想，想出了成千百件異想天開的事情，建築起成千百個空中的樓閣來，他越想越美麗了。

他自說自話道：

「今天在學校裏，我要立刻學習讀書；那麼明天我就可開始寫字，而後天便可學算學了。於是用了我所學的，我將得着許多的錢，放在我的袋裏，第一，我要給我爸爸買一件美麗的新的布外套。什麼，我說的什麼話？布的，不錯啊！我將做一件金的，用銀來做夾裏，用金鋼石來做鈕扣。我的可憐的爸爸是的確應得這件衣服的，因為他買給我初級讀本，我因此得着學問，而他自己呢，卻在這樣的寒天只穿一件襯衫！肯得這麼犧牲



他說了立刻便跑過去。他越走得近，吹笛和敲鼓的聲音便越聽得清楚：「ㄉㄛ，ㄉㄛ，」

一會兒，他已走到一塊空地中了，那里有許多人擁擠着。他們都站在一座用木頭和帆布造的建築物的周圍，這建築物上畫着許多顏色。

「這座建築物是什麼？」匹諾曹向站在旁邊的一個孩子問。

「你讀這招牌——一切都寫在上面——讀了便知道了。」

「我原很願意讀的，不過事情不湊巧，今天我偏不知道怎樣讀法。」

「喝，笨蟲！那麼我來讀給你聽。在這塊招牌上寫的那些紅得像火一樣的字，是：

## 「木偶大戲院」

「戲劇什麼時候開場？」

「現在正要開場了。」

「進去要花多少錢？」

「兩個銅子。」

匹諾曹爲好奇心所迷誘，忘卻了一切好的決心，向那個和他講話的小孩子說道，他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了：

「你肯借我兩個銅子麼？明天還你。」

「我很願意借給你，」那一個說，「但是今天卻沒有。」

「我願意把我的短衫賣給你，兩個銅子，」木偶說。

「你倒想想看，我難道要花紙做的短衫嗎？如果天落起雨來，這不是完了嗎？」

「你要買我的鞋嗎？」

「這東西只不過引引火罷了，要來做什麼？」

「那麼我的帽子賣給你多少錢？」

「這是一樁好買賣，真的一個麵包帽子！然而，老鼠在晚上把牠喫個精光，那怎麼

辦？」

匹諾曹窘得不得了。他站在那里不曉得應該怎樣做纔對。也沒有勇氣再提出別



種東西來做買賣。他實在下不落決心，直到後來，他纔說道：

「這本新的初級讀本賣給你兩個銅子要麼？」

「我也是一個孩子，我不要從孩子們的手裏買東西。」那個小朋友答道，他比木偶有知識得多了。

「我願意出兩個銅子買這本書。」一個穿舊衣服的小販說道，原來他在旁邊聽見他們的講話的。

於是這本書當場賣了。但是那個可憐的老頭子，蓋比都，爲了替他的兒子買一本初級讀本，卻在家裏只穿着一件襯衫，冷得正在發抖呢！



## 第十章

演戲的木偶認出了他們的兄弟匹諾曹在後邊，立刻熱烈地歡迎他；然而給戲院的經理食火者見了，匹諾曹遂陷入危險的境地。

當匹諾曹進了這小小的木偶戲院，一件突然的事情發生了，幾幾乎變成成功革命。我必須先告訴你們，那時候，幕是拉上去了，戲劇也早已開場。

在戲臺上，哈爾崑和潘卿羅兩個小花臉照例是互相爭論着，用棒來亂打。

臺下的聽衆專心地聽着戲，他們看見兩個木偶表現的姿勢和動作，竟和真的活人一樣的自然；不禁哈哈大笑。

忽然間，哈爾崑停止做戲了，他轉向大衆，用手指點着坐得很遠的一個觀客，他打了唱戲的腔調喊道：

「啊，天啊！我是做夢嗎，還是醒着？但是那一個的確是匹諾曹啊！……」

「這自然是匹諾曹！」潘卿羅喊道。

「對啊，是他！」羅斯姑娘從佈景後面張望着了，也驚喊着！

「這是匹諾曹！這是匹諾曹！」歌唱隊裏的一切木偶，都從四面八方跑到戲臺上來，亂跳亂喊。「這是匹諾曹！這是我們的弟兄匹諾曹！匹諾曹萬歲！」

「匹諾曹，到我這里來，」哈爾崑喊道，「來和你的木頭弟兄擁抱。」

匹諾曹經了他們這樣熱烈的歡迎，便從最後的邊廂裏，一跳跳到了前面的正廳，再一跳跳到了樂隊的領班的頭上，從他的頭上，然後跳到了戲臺上。

匹諾曹怎樣接受這羣男女木偶演員親愛的真實的兄弟之情：接吻，擁抱，和祝賀；我真難於描寫呢。

這景象顯然是很動人的一幕，但觀眾們卻因戲劇



停演而忍不住了，於是大衆喊道：「我們要看戲——繼續做下去！」

大家都等着，因爲木偶們停止了唱戲而只是亂七八糟的胡鬧，把匹諾曹擱在肩頭，在舞臺上快活地跳着。

正在這時候，經理走出來了。他是一個高大而極醜的人，無論誰一見了他的面，都會嚇了一跳的。他的鬚像墨水這樣的黑，而且非常的長，從下巴一直拖到地上，走起路來常常要踏着他的。他的嘴大得和爐竈差不多，他的眼睛好像兩盞裏邊點着火的紅色玻璃燈。他手裏拿着一根用蛇和狐尾編成的鞭子。

他突然的進來了以後，一切の木偶都沒有聲響了；沒有誰敢透一口氣的。一隻蒼蠅的飛行的聲音都會聽得極清楚！這些可憐的男女木偶，都像樹葉子這樣的抖了，

「爲什麼你跑到我的戲院裏來胡鬧？」他瞪住了匹諾曹問道。他的聲音，彷彿是一個魔鬼在生病的時候所發出來的。

「尊貴的先生，請你相信我，這不是我的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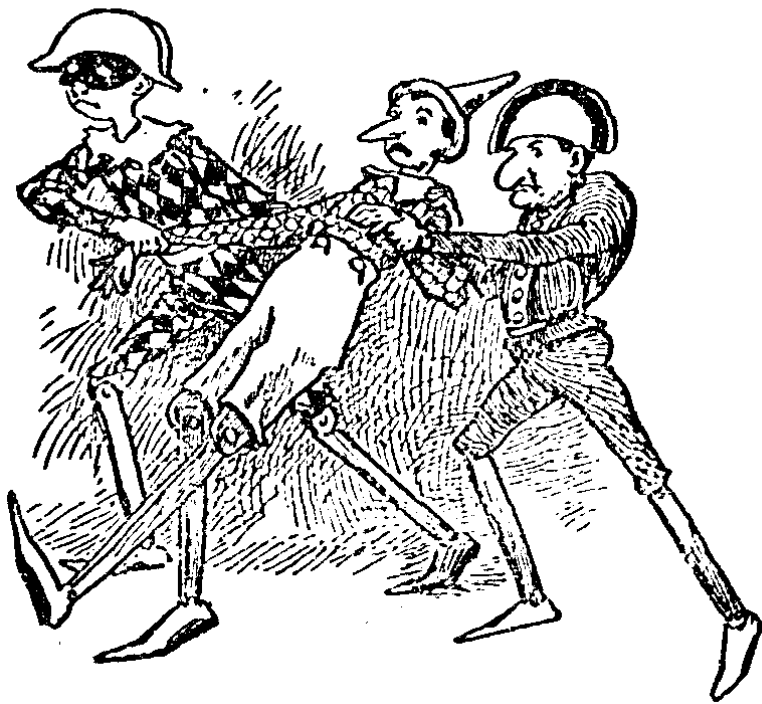
「現在不許多說！今天晚上，我們再細細算賬罷。」

木偶們於是繼續着做戲，一會兒戲完了，經理走到廚房裏去，在那裏，他炙一隻肥壯的羊在鐵叉上，預備作晚餐用的。到了竈裏的柴將要燒完而肉還沒有熟的時候，他喊哈爾崑和潘卿羅兩人來說道：

「把那個木偶拿來：他現在正掛在釘上。我想來他是用乾燥的木頭做的，如果把

他燒起來，那一定燒得畢畢剝剝，火燄非常猛烈的。」

起初，哈爾崑和潘卿羅兩人還遲疑着不去動手，但是一見了主人的兇暴的臉，便不得不聽命了，隔不了一會，可憐的匹諾曹給他們帶到了廚房裏，他蠕動着彷彿一條剛剛出水的鰻魚，他高聲狂喊道：「啊，爸爸！親愛的爸爸！救命呀！我不情願死！我不情願死……！」



## 第十一章

食火者打嚏，救了匹諾曹，他又救了哈爾崑的性命。

經理是專做喫火的戲法的，我們就叫他做食火者罷，從外貌看起來他確實是一個可怕的人，尤其是他那遮住胸腹和兩腿彷彿一條圍裙的長鬚。然而，他的心是非常好的，並不是一個壞人。你只要看他見了可憐的匹諾曹在他面前掙扎着喊「我不情願死！我不情願死！」的時候，他竟動心，覺得非常對不起他了。不過他爲了面子的關係，極力裝做漠不關心的樣子，然後隔了一會他忍不住了，終究，猛烈地打了一個噴嚏。哈爾崑那時一直萬分惶恐，俯倒着身體侍候在他旁邊，好像一棵垂柳，及至聽見了他打嚏的聲音，方始轉愁爲喜，旋過身體去輕輕地向匹諾曹低聲道：

「好消息來了，兄弟！我們的主人打嚏了。這是他在哀憐你的暗號，現在你可以得救了！」



你一定知道，大多數的人，凡是他心中覺得人家可憐可悲的時候，總是哭泣的，至少他也得假裝着揩拭揩拭眼淚，食火者卻不是這樣的，他只會打噴嚏。這是他使得別人知道他心裏正在難過的法子。

經理打了一個嚏之後，他仍舊裝出兇暴的樣子，  
喝匹諾曹道：

「不許哭！你哭得惹厭極了。……我很難過，差不多……Y去！Y去！」他連打兩個嚏。

「祝福你！」匹諾曹說。

「謝謝你！你的爸爸和媽媽還活着嗎？」食火者問。

「爸爸是活着；媽媽呢，我卻從來沒有知道。」

「如果我把你丟到火裏去燒，那你的可憐的爸爸將要怎樣的悲苦呢！可憐的老

頭兒！我哀憐他！……Y去—Y去—Y去—」他又打了三個嚏。

「祝福你！」匹諾曹說。

「謝謝你！雖然，也應該有人來哀憐我，因為，你可以看見，我不是再沒有柴來燒熟這羊肉嗎？老實同你說，你正是很好的着火的東西！但是，我也哀憐你，所以我只得忍住了。現在，要代替你的，我將在我自己班子裏去揀一個出來燒。哈！護兵，到這裏來！」

這樣一叫，兩個木頭的護兵立刻走過來了。他們的身材高長而瘦小，頭上帶着一頂兵帽，手裏拿着一把出鞘的劍。

經理向他們粗聲喝道：

「把哈爾崑帶來，緊緊地縛住他，丟進火裏去燒。我要炙熟我的羊肉。」

你們想想看，哈爾崑當時是多麼恐怖呵！他的兩腿，抖得支持不住他的身體了，彎下去，臉孔幾乎着地了。匹諾曹見了這樣悲慘的景象，急忙跪在經理的面前，眼淚鼻涕，一齊哭了出來，甚至把經理的長鬚鬚都哭溼了，又向他苦苦哀求道：

「哀憐他罷，食火者先生……」



「這里沒有先生！」經理嚴厲地說。

「哀憐他罷，武士先生……」

「這里沒有武士！」

「哀憐他罷，將軍先生……」

「這里沒有將軍！」

「哀憐他罷，大人先生……」

及至聽到叫他「大人」以後，他立刻微笑了，變做更其和善可親的模樣，俯向匹

諾曹問道：

「那麼，你要我怎樣？」

「我懇求你饒赦了可憐的哈爾崑罷。」

「他不能饒赦的。因為我既經放了你，他不能再放的，否則，我的肉不能熟了。」

「如果這樣，」匹諾曹驕傲地立起身來，脫下了他的麵包屑做的麵包，說道——

「如果這樣，我知道我的責任了。來，護兵！縛住我，丟我在火裏。不，我不讓我的好朋友，可

憐的哈爾崑，爲我而死……」

他提高着嗓子，帶着英雄的腔調，說了這幾句話以後，一切的木偶都聽得感動而哭了。連那兩個護兵，雖則他們是用木頭來做的，也哭得彷彿是兩隻初生的小羔羊。

食火者起初態度仍極強硬，像一塊冰這樣的冷淡，但是漸漸兒，他軟化了，打嚏了。他打了四五次嚏之後，慈愛地張開兩臂，向匹諾曹說：

「你是一個有良心的勇敢的孩子！到這裏來給我接吻。」

匹諾曹立刻像一隻松鼠這樣的爬到經理的鬍鬚上，誠懇懇的向他的鼻尖上接一個吻。

「那麼，我是自由了嗎？」可憐的哈爾崑輕輕地問，輕得幾乎聽都聽不見。

「是的，你是自由了！」食火者回答，接着，他嘆了一口氣，搖搖頭道：

「我必須忍耐！今夜，我只有喫半熟的羊肉；但是，如果不這樣，別人不幸了……」寬赦的消息傳佈開了以後，所有的木偶都跑到戲臺上去，亮了一切的燈，竟像是

一個大假日一樣，大家都快樂地跳舞。一直到明天早晨，他們還是在跳舞。

## 第十一章

食火者給匹諾曹五塊金洋，叫他拿去給父親；但是他不回到家裏去，跟了狐和貓一同去種金洋。

明天，食火者叫匹諾曹到他旁邊去問道：

「你爸爸名叫什麼？」

「蓋比都。」

「他是做什麼事的？」

「一個乞丐。」

「他收入能得多少？」

「得多少？啊，他袋裏從來不會有過一個銅板。你只要想一想，他爲了要給我買一本初級讀本，甚至把他身上僅有的一件外套也賣去，就可知道了！這件外套，補頂縫得



不成樣子，所賣的錢，也只能夠購買一本初級讀本罷了。」

「窮鬼！我代他非常憂愁！這里是五塊金洋，你快些拿回去給他，總算是我的敬意。」

這是你們容易想到的，匹諾曹當時謝了他千萬遍。他和一個個木偶，即使是護兵，都擁抱了一回，快活得差不多發狂地回到家裏。

但是，他走了不到半哩路的時候，他遇見一隻跛了一脚的狐狸和一隻雙眼全瞎的貓，他們倆相互幫助，真是一對患難朋友。跛脚狐狸倚傍着貓走路，瞎眼貓則由狐狸做嚮導。

「你好，匹諾曹，」狐狸恭敬地先開口說。

「奇怪了，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木偶問。

「我和我的爸爸很要好。」

「你在什麼地方見到他的？」

「我昨天在他的門口見到他的。」

「他在做什麼事啊？」

「他因為只穿着一件襯衫，冷得正在發抖。」

「可憐的爸爸啊！但是那是過去了；因為將來他將不會再抖了……」

「爲什麼？」

「因為我已經是上等人了。」

「你是——上等人！」狐狸說，他顯得很粗野，而且又看不起他的樣子笑了。貓也

在笑，但她卻假裝着用她的前爪來梳理她的鬍鬚。

「你們有什麼好笑？」匹諾曹突然地說，「我本來不願意使你們羨慕的，現在，你們既經在笑我，請看，這里是五塊金洋。」

於是他從袋裏取出食火者送給他的錢來。狐狸一看見他真的有錢，便不知不覺

伸出他的脚掌來，這隻脚就是當初看來是跛着的那一隻，貓也大大地睜開了她的雙眼，彷彿兩盞綠燈籠。但立刻她又閉上了，匹諾曹一些也沒有發見她的破綻。

「那麼現在，」狐狸問，「你帶了這錢預備到哪里去呢？」

「第一，」木偶回答，「我將買一件新的外套給我的爸爸，這件外套是用金和銀來做成的，並且有金剛石做的鈕扣；然後，我再買一本新的初級讀本給我自己。」

「給你自己？」

「是啊，不錯的：因為我要進學校去專心讀書。」

「你看我！」狐狸說，「因為我喜歡讀書，連腿都跛了。」

「你看我！」貓說，「因為我喜歡讀書，連眼都全瞎了。」

正在這個時候，一隻停留在路旁籬笆下的烏鴉奏起他的歌曲來了：

「匹諾曹，不要聽你壞朋友的勸告：如果你聽了，那你以後要懊悔……」

可憐的烏鴉！只要他不說這番話，就沒有問題！現在卻不然，貓跳上前去，烏鴉連說

一聲「啊！」都來不及，便被她一口連毛連骨頭喫下去了。



「一千個，二千個麼？」

「那自然我願意的！但是有什麼法子呢？」

他喫好了之後，又閉上了眼睛裝做盲目，和從前一樣。

「可憐的烏鴉！」匹諾曹向貓說，「爲什麼你對他這樣的兇？」

「我這樣做，是給他一個教訓。從此以後，他該知道不應得去干涉別人的事情。」他們走了一段路之後，狐狸忽然停步，向木偶說道：

「你願意你的錢變做加倍多嗎？」

「你有什麼法子？」

「你願意把你五個金洋變做一百個，

「法子是很容易。只要你不到家裏去，跟我們一塊兒走。」

「那麼你們要同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貓頭鷹國裏去。」

匹諾曹想了一會兒，然後決然地說道：

「不，我不願去。我的家已經近了，而且我的爸爸也在等我，我還是回去的好。誰也知道的，昨天我沒有回去，可憐的老人他望得多麼心焦啊！我實在是一個不孝的兒子，多話的蟋蟀說得真不錯：『反叛父母的孩子在世界上永不會再得着幸運。』我已得着一個經驗，因為壞運道老是跟着我。就是昨天晚上在食火者的家裏，我是非常的危險……啊！現在只要一想到，我便會發抖呢！」

「好，狐狸說，『那麼你是十分決定要回到家裏去嗎？去，你一定有這麼多的更壞的事要碰到呢。』」

「你一定有這麼多的更壞的事要碰到呢！」貓說。

「你再仔細想一想，匹諾曹，因為你又要丟失一個幸運。」



「幸運！」貓說。

「在今天和明天之間，你的五塊金洋會變成二千。」

「二千！」貓說。

「怎樣可以使得五塊變成這麼多啊？」匹諾曹問，他驚奇得連嘴都張大了。

「我就來解釋給你聽罷。」狐狸說。「你必須知道，在鷹國裏有一塊田，人家都喚牠做奇異的田。你可以在這田裏掘一個洞。譬如這樣說，你放一塊金子在裏面。然後你把一些泥土蓋在上面；你從泉裏去取兩提桶水來灌下去，再抓兩撮鹽來撒在上面，一到夜，你便立刻回去睡。就在這夜裏，這金子會生長和開花，到明天早晨，你回到田裏去的時候，你將見些什麼啊？你找見一棵美麗的樹，樹上掛滿着這麼多的金洋，好像六月裏稻桿上掛着的穀穗一樣。」

「這樣說來，」匹諾曹非常迷惑於他的話，問道，「假使我葬下五個金洋去，那麼明天早晨將有多少呢？」

「這是很容易計算的，」狐狸答，「你只要用你的指頭也算得清的。假定一塊金



狸說，「我們要使他發財的是人家。」  
「人家！」貓說。

洋變做五百塊；用五來乘五百就得了。你  
明天早晨便有二千五百塊燦亮的金洋  
在你的袋裏了。」

「啊！好極了！」匹諾曹喊道，他快活  
得跳起來了。「等我得到了這許多的金  
洋，我自己拿二千，多餘的五百，我將送給  
你們兩位。」

「送給我們？」狐狸厭惡地說，看來  
是惹怒他們了。「你做什麼夢？」

「你做什麼夢？」貓說。

「我們做事絕不替自己做的，」狐

「多麼好的好人！」匹諾曹想道，他完全忘記他的爸爸，新外套，初級讀本，和一切他的好決心了，他向狐狸和貓說：

「那麼，去罷。我們一塊兒走。」

## 第十三章

紅龍蝦旅館。

他們走着走着，直到傍晚的時候，纔走到紅龍蝦旅館，走得差不多要累死了。

「讓我們就在這裏歇歇罷，」狐狸說，「我們可以喫一些東西，並且休息一二個鐘頭。我們將在半夜的時候，再繼續趕路，這樣，明天一清早便可趕到奇異的田了。」

於是他們三個，一齊走了進去，坐在桌旁，但是大家都覺得並沒有飢餓。

貓覺得她自己積了食，身體很不舒服，只喫得





三十五條漬番茄醬的黃尾鱈魚，和四隻塗甜牛乳酪的肚腸；又因為肚腸烹調得不十分入味，她要了三四次的牛油和乳酪來塗上去。

狐狸也很想點幾樣菜來喫，可是他的醫生叮囑過，限制他不許多喫，他只喫一隻用甜酸醬來調味的野兔，下面用雞雞肉來襯底。喫了野兔後，他又喫幾隻鷓鴣，幾隻野雞，幾隻田雞，幾隻蜥蜴和幾個風鳥蛋；於是他不再要什麼了。他說，他對於食物是非常的厭惡，他不能再喫什麼東西了。

喫得最少的是匹諾曹。他只要了一片肉和幾塊麵包，但是什麼東西都剩在他的碟內。這可憐的孩子，他一心想着奇異的田，所以早已給金子阻滯了他的消化力了。

他們喫好了夜飯，狐狸向旅館主人說道：

「給我們兩間上等房間，一間匹諾曹先生住，一間我們兩個住。我們要在這裏略為睡一會兒。記着，到了半夜，你來叫我們一聲，我們還要繼續趕路的。」

「是，先生，」旅館主人說着，他望了狐狸和貓一眼，好像在說：「咱們彼此都知道」了。」

不一會兒，匹諾曹已經躺在牀上睡着了，而且已在做夢了。他夢見他在一片田中，這田裏有許多矮樹，樹上生滿着一叢叢的黃金的洋錢，在風裏搖蕩，「地響着，彷彿牠們在說：『我們是在這裏！誰歡喜，就請誰來採我們。』但是正當匹諾曹最有趣的時候，就是他正要伸出手來採摘那些美麗的金洋，預備放進自己袋裏去的時候，忽然被三聲敲房門的聲音所驚醒。

敲門的是旅館主人，他來報告半夜的時候已經到了。

「我的朋友準備好了嗎？」木偶問。

「準備好了！而且他們走了兩個鐘頭了。」

「爲什麼他們走得這樣要緊？」

「因爲貓接到一個消息，說是她的大兒子腳上生了一個凍瘡，非常危險，或者有可能有性命之憂呢。」

「他們付了飯錢沒有？」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是何等樣的人嗎？他們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自然以爲代

你付了錢，對於像你這樣的闊客是一種侮辱。」

「啊！果真像這樣的侮辱，倒使我開心極了！」匹諾曹搔搔頭皮說。他於是再問道：

「那麼，我的好朋友有沒有說起他們將在哪里等我？」

「明天一清早在奇異的田等你。」

匹諾曹付了一塊金洋算他們三個的飯錢，於是便動身向前去了。

走出了旅館，他在暗中摸索走着，因為外邊是這樣的黑暗，什麼東西都不能看見。四周是寂靜無聲，連樹葉也沒有一張響動。只有幾隻夜鳥在路上飛行，他們的翅膀偶然觸着匹諾曹的鼻子，嚇得他向後直跳，喊道：「誰在那里？」回聲立刻便在遠方的山上呼應着：「誰在那里？」「誰在那里？」「誰在那里？」

他走向前去，他看見在樹幹上有一隻小蟲，發着暗淡的光，好像一盞透明的磁器燈裏點着一枝蠟燭。

「你是誰？」匹諾曹問。



「我是多話的蟋蟀的鬼，」小蟲答，這個聲音非常的低微，竟像從別一個世界上傳來的一樣。

「你做什麼？」木偶說。

「我要給你幾句忠告。快回去，把你多餘的四塊金洋給你可憐的爸爸，他此刻正在哭，因為你一直不回去使他失望。」

「到明天，我的爸爸將是一個富翁了，因為這四塊金洋將要變做二千了。」

「我的孩子，你千萬不要相信那些在一天的功夫內，可以使你發財的話。大概他們不是瘋子便是騙子！聽我的話快回去罷。」

「不，我一定要去的。」

「時候是太晚了……」

「我一定要去的。」

「夜裏很黑暗……」

「我一定要去的。」



「路上很危險……」

「我一定要去的。」

「記着，孩子們決意不肯聽人家的好話的，遲早他總會有一天要懊悔的。」

「老是這一套故事。再會，蟋蟀。」

「再會，匹諾曹，上帝保佑你從刺客手裏逃出危險。」

多話的蟋蟀一說了這些話後，立刻便不見了，恰像一盞燈給人家吹滅了一樣，路上是比從前更其黑暗了。

## 第十四章

匹諾曹遭遇着刺客，因為他不聽多話的蟋蟀的忠告。

「確確實實的，」木偶一邊在趕路，一邊自言自語，「像我們這樣的可憐的孩子運氣真不好！無論什麼人要訓斥我們，無論什麼人要警戒我們，無論什麼人要給我們忠告。而且，無論什麼人都要做我們的爸爸或者主人——甚至於那多話的蟋蟀也是這樣。現在你請看，因為我不去奉承那討厭的多話的蟋蟀，他便說我要碰着許多的不幸的事情！並且我還要碰到刺客呢！然而，我決不相信真有刺客的。我想來爸爸要禁止他們的兒子夜裏出外，或者纔用得着刺客。但是，如果我在半路上，碰到了他們，你想他們嚇得住我嗎？哼！一些也不能。我會立刻趕上前去，當着他們的面，向他們說道：『刺客先生，你們要我些什麼？你們記着，你們休想來戲弄我。快些回去幹你們自己的事情罷！』我用堅決的口氣說了這幾句話後，那些可憐的刺客——我想我可以看見他們

的——好像風這樣的逃了。然而，假使他們蠢得太利害，竟不曉得逃避，那麼，我便——  
這件事情也結束了……」

但是匹諾曹不能說完他的理由，因為正在這個時候，他彷彿聽見後面樹葉裏，有一種輕微的沙沙的聲音。

他旋轉身子去一看，只見在黑暗裏有兩個全身包在煤炭袋裏的黑人。他們在後面用了腳趾走路，一跳一跳的向他過來，彷彿兩個妖精。

「他們真的在這裡！」匹諾曹自言自語。他急得發慌，不曉得把這四塊金洋究竟藏在什麼地方好，沒有法子，他只得含在嘴裏，放到舌頭的底下去。他放好了以後，想拔腳就逃。可是他一步也不能移動，覺得兩隻手臂已經給人捉住了，並且聽見



兩個可怕的聲音，像從墳裏傳來的，向他說道：

「拿你的錢來，否則拿你的命來！」

匹諾曹因為嘴裏含了錢，什麼話都不能回答，只有鞠上千把個躬，做了千把個手勢。他想法使這兩個遮蔽着的人知道，他原是一個可憐的木偶，並沒有一個小錢在他袋裏。

「你來！不要裝聾賣啞了，快些拿出錢來！」這兩個匪徒呼喝道。

木偶做了一個手勢，表示「我沒有什麼」的意思。

「交出你的錢來，否則你便要死了！」兩個中高些的那個說。

「死了！」其餘的一個說。

「我們殺了你後，我們還要去殺你的爸爸。」

「還要去殺你的爸爸！」

「不，不，不要連累到我可憐的爸爸！」匹諾曹不覺喊了出來；他一邊在說，一邊金錢在他嘴裏叮叮噹噹響着。

「啊！你是壞東西！你倒把錢放在舌頭底下！立刻給我吐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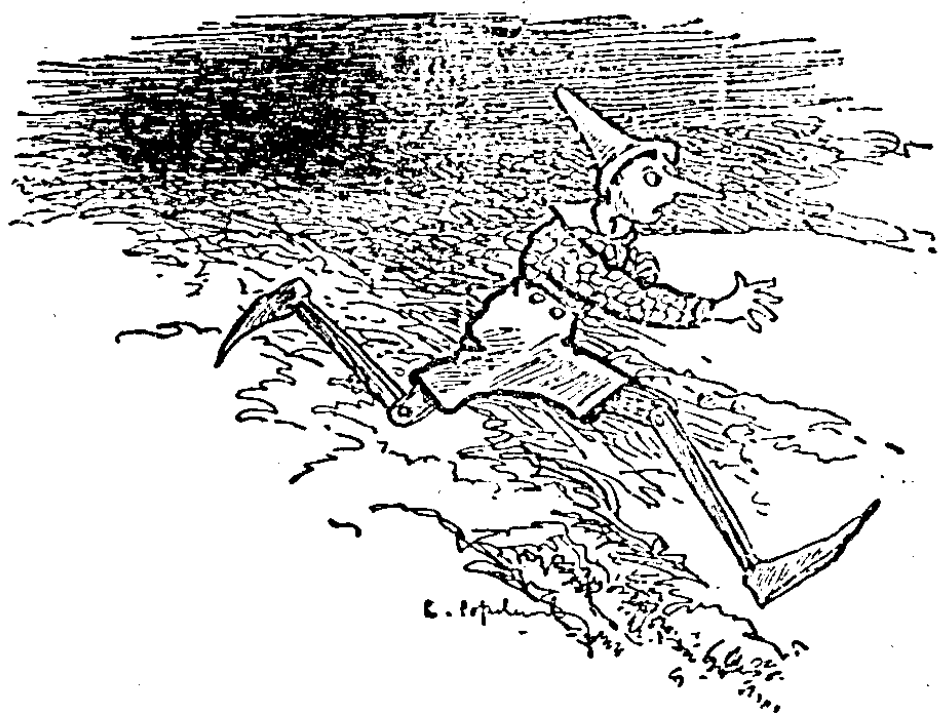
但是匹諾曹仍舊硬着頭皮不動。

「啊！你真的不聽我們的話嗎，你真的嗎？等一會兒，你可以看出我們的力量，我們將怎樣使你屈服。」

他們中的一個便抓牢木偶的鼻尖，另外一個揪住他的下頷，一個在上，一個在下，強迫着挖開他的嘴來。但是一切都沒有用，匹諾曹的嘴，看來似乎是用釘敲牢着的。

於是這短一些的刺客，抽出一柄怪樣的小刀來，當牠是一根槓杆，或是一柄鑿子這樣地去撬開他的嘴脣來。但是匹諾曹像閃電般的迅速，早已把他的手用牙齒來啣牢了，拚命的咬了一口，立刻吐在地上。他看清楚了咬下來的東西，不禁嚇了一跳，原來這不是一隻手，而是一隻貓掌。

他便因這第一次的勝利而努力，竟得從那兩個刺客手裏逃脫，他跳過路旁的籬笆，直向田野裏跑去。但那兩個刺客仍舊不放鬆，緊緊地在後面追趕，好像是兩隻狗追一隻兔子；其中失去一掌的那個用一條腿來跑路，沒有誰能知道他是怎樣辦法的。



跑了幾里路之後，匹諾曹實在跑不動了。他絕望地爬到一顆最高的松樹上去，坐在最頂上的一枝極枝上。兩個刺客也想在後面爬上去，但是爬到半中滑了下來，跌在地上連手脚的皮肉也擦破。

但是在他們，這小挫折還不打緊：他們聚集了許多的乾木片堆在松樹底下，預備放一把火。一會兒，松樹畢剝剝地燒起來了，彷彿一枝在風中吹動的蠟燭。匹諾曹眼看着火燄一點兒一點兒的升高，他不願意像一隻燻鴿子這樣的完畢他的生命，便從樹頂上直跳下來，重新向田野裏逃去。兩個刺客仍舊緊緊地追着，一些也不厭倦。

天漸漸地在亮了，他們還是追趕着他。忽然間，匹諾曹發見有一條深而闊的，滿是

深褐色污水的濠溝，橫在他前去的路上。他將怎樣辦呢？「一二三！」木偶噉了後，便拚命一躍，跳到對面去了。兩個刺客也各自一跳，但是——  
 ㄨㄨㄨ，  
 ㄨㄨㄨ，  
 ……  
 他們都跌入溝水最中央的地方去了。匹諾曹聽見他們也在跳，並且有濺潑水花的聲音，便笑着高聲喊道：

「這是你們很好的沐浴，刺客先生。」

說了，他再繼續跑路。他以為他們總都淹死了；但是回轉身來一看，他們仍舊和從前一樣的在追趕，水珠從他們的身上滴下來，好像是兩隻有洞的竹籃。



## 第十五章

刺客追趕匹諾曹，把他吊掛在大橡樹的枝頭。

木偶見了這情形後，便沒有勇氣再跑，覺得不再有了希望了，便想躺在地上，讓他們去捉住。但他轉眼向四周一望，看見遠遠裏幽暗的樹林中，有一所潔白如雪的房子。

「只要我還有精力跑到那所屋子，」他自己說道，「或者我可以得救，」他一秒鐘都不停留，便立刻盡他的能力跑過那樹林。兩個刺客仍舊跟在他後面。

他拚命跑了差不多兩個鐘頭，連透氣都要透不通了，終究到了那所屋子的大門口，他敲着門。

沒有人回答。

他再用力地敲，因為他聽見脚步聲臨近他了，而且還聽見他的仇敵的沈重的喘息。結果仍舊沒有回音。

看來敲門是無用了，他便盡力地脚踢手打。忽然間一扇窗開了，一個美麗的青髮的孩子在裏面。她的臉白得和蠟製的一般；她閉着雙眼，兩手交叉在胸前。她說話時嘴唇一動不動，她的微細的聲音彷彿從別一個世界上傳來的一樣：

「在這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他們都死了。」

「那麼，只要請你替我開一開門。」匹諾曹懇求着說。

「我也是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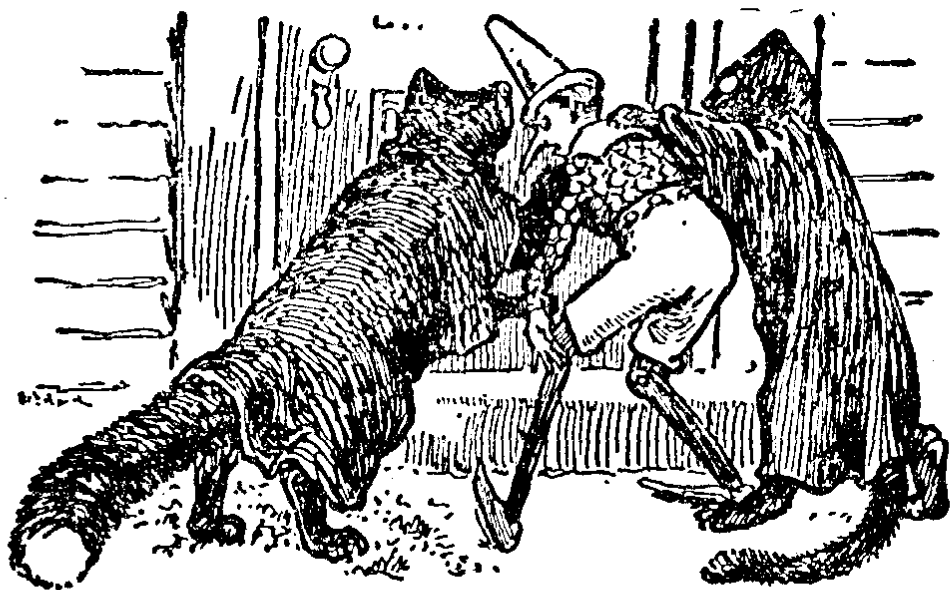
「死的那麼你在窗邊做什麼？」

「我正在等棺車來載我去。」

她說了這話後，立刻不見了，窗子也便關閉了。

「喔！美麗的青髮的孩子，」匹諾曹喊，「看上帝面上，請你開一開大門！救救一個可憐的孩子給刺……」

但是他不能說完這句話，因為他自己的衣領已經給人家抓住了，同時他聽見兩個可怕的聲音在喝了：



「你不能再從我們這裡逃走了！」

木偶覺得死已臨迫在他的眼前了，他全身顫抖着，兩隻木腳的接連處軋軋地作響，藏在舌頭底下的金洋也在叮叮璫璫發聲了。

「現在，」刺客命令他，「張開你的嘴巴來！張呢不張？呵！沒有回答……吐出來給我們！現在我們要強迫你張了……」

他們取出兩柄長刀來，有薙刀這樣的鋒利，  
又，又，又……！他們在他的背上截了兩刀。

但是那木偶幸虧他是用極堅硬的木頭做的；他身體沒有傷害，那刀反而斷成好幾段，刺客們丟了手裏握着的斷刀，面對面看着。

「我知道了，」其中的一個說，「他必須弔掛的！讓我們弔他起來罷！」



「讓我們弔他起來罷。」另一個說。

不多幾分鐘的時候，他們把他的兩隻手反縛在背後，在他喉頭套一個活結，弔掛

在一棵叫大橡樹的枝頭。

於是他們坐在草地上，等待他最後的掙扎。但是過了三個鐘頭，木偶的眼睛仍舊張着，嘴巴仍舊閉着，他抵抗得更其厲害了。

後來，他們等得厭煩了，向他開玩笑道：

「明天會。我們希望在我們回來的時候，你已經死了，而你的嘴大大地張着。」

他們說了便走開了。

其時有一陣很猛烈的北風正在狂吼，把掛着的可憐的木偶從這邊送到那邊，使他接連着搖蕩，彷彿你們上課時候正在搖動的鈴珠。因了這樣的搖蕩，害

他抖得很利害，而那個活結也因此更其收緊，他差不多連呼吸都窒息住了。

他的眼睛漸漸地朦朧了，他雖則覺得死期已近，但他仍舊希望有一位善心腸的仁人來救他。他等着等着，然而沒有人來，絕對的沒有人來，於是他記起他可憐的父親了，想到自己將要死了……他不禁斷斷續續地說道：

「啊……爸爸……爸爸……只要……你在這里……就得了！」

他的呼吸已經非常微弱，不能使他再說什麼話了。他閉着雙眼，張着嘴巴，伸直着腿，大大地震抖了一下，於是便麻木了，一點都不知道了。

## 第十六章

美麗的青髮的孩子把他解放下來：放他在牀上，請了三位醫生來，問他們匹諾曹究竟是死是活。

當那可憐的匹諾曹掛在大橡樹的枝頭，顯然是一定要死了的時候，美麗的青髮的孩子又出現在窗口了。她看見這個不幸的木偶吊掛着，給猛烈的北風吹蕩，心中覺得非常難過。她便拍了三下手心。

打過這樣一個暗號後，就聽見有拍翼的聲音慢慢地傳來，結果一隻大鷹飛來停在窗檻上。

「你有什麼吩咐，仁慈的仙子？」他說着把嘴向下俯屈，行一個敬禮，——我必須告訴你們，這青髮的孩子是這里唯一的美麗的仙子，她已經在這樹林的附近生活有一千多年了。

「你看見這木偶掛在大橡樹的枝頭嗎？」

「我看見的。」

「那麼，你快些飛到那邊去：用你堅強的嘴去解鬆那個活結，輕輕地放他到樹腳邊的草地上。」

應便飛去了，隔了兩分鐘後，他回來說道：

「我已經照你的吩咐做過了。」

「你看見他怎樣了？」

「我看他將要死了，但還沒有完全死去，因為我寬鬆了繫在他頸項裏的結後，他嘆了一口氣，無力地說：『現在我覺得好些了！』」

於是仙子再拍了兩下掌，跑來一隻壯大的狗，他立直了身體，用兩隻後腳走路，恰像一個人。

他穿着一件馬車夫的制服。他頭上帶一個有金鈕的帽子，他的鬚曲的白色假髮垂在兩肩，裏邊穿一件有金剛石鈕釦的櫻褐色背心，兩隻大袋裏放着主婦在喫飯時

給他的肉骨。此外他還有一條深紅色天鵝絨的短褲，一雙絲襪，一雙漂亮的靴子，在他的後面，掛着一個像傘這樣的藍緞做的袋子，預備在雨天安放他的尾巴。



「我的勇敢的曼杜羅，」仙子向狗說。  
 「立刻從我的馬房裏拉出最美麗的車子來，趕緊跑到樹林裏去。到了大橡樹旁邊，你將看見一個可憐的木偶半死着躺在草地上。你輕輕地抱起他來，放平在車子裏的坐墊上，帶到這裏來。你聽懂我的話了沒有？」  
 狗要表示他完全都聽懂的意思，他接連着搖了三四搖他的藍緞袋，然後像賽跑的馬這樣的奔去了。

一會兒，一輛美麗的小車從馬房裏拉出來了。坐墊裏填塞的是金絲雀的羽毛，車裏畫着的是牛奶，奶油蛋糕，和冬菜餅乾。這輛小車由一百隻白鼠拖拉，狗高坐在車夫



的座上，他恐怕太慢，所以常常揮着鞭子，活像一個管車的人。

不到一刻鐘的功夫，車子便回來了。仙子早已等在門口，她便抱了可憐的木偶，帶到一間用珍珠母鑲板壁的小房子裏，立刻差人去請鄰近最著名的三位醫生來給他診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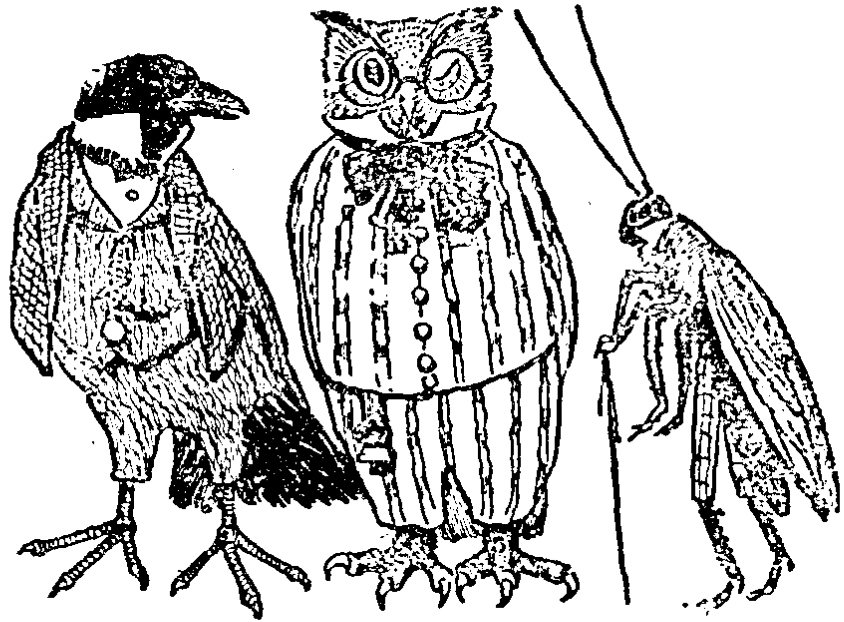
醫生一個一個的接着來了：他們的名字，一個是烏鴉，一個是貓頭鷹，又一個是多話的蟀蟋。

「我要聽聽你們諸位的意見，」仙子向聚集在匹諾曹牀邊的三個醫生說——  
「我要聽聽你們諸位的意見，這不幸的木偶究竟是已經死了，還是仍舊活着？請你們告訴我……」

仙子這樣問了後，烏鴉第一個上前給匹諾曹診脈；然後他摸摸鼻子，再摸摸他的小腳趾；他當當心心的診察了後，便嚴肅地說道：

「我的意見，木偶早已死了；但是如果不幸他不應該死的，那麼就可以診得出他是活的了！」





段木頭，直到現在纔劇烈地抖了一下，連睡着的牀都也搖動。

「這個木偶，」多話的蟋蟀繼續說下去，「的確是一個無賴……」  
匹諾曹張開了眼睛，但是立刻又閉上了。

「我很抱歉，」貓頭鷹說，「我要反對我的高尚的朋友烏鴉的話；我的意見木偶還是活着；但是如果不幸而他應該活的，那麼就可以診得出他是死的了！」

「你呢——你沒有話說麼？」仙子向多話的蟋蟀問。

「我的意見：凡是一個醫生，他不曉得應該說些什麼，他便不要說。至於除此以外，這個木偶我似乎有些面熟。我知道他一點事情……」

匹諾曹躺在牀上一動也不動，好像真的是一

「他是一個無賴一個流氓一個光棍」

匹諾曹把臉藏在衣服裏面。

「這個木偶是一個忤逆的兒子，他的可憐的父親，因了他的緣故，以致傷心而死了……」

在這個時候，房間內忽然聽見一種極輕微的哭泣的聲音。當他們略為扯開一些被單時，竟發見匹諾曹在哭泣，他們幾個人是怎樣的驚奇啊。

「一個死人而哭起來，這是他復活的記號，」烏鴉嚴肅地說。

「我很抱歉，我要反對我的高尚的朋友，」貓頭鷹說道：「但是在我看來，一個死人哭起來，這是他爲了死去而悲傷。」

## 第十七章

匹諾曹只肯喫糖，不肯喝藥。這時候他看見有一個棺材扛進來要擡他，他立刻便喝了。他又說一句謊話，鼻子因此長起來了。

自從三個醫生離開這房間後，仙子親自走過去，摸了摸匹諾曹的額頭，她發見他的熱度很高，那可不是玩的呵。

因此她取一些白色藥粉融解在半杯開水裏，拿過去給木偶，向他溫和地說道：

「喝了這一些，隔不了幾天，你的病便好了。」

匹諾曹看了看杯子，皺皺眉頭，然後悲苦地問道：

「這是甜的呢，還是苦的？」

「這是苦的，不過你喝了是有益的。」

「如果這是苦的，那我不願喝。」



來。

「聽我喝了。」

「我不喜歡什麼苦味的東西。」

「喝了，你喝了以後，我將給你一塊糖喫，苦味便沒有了。」

「糖在哪里呢？」

「在這裡。」仙子說了後，從一隻金的糖盆裏取出一塊糖

「先給我那塊糖，然後喝那不好喫的苦味的水……」

「你這句話算得來數嗎？」

「算得來數的……」

仙子便把糖先給他，匹諾曹接了拿來壓個粉碎，只費一秒

鐘的功夫就吞下去了，他舐了舐嘴唇說道：

「如果糖也是藥品，這真是一樣好東西……我每天喫都願意。」

「現在你應該喝了這一些水了，那是可以使你恢復健康的。」

匹諾曹勉強拿起這杯子來，放到鼻子邊去嗅了嗅；然後放到嘴唇邊去；然後再放在鼻子邊，最後他說道：

「這味兒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夠喝。」

「你連嘗都還沒有嘗到，怎麼會知道呢？」

「我能够猜想得到的！我用鼻子嗅了知道的。對不起，請你再給我一塊糖……那麼我便喝了……」

仙子於是像一個寵孩子的媽媽這樣忍受着，依了他再放一塊糖在他的嘴裏，放了後再拿起杯子來給他。

「我不能喝！」木偶說，他皺上千來個眉頭。

「爲什麼？」

「因爲枕頭壓在我的腳上，使我不快活。」

仙子於是拾起了枕頭。

「這是沒有用的。即使這樣，我還是不能喝。」

「現在爲了什麼事呀？」

「這房間裏的門半開着，使我不快活。」

仙子於是去關上了房門。

「總之，」匹諾曹哭出來了，「我不願喝這苦水——不，不，不……」

「我的孩子，你將來要懊悔的……」

「我不要喝……」

「你的病是危險的……」

「我不要喝……」

「隔不了幾個鐘頭之後，寒熱病便會帶你到別個世界上去的……」

「我不要喝……」

「你不怕死嗎？」

「我至少不怕死的……如果要叫我喝苦藥水，我情願死的。」

正在這個時候，房門突然開了，像墨水這樣黑的老鼠擡着一個小小的棺材進來。



「你們要我些什麼呢？」匹諾曹嚇了一跳，立刻坐起來問。

「我們是來扛你的，」最大的一隻老鼠說。

「扛我嗎？……但是我並沒有死呀！」

「不，你雖則還沒有死，可是你只有幾分鐘可以活了，因為你不肯喝藥水，這藥水是能夠醫得好你的寒熱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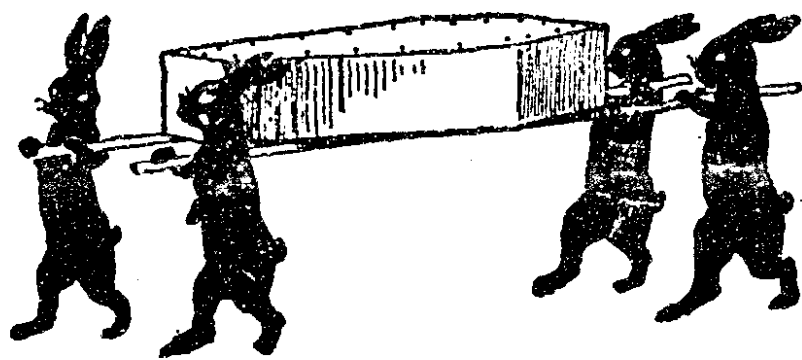
「啊，仙子，仙子！」木偶驚喊道，「把杯子立刻給我……快些，因為我不願意死——不……我不願意死……」

他雙手捧起杯子來，一口把藥喝乾了。

「唉，」四隻老鼠說，「我們又跑了個空。」於是他們擡了這棺材回去，嘴裏不住地出着怨言。

幾分鐘後，匹諾曹從牀上跳下來，已經完全好了：你們必須知道，木偶是有少生病和好得快的特權的。

仙子看見他在房間裏跑來跑去非常快樂，彷彿是一隻剛生出來的小雞，向他說



道：

「我的藥已經醫好了你的病了沒有？」

「好了，的確好了！你的藥，已經帶回我到這個世界上來了……」

「那麼你起初爲什麼不肯喝？」

「你應該曉得，像我們這樣的孩子，都是喜歡這樣的！我們見藥比病還怕呢。」

「不要臉！孩子們大家都應該記着，好的藥在恰當的時候喫，是可以從危險的病裏救回來的，而且也許可以把死了的救活轉來呢……」

「呵！但是在別的時候，也用不着這樣來勸我的。我還記得，那四隻黑老鼠擡了一個棺材進來……我立刻拿起杯子喝完了……」

「現在你同我到這里來，講給我聽，你怎樣落到那些刺客的手裏的。」

「事情是這樣的，讓我細細講來。經理食火者給我幾個金洋，向我說：『去，拿去給你的爸爸！』在路上我遇着一隻狐狸和一隻貓，那兩位都是極可尊敬的人，他們問我：『你願意把那些金子變成一千或二千塊麼？』同我們一塊兒來，我們引你到奇異的田

裏去。」我便說：「我們去罷。」他們說：「我們先到紅龍蝦旅館去歇腳。」到了半夜，他們走了。我一覺醒來，他們已不在，因為他們已去了。於是我就在夜裏出來，你真想不到那時是怎樣的黑暗；在這個時候，我在路上遇着了兩個混身裹在黑袋中的刺客，他們向我說：「拿出你的錢來。」我向他們說：「我沒有錢。」因為我把四塊金洋放在嘴裏，其中有一個刺客就想用手來向我嘴裏取錢，給我咬斷了，吐在地上，一看並不是一隻手，卻是一隻貓掌。刺客便跟在我後面跑，我跑着跑着，到最後給他們捉住了，他們把我繫住頭頸，掛在這樹林當中的一棵樹上，向我說：「明天我們再來，你已經張着嘴死了，你藏在舌頭底下的金洋，便送給我們了。」

「這四塊金洋——現在你放在哪里？」仙子問。

「我已經丟了。」匹諾曹說；但是他說了一個謊，因為他放在衣袋裏。

他稍為說一個謊，他的本來已經很長的鼻子，立刻又長了兩個指頭這麼長短。

「你在什麼地方丟了的呀？」

「丟在這里附近的樹林裏。」

他扯了這第二個謊，他的鼻子便更長了。

「如果你在這里附近的樹林裏丟了的，」仙子說，「那麼我們去找罷，我們一定可以找着；因為凡是丟在這林子裏的東西，總是找得到的。」

「啊！現在我記起一切來了，」木偶回答，他似乎十分難為情的樣子；「這四塊金洋我沒有丟掉，不過在喝你藥水的時候，一古腦兒吞下肚裏去了。」

一說這第三個謊，他的鼻子真長得不得了，可憐的匹諾曹一動也不能動了。

如果他要向這邊轉過來，他的鼻子會觸在牀上，或玻璃窗上，如果他要向那邊轉過去，那麼鼻子會觸在牆壁上，或門上，如果他要略為仰起些頭來，那麼仙子的眼睛險些兒給他戳破。

仙子看着他只是好笑。



「你爲什麼笑？」木偶問，他真覺得難爲情和詭異，鼻子變得這麼長的。

「我笑你說謊說得好。」

「你怎麼知道我是說謊？」

「我的親愛的孩子，這是極容易看出來的，因爲說謊有兩種：一種謊是說了腿會短的，還有一種是鼻子會長的。現在，你說的謊就是長鼻子的那一種。」

匹諾曹真不曉得向哪里去遮掩他的羞恥，想要跑出這個房間，但是不成功，因爲他的鼻子已經長得不能出門了。

「小弟弟，我是你的小姊姊……」

「我也愛你的，」仙子回答；「如果你肯留在這裡和我一同居住，那麼，你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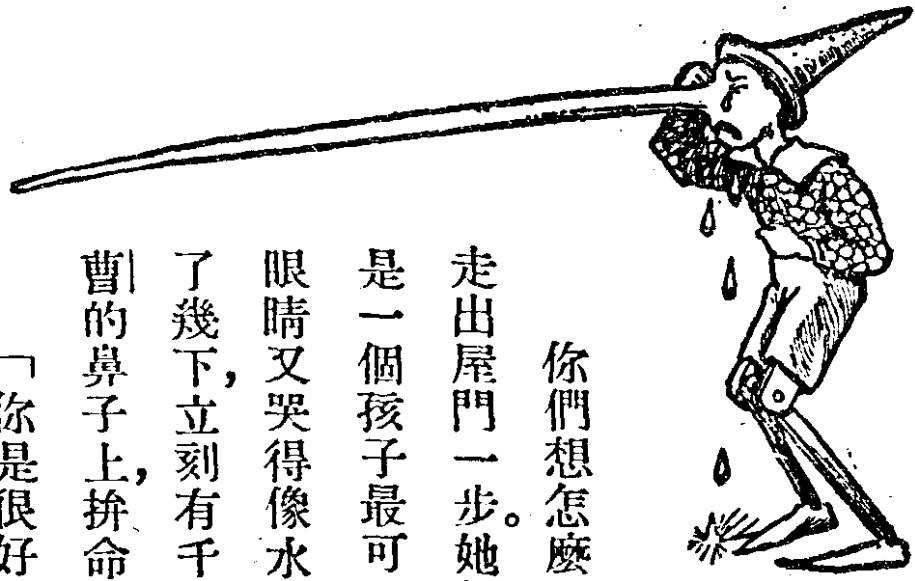
「你是很好的一位仙子呀，」木偶揩揩眼淚說，「我多麼愛你呀！」

了幾下，立刻有千來隻名叫啄木鳥的大鳥飛進窗裏來。他們都停在匹諾曹的鼻子上，拚命去啄，幾分鐘後，他的無限長的鼻子又恢復舊樣子了。

你們想怎麼辦呢？仙子讓他哭喊了半個多鐘頭，他鼻子長得竟不能走出屋門一步。她想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改正他說謊話的過錯——這

是一個孩子最可恥的過錯。不過她看見他變相得這樣的難看，而且兩隻

眼睛又哭得像水晶葡萄這樣的紅腫，她覺得非常難過。於是仰起兩手，拍



## 第十八章

匹諾曹又遇着狐與貓，和他們同到奇異的田裏去種金錢。

「我是很高興留在這裏的……不過我的可憐的爸爸呢？」  
 「我統統都已想過了。我早已去告訴你的爸爸了，就在今天晚上，他也要到這裏來。」

「真的嗎？」匹諾曹喊道，他快活得跳起來了。

「那麼，小仙人，如果你允許，我要出去迎接他，我是這樣的熱心望着，要和這位可憐的老頭兒親一個嘴，他爲了我的緣故已經喫盡苦頭了。」

「去罷，但是當心不要走錯路。你可以從樹林裏走去，你一定會找到他的。」

匹諾曹便動身出去了。他在樹林裏像一隻鹿這樣的一跳一跳的跑着。但是當他走到臨近大橡樹的一個地方，他立停了，因爲他聽見有什麼人在樹林的中央。的確的，有兩個人走出來了——他們



是誰？你們猜猜看。——原來就是他的兩個旅伴，和他一同在紅龍蝦旅館裏喫夜飯的狐狸和貓。

「什麼，我們的好朋友匹諾曹在這里！」狐狸喊道，便去擁抱他，和他接吻。「你怎麼會在這里的？」

「你怎麼會在這里的？」貓說。

「這話講來長呢，」木偶說，「等我有空的時候，細細地講給你們聽。你曉得嗎？那天夜裏你們從旅館裏走了後，我一個人走在路上，竟遇着刺客呢……」

「刺客……啊，可憐的匹諾曹！他們要些什麼？」

「他們要搶我的金洋。」

「豈有此理……」狐狸說。

「真真豈有此理！」貓說。

「於是我拔腳就跑，」木偶繼續說，「他們也在後面追我；到最後我給他們追着了，挂我在一棵橡樹的枝頭……」



匹諾曹隨手把兩步之前的大橡樹指點給他們看。

「你想，天下還有更可怕的事嗎？」狐狸說。「我們派定着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上！像我們這樣的有體面的人，到哪裡可以找一個安身的地方呢？」

他們這樣的談着時，匹諾曹發見貓跛着她的前面的左腳，實在呢，她這隻腳的腳掌已經完全沒有了。他於是問道：

「你的腳掌哪里去了？」

貓想要回答，但是覺得很不好意思說出來。於是狐狸立刻搶着說道：

「我的朋友是規矩太好了，所以她沒有回答你。讓我來代她說了罷，一個鐘頭之前，我們在路上碰着一隻老狼，牠餓得差不多要死了，牠向我們討東西喫。然而我們連一根魚骨這樣微小的東西也沒有，你猜，我們這位『樂善好施』的朋友畢竟怎麼辦？她咬下了自己的一隻腳掌，丟給那隻可憐的野獸，給他救一救急。」

狐狸講完了這篇故事，揮了一滴眼淚。

匹諾曹也感動了，他走近貓，向她耳邊輕輕地說道：

「假使一切的貓都像你這樣，那麽老鼠要大幸了！」

「現在，你在這里做什麼？」狐狸問木偶。

「我是在等我的爸爸，他立刻就要到了。」

「你的金洋呢？」

「我放在我的衣袋裏，除了在紅龍蝦旅館裏用去一個外，其餘的都存留着。」

「你想想看，明天四塊金洋就可變成二千呢！爲什麼你不聽我的忠告？爲什麼你

不跟我去把金洋種在奇異的田裏？」

「今天沒有空，我想改一天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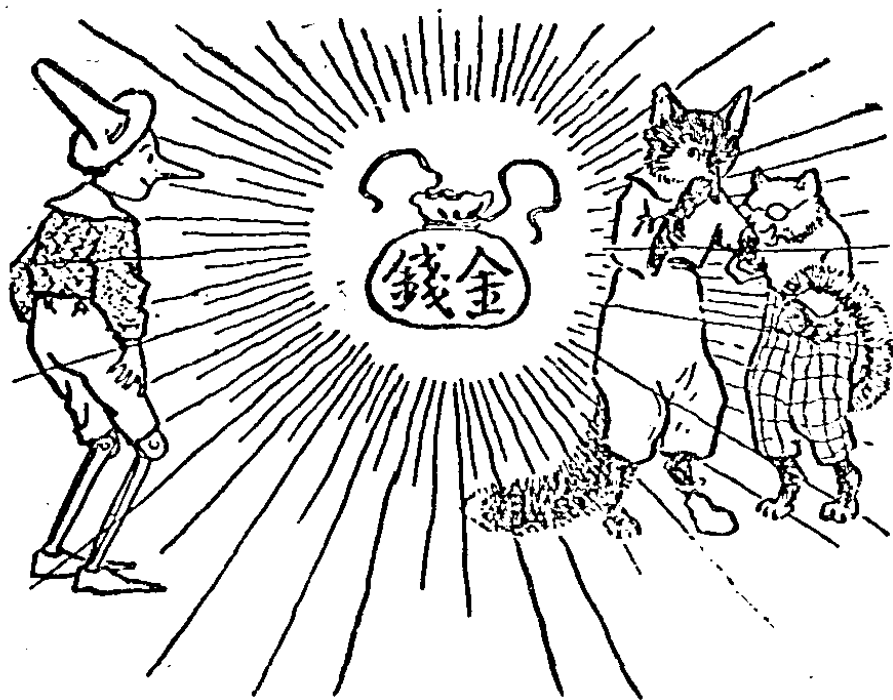
「改一天恐怕太遲了……」狐狸說。

「爲什麼緣故？」

「因爲這片田已經給一個財主買去了，過了明天，誰也不能再進去種金洋了。」

「奇異的田離這里有多少路？」

「大約不到二哩。你願跟我們一同去嗎？在半個鐘頭之內便可以走到的。到了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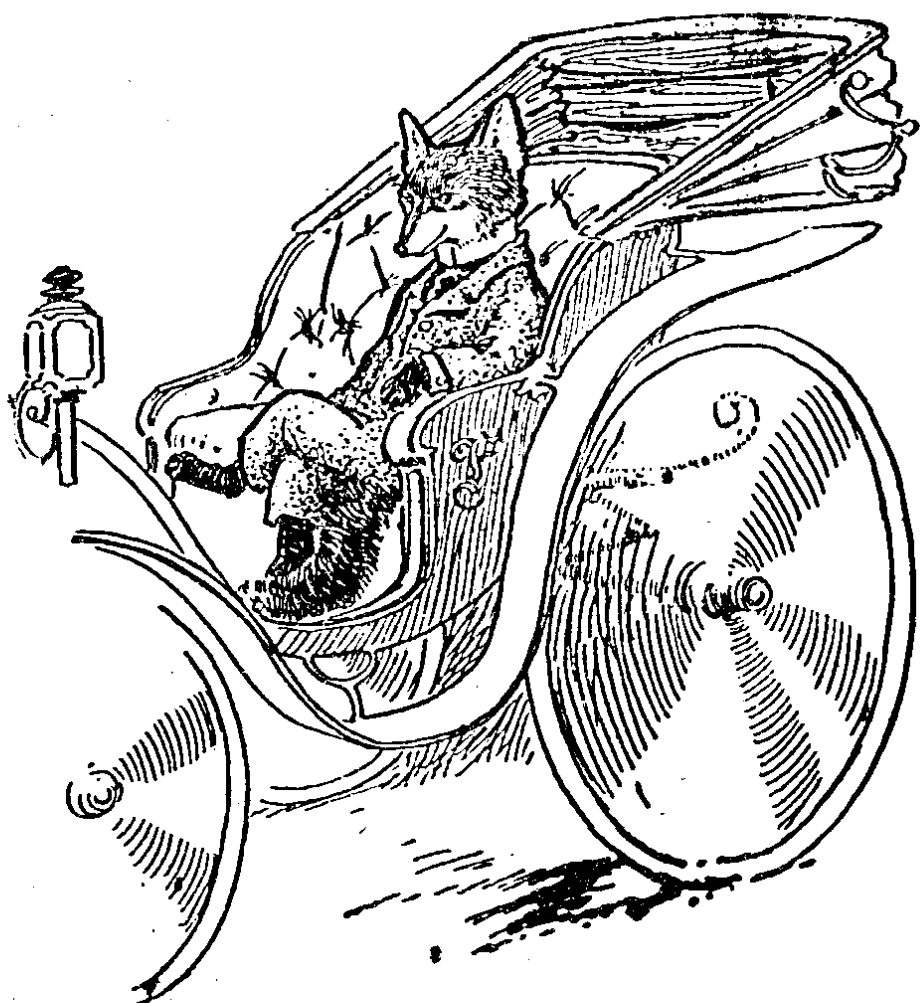


你立刻把錢種下去，等不了幾分鐘的功夫，你便有二千金洋到手了，今天晚上你回去的時候，你的衣袋裏已是滿滿的了。你願跟我們一同去嗎？」

匹諾曹想到和善的仙子，年老的蓋比多，多話的蟀蟋的警告，他在回答以前想了一會兒。然而，結果呢，他和一切的沒良心的孩子一樣——他略為點了點頭，向狐狸和貓說道：

「我們一同去罷；我願意跟你們去的。」  
於是他們一同出發了。

走了半天的時光，他們走到一個鎮上，這鎮名叫「懲愚鎮」。匹諾曹一到鎮上，便看見滿街是餓着肚子要東西喫的病狗；凍得發抖的剪短了毛的羔羊；向人家討飯的沒有雞冠的小雞；爲了要幾個小錢而賣掉美麗的翼翅，因此飛不動的大蝴蝶；不能見



人面的沒有尾巴的孔雀；因爲永久失卻了金的和銀的羽毛而在悲哭的跛脚的野雞，在這羣乞丐和丟了臉的動物中間，時時有華貴的車子經過，車子中間坐的是一

隻狐狸，或是一隻偷食的喜鵲。

「哪里是奇異的田？」匹諾曹問。

「就在這里，離我們不過幾步路了。」

他們穿過了市鎮，到了城外的一片荒田，看來和其餘的田沒有什麼兩樣。

「我們到了，」狐狸向木偶說。「就在這里地上，用你的小手來挖一個洞，然後把你的金洋埋

進去。」

匹諾曹依他的話做。掘了一個洞，把四塊金洋放進去，再用一些泥土掩蓋在洞上。

「現在，」狐狸說，「你到那邊溝裏去，取一罐水來，澆在你種金洋的地方。」

匹諾曹到了溝邊，但是沒有罐子，他就脫下一隻舊鞋子，取了一滿鞋的水，帶回來澆在洞上。

他於是問道：「還有別的什麼事要做麼？」

「沒有別的什麼事，」狐狸回答。「我們現在可以去了。隔了二十分鐘你再回來，你將看見一棵小樹早已生出在這塊地上了，樹枝上掛着的都是金錢呀。」

可憐的木偶，他自己心裏萬分快活，感謝了他們千萬聲，還允許他們一件美麗的贈品。

「我們不喜歡什麼贈品，」兩個惡徒回答。「我們教了你發財的方法，你就此不做別的辛苦的工作，已很心滿意足了。」

他們這樣說了，便向匹諾曹鞠了一躬，祝賀他得到好的收穫，就此去了。

## 第十九章

匹諾曹的金洋被偷，罰他坐四個月牢監。

木偶回到鎮上，一分鐘一分鐘的計算着；等到他覺得時候到了，便動身到奇異的田去。

他一個人在路上急促地走着，他的心房，ㄉㄚㄍㄨㄍㄉㄚㄍㄨㄍ地跳個不停，正像客室裏時鐘的鐘擺一樣。同時他想到他自己：

「如果我在一千個金洋種下去，不是在樹枝上可得二千嗎？……如果種二千，不是可得五千嗎？如果種五千，不是可得一萬嗎？哈！我就可變成功一個多麼漂亮的財主啊！……我應當有一座美麗的宮殿，一千匹小木馬和一千個馬房，一地窖的葡萄酒和甜糖漿，一書房的糖果，饅頭，葡萄餅，蛋糕和奶油餅乾。」

他一路想着一路走，一忽兒已經走近田裏了，他停了步向田裏望去，希望看見一

棵樹枝上滿是黃金的樹；但是他沒有看見。他再前進了百來步——沒有；他走到了田裏……走到了他種錢的小洞旁——仍是沒有。他真莫明其妙，心中非常奇怪，不曉得以後怎麼辦。

正在這時候，他聽見旁邊有一個笑聲爆發出來，擡起頭來一看，原來有一隻大的鸚鵡停在樹上梳理羽毛。

「你爲什麼笑？」匹諾曹問，從他的聲音裏可以知道他正在發怒。

「因爲我正在梳理我身上的羽毛，偶然觸着翅膀下面覺得發癢，於是便好笑起來了。」

木偶沒有回答，逕自走到溝邊去，用他的舊鞋子再提了一鞋水，回去澆在他種過金洋的泥上。

他正在這樣做着，忽然聽見又是一聲冷笑，很響的從靜靜的田裏發出來，而且這笑聲比第一次的更其沒有規矩。



「不許再響。」匹諾曹動了怒，「告訴我，無知無識的鸚鵡，你現在又爲什麼笑。」

「我在笑那些笨伯，他們竟會相信人家告訴他們的笨事，而且還要鑽進那些壞坯子所做的圈套裏去。」

「你能詳細告訴我嗎？」

「可以的，我告訴你，可憐的匹諾曹——你真笨極了，想把金子種出金子來，像種米種豆一樣。我從前也相信過，所以在今天卻感到痛苦了。今天——已經太遲了——我終究學着了一個教訓，我們要得到錢，必須從手裏的工作，或者從腦子裏的聰明，方纔可以。」

「我不懂你的話。」木偶說，他早已嚇得在抖了。

「忍耐着！我來解釋給你聽。」鸚鵡說。「你應該曉得，當你到鎮上去的時候，狐狸和貓就回到田裏來，取了你種下去的金洋，風也似的逃跑了。現在他們是再也不會給你捉牢了。」

匹諾曹聽得出神，只是張大了嘴。後來他想鸚鵡的話未必一定靠得住，於是用他



的指爪來挖他剛纔澆溼的泥土。他挖着，挖着，挖着，挖了一個很大的洞，大到可以容納一個乾草堆；但是金錢卻仍是沒有在那裏。

他覺得沒有希望了，急忙回到鎮上。到了那邊，立刻跑進裁判所裏去，向裁判官告發兩個壞蛋搶劫他金洋的事情。

裁判官是一隻猩猩一族的大猴子——一隻極有身分的老猴子，他的年紀已經大極了，生着白的鬍鬚，而尤其足以顯出他的身分來的，是帶着一副沒有玻璃的金眼鏡，這副眼鏡是他每天都帶着的，因為他的眼睛患毛病已經好幾年了。

匹諾曹把一切的事情都向裁判官講了；他把這兩個賊的名字，住址，和其他一切詳細的事情都告訴了，再請求他公道的判斷。裁判官非常和氣地聽着；聽得津津有味；終於給他的故事所感動了；等到木偶說完了話後，他伸出手去拿一隻鈴來搖了幾搖。

鈴聲一響，立刻走出兩隻兇狗來，他們都穿着憲兵的制服。裁判官於是指點着匹諾曹向他們說道：

「這個可憐的小鬼，有四塊金洋給別人偷去了；把他捉起來關到監牢裏去。」



木偶聽見他說出了這句話，要想辯駁；但是那兩個憲兵不許他浪費時間，揪住他的嘴，硬把他拖進密室裏去了。

他留在那裏四個月——這麼長的四個月——如果沒有運氣碰到，還要多留些時候呢。你們必須知道，我的小讀者，因為這個名叫「懲愚鎮」的鄉鎮上的少年皇帝，新近和敵人打了一回大勝仗，他命令人民舉行慶祝。於是大家挂燈結綵，放爆竹，賽馬，賽腳踏車，這還不算十分榮耀，他再命令開放監牢的大門，一切的囚犯都可得到自由。

「如果別的囚犯都到外邊去，我一定也要去的，」匹諾曹向管牢監的說。

「不，你不可以，」管牢監的說，「因為你不是囚犯。」

「我求你饒赦我，」匹諾曹回答，「我也和他們一樣的受苦呢。」

「這樣說來，你是完全對的，」管牢監的說。他說了向匹諾曹恭恭敬敬的脫帽鞠躬，隨後便開了獄門放走了。

## 第二十章

他從牢監裏放出來，回到仙子的屋裏去；在路上他遇着一條可怕的蛇，後來他給一個陷穽夾住了。

你一定會想得到，匹諾曹得了自由後是怎樣的快活。他一口氣都不停，立刻離開鎮上，動身跑到仙子的屋裏去。

因爲天剛落過雨，所以路上已經變成一個爛泥塘了，匹諾曹每走一步路，總是連膝蓋都要深陷下去的。但是他並不因此停止前進。他爲的想要立刻一見他的父親，和他的青髮的小姊姊的緣故，拚命的跳跑，好像一隻尖眼長鼻的獵狗；他一路跑着，污泥濺滿了一身。

他在路上走的時候，心中想道：「我碰到的是多麼倒霉的事啊！因爲我是一個不肯相信別人好話的癡心的木偶……我常常要固執着自己的意見做去，不聽愛我的

人和比我聰明到萬倍的人的勸告……但是從此以後，我決定要改變我的性子。做一個規規矩矩的，依頭順腦的孩子……我已經覺悟到凡是不聽話的小孩子，不會有好結果的。我的爸爸不知道還在等我嗎？我將在仙子的屋裏找到他！可憐的人，我和他上次分別後，已經隔了這麼長的時候了！我將和他緊緊的擁抱一次，再接上千來個吻！不曉得仙子能够饒赦我的壞行爲嗎？……想想看，她待我這樣的好……想想看，我還從她手裏重新得着我的生命……但是我卻這樣的沒良心！世界上還有比我更沒有良心的嗎！……」

他想到這裏，忽然停止了脚步，幾乎嚇得要死，倒退了四步。

他究竟看見了些什麼？

他看見一條極大的蛇橫躺在地上。他的皮是綠色的，眼睛是紅的，一根尖尖的尾巴彷彿一個烟囱似的在出烟。

木偶是怎樣的恐怖，我們真難以形容。他跑到遠些的地方，坐在一堆石頭上，等待這條蛇離開後再過去。



他等了一個鐘頭；二個鐘頭；三個鐘頭；但是蛇老是在那里。他雖則坐得遠，蛇眼睛裏紅色的火光和尾巴裏的烟頭也還看得很清楚。

後來，匹諾曹加了些勇氣，向前走近了幾步，向蛇輕輕地軟軟地說道：

「請你原諒，蛇先生，你可以聽從我略為移開一些嗎？只要讓我走得過就是了。」

這話好像是對牆壁說的一樣。沒有誰來聽從他。

他於是再低聲軟氣說：

「你一定要曉得，蛇先生，我是正要回到家裏去，我的爸爸正等着我，我和他上次分別了後，已經隔了這麼長的時候了……所以

願意我再繼續趕路嗎？」

他等待着蛇的回答，但是回答沒有：實在呢，蛇到了這個時候，非常快樂，身體已經很硬，差不多麻醉了。他的眼睛閉着，他的尾巴也不出烟了。

「他是真的死了嗎？」匹諾曹想，快活地擦擦雙手；他決定跳過他的身體，到路的那邊去。但是正當他跳的時候，蛇也升起來了，好像一根繩子鬆了開來一樣。木偶立刻跳回來，因為心中驚嚇，一個失腳，倒栽在地上了，他的頭插在爛泥裏。腳豎起在空中。

蛇見了木偶這樣的一跌，不覺張開了嘴，哈哈大笑，他笑着，笑着，竟因此大笑，爆斷一根胸前的血管，他便死了。現在，他是真的死了。

匹諾曹於是拚命跑着，想在天還沒有暗以前跑到仙子的屋裏。但是跑跑卻覺得肚子餓了，餓得不能忍受；他跳到路旁田裏去，想採一些葡萄來喫。啊，他又碰到了不幸的事了！

他剛剛走到葡萄樹底下——  
ㄅ ㄅ ㄅ ㄅ ㄅ



他的兩條腿已經被兩個鐵棒夾住了，他的頭裏非常昏眩，眼前只覺得火星亂迸，五顏六色的都在跳舞。

可憐的匹諾曹已經牢牢地夾住在機關中了，原來這是農夫做來捉偷食的黃鼠狼的機關。



## 第二十一章

匹諾曹給一個農夫捉住，農夫便派他做雞鴨場裏的望夜狗。

匹諾曹，你一定會料想到，他是在大哭；但是他的眼淚和叫喊是沒有用的，因為附近沒有一間屋子，路上又沒有誰經過。

終於是黑夜來了。

匹諾曹覺得痛苦極了，兩條腿像要斷下來的樣子，加以天又黑暗，一個人站在田裏，更其恐嚇得不得了，他差不多就要斷氣了。正在這個當兒，他看見一個螢火蟲從他的頭頂飛過。他叫道：

「啊，小小的螢火蟲，請你哀憐哀憐我，救了我這條性命罷！」

「可憐的孩子！」螢火蟲停住了，看着木偶說，「你的腿怎樣會被夾住的？」

「我到田裏來，想採兩串葡萄，便……」

「你的葡萄在哪里呢？」

「沒有。」

「誰教你去偷別人的東西？」

「因為我肚子餓呀。」

「我的孩子，我告訴你，偷東西不能用肚子餓三個字來做理由的。」

「這是不錯的！這是不錯的！」匹諾曹揩着眼淚喊道：「我從此不再偷東西了。」

在這個時候，他們的話給一個輕輕的脚步聲所打斷。走來的正是這裏的田主，他用着脚尖偷偷地過來，想看看有沒有喫小雞的黃鼠狼捉牢。

他從衣服下面取出盞燈來一照，嚇了他一跳，原來捉牢的不是黃鼠狼，而是一個孩子。

「喂！小賊！」農夫發怒地說：「偷我小雞的是你嗎？」

「不，不是我偷的，的確確不是我呀！」匹諾曹嗚咽地說：「我不過到田裏來想採兩串葡萄罷了！」

繫在牆上。

「如果夜裏天落雨，」他又說：「你可以爬進去睡在狗棚裏；那里的稻草是當做



「偷葡萄的賊也能偷小雞的。不要多辯，讓我來給你一個教訓，好使你常常記在心裏。」

他開了機關，一把抓住匹諾曹的後頭頸，像捉一隻小羊似的，帶到他的屋子裏去。

當他走到屋子前面的草場上時，他忽然很重地把匹諾曹擲在地上，把他的兩腳放在他的頸邊，向他說道：

「時候不早了，我要去睡了；我們且到明天再來細算帳。恰好我的管門的狗今天死了，你便去代他的位置。你做我的望夜狗罷。」

他說了，便拿一個套狗用的領圈，緊緊地套在匹諾曹的頸項裏。還用一條練條，一端繫在領圈上，另外一端

牀用的，我的可憐的狗已經用了四年了。如果強盜來了，你須記着，要細心的看守，還要狂叫。」

農夫叮囑了這幾句話後，走進他自己的屋子去，把門關了。

可憐的匹諾曹留在場上，又冷，又餓，又害怕，死了倒比活着好。他時時用手去移動領圈，因為這領圈扣着他的喉嚨，痛得不得了，他說：

「我活該受這樣的苦……真的，我活該受這樣的苦！我做了流氓，做了沒有用的人。……我情願聽壞朋友的話，這就是我常常遭着不幸的事的原因了。如果我和人家一樣好好地做一個孩子；如果我用心讀書和做工；如果我陪着可憐的爸爸一同留在家裏，那我現在不會還在露天，做一隻望夜狗，替農夫管屋子的啊，如果我能够不就這樣死了！我必須痛改以前的過失！但是現在是來不及了。」

他想到了這裏，爬進狗棚，便躺下去睡了。

## 第二十二章

匹諾曹發見幾個強盜於是主人放他自由，以報他的忠實。

他甦睡了差不多兩個鐘頭，已經是中夜了，他被一個奇怪的細聲喊醒，這聲音似乎是從空場上來的。他伸出鼻尖去，他看見四隻像貓這樣的小野獸在外面。但並不是貓；是黃鼠狼——喫肉的小獸類，尤其喜歡喫蛋和小雞。其中一隻黃鼠狼走到狗棚前面來，低聲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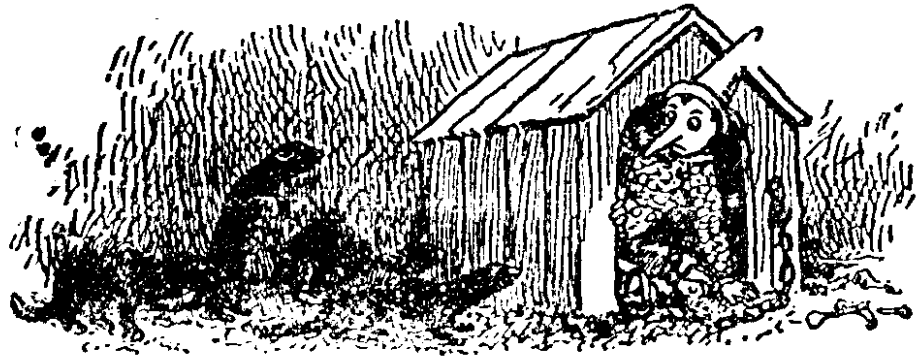
「晚上好，梅蘭坡。」

「我的名字不叫梅蘭坡，」木偶回答。

「啊，那麼你是誰呢？」

「我是匹諾曹。」

「你在這里做什麼？」



「我在做望夜狗。」

「那麼梅蘭坡到哪里去了？一向住在這裏的老狗哪里去了？」

「他在今天朝晨死了。」

「他死了麼？可憐的畜生！他多麼和善。但是照你面相看來，我敢說你也是一隻好狗。」

「請你原諒，我不是狗。」

「不是狗？那麼你是什麼？」

「我是木偶。」

「你不是在做望夜狗嗎？」

「這是不錯的——這是一種懲罰。」

「好，那麼我也和你訂幾條和梅蘭坡一樣的條約，你願意嗎？」

「怎樣的條約呢？」

「每個星期，你允許我們到這里雞鴨場來一回，帶走八隻小雞，像我們以前所做的樣子。這些小雞，我們自己喫七隻，另外一隻奉送給你，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你假裝做睡着，不要伸出頭來狂叫，叫醒那個農夫。」

「梅蘭坡也做這種勾當麼？」匹諾曹問。

「是呀，而且我們進行得非常順利的。你只要安安靜靜睡好了，我們在回去之前，一定留一隻很好的很壯的小雞在你的狗棚前，給你明天早晨做早餐喫。你明白這意思麼？」

「明白的……」匹諾曹回答。但是他搖着頭，好像在說：「隔一會我們再講這個罷。」

四隻黃鼠狼覺得他們沒有危險了，於是都到雞鴨場去，這場離狗棚很近，他們用牙齒和腳爪來開了木門，然後一隻一隻的走進去。他們剛剛走過了木門，便聽見後面木門很響地關上了。

這門究竟是誰關的呢？原來是匹諾曹關的，他還以為只用一根門閂來閂牢，恐怕

靠不住，再用一塊大石頭來放在旁邊。

於是他狂叫了，他叫得真像一隻狗。

農夫聽見了他的叫聲，立刻從牀上跳起來，拿了一根鎗到窗口問道：

「什麼事？」

「有強盜！」匹諾曹回答。

「在哪里？」

「在雞鴨場上。」

「我就下來了。」

眼睛一眨，農夫已經走下來了。他便趕到雞鴨場去，把四隻黃鼠狼都捉牢，塞在一隻袋裏；他得意地說：

「你們終於落在我的手裏了！我應當要罰罰你們，但是我並不兇狠。我將在明天早晨把你們帶給鄰村的旅館主人，他會把你們像野兔這樣的剝了皮，用一些甜的和酸的醬油來烹調。這是你們不容易得到的榮耀，然而像我這樣慷慨的人，費這點心，滿



不在乎的……」

他於是走近匹諾曹那里去，問道：

「你怎麼會發見這四個偷兒的梅蘭坡，我的忠心的梅蘭坡，他從不會尋到過什麼東西……」

木偶趁此機會便把一切的情形講給他聽；又把狗和黃鼠狼所訂的不要臉的條約也宣布了；但是他記到狗已經死了，他想到：

「我爲什麼要呪詛已經死了的呢？死的是死了，最好讓他們安安靜靜地躺在地  
下……」

「當偷兒來的時候，你是睡着的還是醒着的？」農夫問。

「我是睡着的，」匹諾曹回答，「他們吱吱啾啾來叫醒我的，他們中的一個走到我門前來，向我說：『如果你允許不叫，不使你主人醒來，我們將送給你一隻小雞，算做謝意……』你想，他們真是大膽，敢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雖則我是一個木偶，有種種木偶的壞處，但是是一件事我決不做的，就是和偷兒私通！」

「說得好，我的孩子。」農夫拍拍他的肩頭說道：「你的意見真不錯，所以我立刻放你自由，顯出我的恩惠來，現在你可以回去了。」

他便把匹諾曹的狗領除下了。

## 第二十三章

匹諾曹因了青髮的仙子的死去而悲哭。後來他騎在一隻鴿子的背上飛到海邊，他又跳到海裏去救他的父親蓋比都。

匹諾曹除去了笨重的狗領後，立刻離開田裏，一逕跑到到仙子家裏去的大路。到了路上，他旋轉頭來向底下田裏望去。他很清楚的看見從前遇見狐狸和貓的樹林；還看見從前被懸掛着的大橡樹的樹尖；雖則他向四面八方都望過，但是總找不着青髮的仙子住過的小屋。

他覺得一陣難過，於是便拔腳拚命地奔跑，只有幾分鐘的功夫，他跑到了從前有白色小房子的田裏。但是那間白色小房子現在已經沒有了。他只看見一塊大理石的石碑豎在那里，下面刻着這樣的幾個字：

### 青髮的仙子之墓

他被他的兄弟匹諾曹所棄，因此憂鬱而死了。

匹諾曹看見了這碑文，他不曉得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字。幸虧饒舌的蟋蟀在旁邊，把碑文讀給他聽。你們想想看，木偶知道了這碑文的意義以後，他覺得怎樣。他跪倒在地上，在石碑上接了千來個吻，又放聲大哭，彷彿他的心也碎了。他整整地哭了一夜，一直哭到明天早晨，眼淚哭乾了纔止。他哭得非常的響，甚至於附近的山谷裏都有回聲傳來。

他一面哭着，一面說道：

「啊，小仙子，你爲什麼死了？爲什麼我不替你死喇？我是這樣的可惡，而你是這樣的好！……我的爸爸呢？他在哪里呀？啊，小仙子，告訴我在哪里，我可以找到他，因爲我要



頭做的，一根都拔不起。

他覺得沒有希望極了，便伸上手去想拔出他自己的頭髮；但是他的頭髮是用木頭做的，恰好有一隻大鴿子飛過他的頭上，看見他倚靠在大理石墓碑上，便不飛了，從高

和他住在一起，永不再離開他，永不離開了……啊，小仙子，告訴我你不是真的死了！……如果你真的愛我……如果你真的愛你的小兄弟，再活轉來……再活轉來和從前一樣……你看，大家丟棄了我，現在只孤另另一個人，你難道不傷心嗎？……如果再碰到了刺客，他們又要掛我在樹上了……那時候我便真的要死了。你想想看，我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做得成什麼事？現在我失卻了你和我的爸爸，還有誰來給我喫呢？到了晚上，我將到哪里去睡呢？誰能給我做一件新的衣服呢？啊！我索性也死了倒是好，倒是一百倍的好！好啊，我要去死……一一一一

高的空中向他問道：

「告訴我，孩子，你在那里做什麼？」

「你沒有看見麼？我正在哭！」匹諾曹擡起頭來向那個聲音說，隨手拿起衣服來揩眼睛。

「告訴我，」鴿子繼續說，「在你的同伴裏，你知道有一個木偶叫匹諾曹的嗎？」

「匹諾曹……你是說匹諾曹嗎？」木偶說，他突然立了起來，「我就是匹諾曹！」

鴿子聽了他的回答，慢慢地飛到地上來。他比一隻火雞還要大些。

「你還知道蓋比都嗎？」他問。

「你問我知道他嗎？他是我的爸爸！和你說起我嗎？你願意帶我到他那裏去嗎？」

他還活着嗎？謝謝你告訴我：他還活着嗎？」

「三天之前，我和他在海邊上分別的。」

「他在做什麼？」

「他正在造一隻小船，豫備坐了船渡過大洋。在三個月之後，他將走遍全世界去。」

找你。在舊世界上他找不到你，所以他要到新世界去找你。」

「從這里到岸邊有多少遠？」匹諾曹氣喘地問。

「六百哩多些。」

「六百哩？啊，美麗的鴿子，只要我也有你的翅膀，那就好了……」

「如果你願意去，我可以帶你到那里的。」

「怎樣帶法呢？」

「騎在我的背上。你身體重不重？」

「我一點重量都沒有。我輕得和一根鳥毛差不多。」

於是，匹諾曹便跳上鴿子的背上，像我們騎馬這樣的兩腿分開在兩旁，快活地喊

道：

「快跑，快跑，我的小馬，因為我極想早一點到那邊快跑……」

鴿子便飛起來了，不到幾分鐘的功夫，飛得幾乎和雲相接觸。飛到這樣高後，木偶覺得非常好玩，想旋轉頭去向底下望望究竟是什麼，他不望倒也罷了，一望那還了得，





嚇得連忙把雙手緊緊抱住這隻生翅膀的駿馬的頭頸，險些兒掉了下來。

他們飛了整整的一天。到了傍晚的時候，鴿子說道：

「我渴極了！」

「我餓極了！」匹諾曹也說。

「讓我們停一歇在這個鴿子棚裏罷；等一會兒再來趕路，明天朝晨，我們可以到海邊了。」

他們於是飛到一個荒涼的鴿子棚裏去，在那里，除了一滿盆的水和一滿籃的扁豆外，什麼也沒有。

木偶自從出世以來，從不曾喫過這種粗物；他以為喫了這種東西要生病和嘔吐的。但是那天晚上，他儘多儘少的喫了，差不多要把籃喫空的時候，他旋轉來向鴿子說：

「我從來不相信扁豆有這樣的好味道！」

「你要相信，我的孩子，」鴿子回答，「當你肚子真的餓了的時候，即使是扁豆也變成山珍海味了。餓是不曉得挑剔和貪嘴的。」

他們都喫完了後，於是繼續飛上前去。明天的朝晨，他們到了海岸上。

鴿子把匹諾曹放在地上，不等他說一聲謝謝，便又飛去了。

海岸上擁擠着許多的人，都向着海揮手呼喊。

「什麼事呀？」匹諾曹向一個老婆婆問。

「有一個年老的人，他不見了他的小孩子，今天坐了船到海的那邊去找尋，恰巧風浪很大，我們很擔心他碰着危險。」

「船在哪里呢？」

「在那邊，我指頭所點的地方，」老婆婆說，她指點着遠遠裏的一隻小船，看來好像一個胡桃殼裏坐一個極小的小人。

匹諾曹定了眼睛看去，畢竟給他看出了，於是大聲狂喊：

「是我的爸爸呀！是我的爸爸呀！」

那個時候，風浪越來越大，小船一會兒被打到浪頭的底下去，一會兒又浮到水面上來。匹諾曹高高地站在一塊巖石上，叫喊他父親的名字，揮他的雙手，做出種種的信



號來，末了，索性從頭上取下他的帽子亂揮。

蓋比都雖則已經很遠的在海外了，然而他也已認出岸上的兒子，他也取下帽子來揮搖，還想做個手勢來使他的孩子明白，他就要回來了，但風浪是這樣的大，他竟不能用槳把船划近岸來。

忽然，一個猛烈的浪頭打來，小船不見了。他們等着，希望牠再浮到水面上來，但是牠再也不會上來了。

「可憐的人！」聚集在岸邊的漁夫們說；他們沒有方法救他，只是默默地禱告了一會，就各自回家。

他們忽然聽見一種呼喊的聲音，於是回轉頭來，他們看見一個孩子從高巖上跳到海裏去，他喊道：

「我要去救我的爸爸！」

匹諾曹，因為他是木頭的，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像一條魚這樣的游泳着。

現在給浪頭衝擊着，他也忽而浮上水面來，忽而沈入水底去；經了幾次的掙扎，他終於沈下去，不再上來了。

「可憐的孩子！」聚集在海邊的漁夫們說；他們也沒有方法救他，只是默默地禱告了一會，就各自回家。

## 第二十四章

匹諾曹到工蜂村，又遇見了仙子。

匹諾曹一心想要尋着他的父親，在海裏足足游了一整夜。

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夜！雨水滔滔地落個不停，而且還夾着冰雹，雷聲隆隆地響着，閃電亮得和日裏一樣。

到了清晨，在不大遠的地方有海岸線可以看得見了。這是海中央的一個島。

他想盡力游到海邊去；但是沒有用。波浪從他四周衝擊過來，他彷彿是一根稻草，隨着浪而衝倒。最後，他的幸運來了，一個巨浪猛烈地打來，直把他衝到了岸邊。

這勢頭來得真利害，把他打倒在岸上，差不多連骨頭都打斷了；但是他非常滿意，說道：

「多麼運氣，我在這個時候逃出了。」

天一點一點的亮起來了，太陽射出他燦爛的光芒，海面上光滑明淨得和油一樣。木偶脫下他的衣服放在太陽裏曬，再向四面八方眺望，希望在海裏能夠尋到一隻小船，船裏坐着一個小人。但是，雖則他看了又看，望了再望，除了青天，海水，和幾隻張帆的船外，什麼都不見，僅僅在極遠的地方有比不上蒼蠅那麼大的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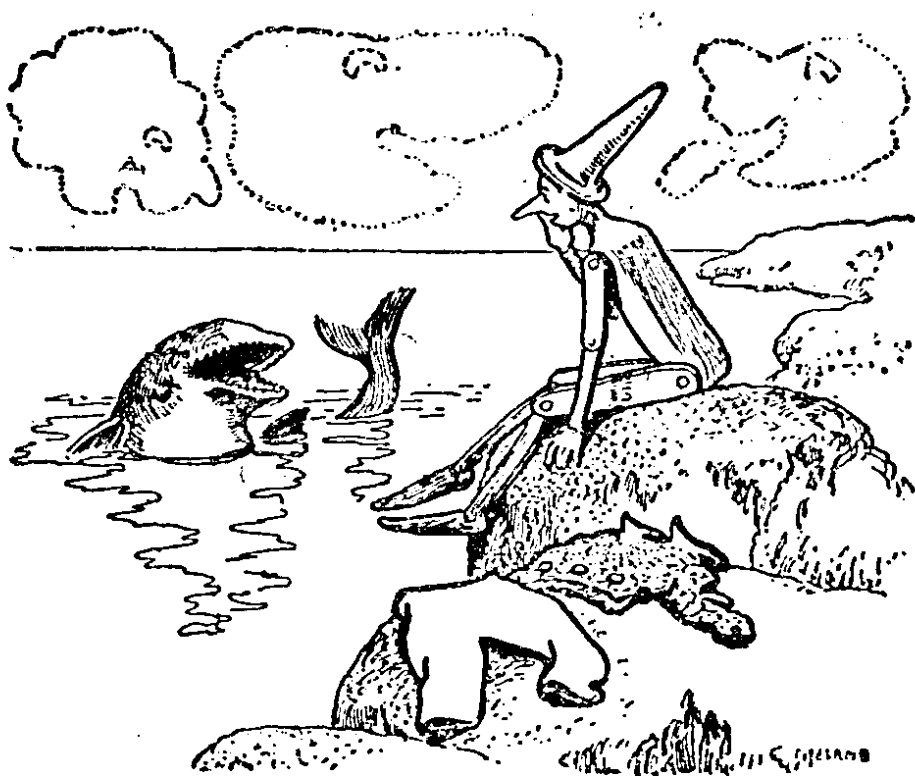
「我極想知道這個島叫什麼名字。」他自說自話道：「我至少想曉得這里的人，總不要有弔掛孩子在樹枝上的惡習慣。但是我能够問誰呢？如果這里沒有人，更去問誰呢？……」

等到發見了在這個沒有人的荒島上，只有他獨個兒，獨個，一古腦兒只有他獨個兒，他覺得非常憂愁，便哭起來了。正在這個時候，離岸很近的地方，他看見一個大魚游近來；魚頭伸出在水面上，正做他自己的事。

木偶沒有知道他的名字，高聲喊道：

「喂，魚先生，你能答應我問一個信嗎？」

「兩個也可以。」魚回答，這是一條海豚，這樣的客氣，在世界上隨便哪一個海裏，



「一隻小船，內中載着我的爸爸嗎？」

「誰是你的爸爸？」

難於尋到第二條的。

「謝謝你，告訴我，這島上有沒有可以找東西喫的村莊，而且要不曾有給別的東西喫掉的危險的。」

「那一定有的，」海豚回答。「在鄰近的地方，就有一處。」

「從哪里走呢？」

「從左邊的那條小路向前直走。你一些也不可走錯。」

「你能告訴我另外一件事嗎？你整天整夜的在海裏遊來遊去，可有機會碰着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同時你也難找一個比我還要壞的兒子。」

「在昨天晚上的大風潮裏，」海豚回答，「他的小船一定沈到海底下去了。」

「我的爸爸呢？」

「他一定給可怕的狗鯊魚吞食了，這狗鯊魚在幾天前曾經到這海裏來攪鬧過一番。」

「這狗鯊魚很大嗎？」匹諾曹問，他早已嚇得在抖了。

「大呀……」海豚回答。「我只要說一個比方，你便會想得出他怎樣的大了，他比一所五層樓的房子還要大，他的嘴張開來，可以使一列連汽管的火車很容易的開到他的喉嚨頭。」

「天呀！」木偶喊了一聲，急忙穿上衣服，向海豚說。

「再會，魚先生，攪擾了，多謝你的指教。」

匹諾曹說了這話，立刻依着海豚所指點的小路走去，他走得很快，——這樣的快，差不多是跑了。一路上，只要後面有一些些細微的聲音，他便要旋轉頭去望望，惟恐那



可怕的狗鯊魚，嘴裏含着一列火車跟在他後面。

走了半個鐘頭之後，他走到一個小村莊，這村名叫「工蜂村」。路上滿是那些忙人，他們爲了職業東奔西跑的忙着；每個人都在做工，每個人都有一些事情在幹。你找不到一個懶漢或是一個流氓，即使你點了燈也不會尋着。

「啊！」懶惰的匹諾曹立刻說，「我知道了，這村莊我是總也住不下的！我生下來不是爲做工的！」

同時，他覺得肚子非常餓了，因爲他已經二十四個鐘頭沒有東西喫了——就使是一顆豆也沒有。他將怎麼辦呢？

他要得着食物，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找一些小事情來做，還有一條路是向人家討一個銅元或一口麵包。

討來喫是他覺得可恥的，因爲他的父親常常告誡他，除了年老和生病外，誰也不可以向人家討的。世界上真真苦惱的人，要受人家的哀憐和幫助，只有那些年老的和生病的，因爲他們不能自己做工而得着麵包。做工是強健的和年輕的人的本分；如果



他們不去做工，那麼，因此捱餓，是沒有人肯哀憐的。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滿身大汗，氣喘喘地經過路上，他手裏拉着兩輛煤車。四諾曹，從他的臉上看來，他是一個好人，現在他眼看着地，似乎很難為情的樣子，

低聲下氣地向那個人說：

「你能給我一個銅子嗎？我餓得要死了。」

「一個小錢也沒有，」那個人說，「但是，如果你肯幫助我把這兩車煤拉到家裏，我就可以給你兩個銅子。」

「我真想不到你會說出這句話來的！」木偶回答，他差不多發怒了。「我又不是一隻驢子；老實對你說，我一生一世從來沒有拉過一輛車子……」

「你說得好！」那個人說。「那麼，我的孩子，

如果你肚子餓得要死，你只要喫你的兩塊『驕傲』就是了，而且你留心，這又不曾使你積食的。」

幾分鐘之後，一個泥水匠經過路上，他的肩頭背了一籃石灰。

「好先生，做做好事，施捨一個銅子給餓得要死了的孩子罷！」

「走過來，如果你肯代我擄這籃石灰，我願意給你五個銅子。」

「石灰是很重的，」匹諾曹回答，「我倒不高興費氣力。」

「如果你不高興費氣力，那麼，我的孩子，你就拿肚子餓來消遣消遣罷，再會。」

不到半個鐘頭，已經走過二十幾個人了；匹諾曹向他們乞討，他們都說：

「你不曉得羞恥嗎？與其在這裡混來混去，還不如去找些工做，學學，賺麵包的方

法。」

最後一個和善的婦人走過，他手裏拿着兩罐水。

「你能給我喝一口水嗎？」匹諾曹問她，他渴得要燒起來了。

「喝罷，我的孩子，如果你要喝！」婦人說，她放下那兩罐水來。

匹諾曹像一條魚這樣的喝着，等到他解了渴，他喃喃地說道：

「我現在已經不渴了。不過肚子卻還餓着……」

那和善的婦人聽了他這句話，立刻說：

「如果你幫助我把這兩罐水帶到了家裏，我可以給你一片好喫的麵包。」

匹諾曹眼看着這兩罐水，一聲也不回答她。

「除了這麵包外，我再給你一碟用油醋來漬的花椰菜，」和善的婦人說。

匹諾曹再向這罐頭望了望，仍是一聲也不回答。

「除了這花椰菜外，我將再給你一塊糕。」

這最後一樣美味的誘惑力是這樣的大，匹諾曹不再拒絕了，堅決地說道：

「我必得耐口氣罷！我就來替你拿到你家裏罷！」

罐頭是很重的，木偶用手來提，覺得太喫力了，於是拿來頂在頭上。

他們走到了屋裏，和善的小婦人叫匹諾曹坐在一隻小桌子旁邊，她便拿出麵包，

花椰菜，和糕來給他喫。

匹諾曹一些也不咀嚼，只一口便都吞盡了。他的胃彷彿是一間沒有人住的空房間，已經五個月了。

終於他的餓火消滅了。他擡起頭來，向他的女恩主謝謝；他略為注視了一下她的臉，不禁詫異得「Y~~~~」地喊起來了，他的雙眼圓睜着，目不轉睛地盯住在她的臉上，筷子高高地擎在空中，嘴裏塞滿了麵包和花椰菜，他看得出神了。

「爲什麼你這樣的驚奇？」和善的婦人笑着問道。

「這是……」木偶回答，「這是……這是因爲你像……因爲你使我記起了……是的，是的，是的，一樣的聲音……一樣的眼睛……一樣的頭髮……是的，是的……你也有青的頭髮……像她所有的……啊，小仙子呀……告訴我她就是，真的是你……不要使我再哭了！如



果你知道……我哭得這麼利害，……苦難受得這麼多。……」

匹諾曹斷斷續續說了這幾句話後，立刻跪在地板上，緊緊地抱着這個婦人的腿，眼淚像雨水這樣的落下來。

## 第二十五章

匹諾曹允許仙子，以後做一個好小子；因為他做木偶做得十分厭倦，要想變成一個真的孩子。

起初，和善的小婦人假裝她不是青髮的小仙子；但是後來既經給他看出了，她也不願使這齣趣劇再演下去，於是向他說：

「你這個小混蛋！你怎樣會認識我的？」

「因為我切心的愛你，所以會認識你的。」

「你記得我嗎？當你離開我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孩子，而現在呢，已經是一個大人了——大得差不多可以做你的媽媽了。」

「我很歡喜這樣，現在，我將叫你做媽媽，不再叫小姊姊了。我一直在想，我也要做一個媽媽，和別的小孩子一樣……但是，你究竟怎麼長大得這樣快的？」



「這是一個祕密。」

「請你教給我，因為我也要使我長大起來。你不見嗎？我老是這麼一點點大的。」  
「但是你不能長大的，」仙子回答。

「爲什麼？」

「因為木偶永不能長大的。他們出世是木偶，活着也是木偶，死了仍舊是木偶。」

「啊，我做木偶做得厭倦極了！」匹諾曹喊道，他自己打了一記巴掌。「現在我要變做一個人……」

「如果你應得變的，那麼你便將變做一個人了。……」

「真的嗎？我怎樣做，可以有變人的資格？」  
「這是一件極容易的事：只要學做一個好



小子就是了。」

「那麼，難道我不是一個好小子嗎？」

「你恰恰相反。好小子是肯聽從的，而你……」

「我從不曾聽從過。」

「好小子是喜歡讀書和做工的，而你……」

「我喜歡玩耍和東跑西跑。」

「好小子是常常說真話的……」

「我常常說假話。」

「好小子是很願意到學校裏去的……」

「我見了學校，就覺得怕。但是從今天起，我將改變我的生活了。」

「你肯照我的話做嗎？」

「我肯依照你的。我要變做一個好小子，我要做我爸爸的心頭肉……我的可憐

的爸爸現在在哪里？」

「我不曉得。」

「我還有會見他和同他親嘴的幸福嗎？」

「我想是有的；我想是一定有的。」

匹諾曹聽見了這句話，非常快活，握了仙子的手，和她這麼親熱地接吻，差不多要發狂了。於是他擡起臉來可愛地望着她，問道：

「告訴我，小媽媽：你不是真的已經死了嗎？」

「似乎不是真的罷，」仙子微笑地說。

「只要你能夠知道，那天我讀到了你的石碑後，我怎樣的悲痛……」

「我知道的，就爲的這緣故，所以我饒赦你。我看見你的確心中很悲痛，你總算有良心，小孩子有良心的話，即使他們的脾氣不好，而且習慣也不好，但是終究有望的：說得更明白點，就是他們總能把性情改好的。我爲什麼在這裡會你，也爲的這個理由。我情願做你的媽媽……」

「啊，多麼好呀！」匹諾曹喊道，他快活得跳起來了。

「你肯聽從我嗎，每件事情都依我的吩咐嗎？」

「願意的，願意的，願意的。」

「那麼，明天，」仙子說，「你開始到學校裏去。」

匹諾曹立刻不大快活了。

「然後你再揀一樁喜歡的職業來幹。」

匹諾曹變成非常呆了。

「你在喃喃些什麼？」仙子怒聲問道。

「我是在說，」木偶低聲回答，「我覺得我現在進學校已經也太遲了。」

「不，先生。你須記着，學習是總不嫌太遲的。」

「但是我不願學習一樁職業。」

「爲什麼？」

「因爲做工使我很喫力。」

「我的孩子，」仙子說，「說這些話的人，結果常常是在監牢裏或者醫院裏的。我

來告訴你，每一個人，無論他是有錢的或者是沒有錢的，他在這個世界上，總應該做一些事業——做工作。那些懶惰的，真是不幸啊！懶惰是一種可怕的病，必須在孩子的時候立刻醫治好。如果不醫好，到了我們年老後，就永遠不能再醫治了。」

匹諾曹給他這番話說得感動了，立即仰起頭來向仙子說：

「我願意讀書，我願意做工，我願意照你所告訴我的話做去，因為我做木偶實在做得太厭倦了，我想變成一個完完全全的孩子。你曾經允許我過的，可不是嗎？」

「我允許你的；不過要靠你自己實行這番話。」

## 第二十六章

匹諾曹跟了他的同學到海邊去看狗鯊魚。

第二天匹諾曹就進了公立學校。

你們且閉了眼睛想一想，那些小學生看見了一個木偶走到學校裏是怎樣的情形？他們都放聲大笑。他們都來欺侮他。一個孩子取去了他的帽子，另一個孩子在他背後扯他的衣服；一個孩子用墨水來在他的鼻子下面畫鬍鬚，另一個孩子用蔗繩來縛他的手脚，使他跳舞。

匹諾曹暫時不去理他們；但是到後來，他忍不住了，轉向那些和他胡鬧得頂利害的孩子，非常動怒地望着他們，說道：

「留心，孩子們：我到這裏來不是給你們開玩笑的。我很尊重你們，我願你們也尊重我。」



「說得好，誇口的人！你說話好像是一本書！」這些小流氓這樣亂喊，突然間狂笑不止。其中有一個孩子比別的尤其野蠻，他伸出手去抓住木偶的鼻尖，想把他提起來。

但是他太不湊巧了，因為給匹諾曹伸在桌子底下的脚撞了一下。

「啊，多麼硬的脚！」那個孩子摩摩他被踢痛的地方。

「這麼硬的一拳！……比他的脚還要硬得多呢！……」別一個孩子說，他的肚皮受了一拳。

但是經了幾次的打打鬧鬧以後，匹諾曹便也得着學校裏孩子們的同情和尊敬了。他們都和他親熱地結交為朋友了。

學校裏的先生也很稱讚他，因為他是這樣的用心勤學和聰明——他老是第一

個進學校，最後一個出來。

他只有一樣錯處，就是他的朋友太多了；這許多朋友中有幾個是小流氓，他們都是不喜歡讀書而喜歡頑皮的。

先生每天警戒他，和善的仙子也常常勸告他：

「留心，匹諾曹！你搭了那些壞朋友，遲早總有一天要變成不喜歡讀書的，也許你會碰到不幸的事呢。」

「那是沒有危險的！」木偶回答，他聳了聳肩膀，用一隻指頭觸前額，意思是說，「這里聰明得很！」

現在事情發生了，有一天天氣很好，他正在到學校裏去的路上，他遇見幾個朋友，他們問道：

「你聽見了新聞沒有？」

「沒有。」

「近這里的海裏，發見一條狗鯊魚，他的身體很大，足有一座山那麼大呢。」

「真的嗎？難道就是吞我爸爸的那一條罷？」

「誰要騙你？我們正要到海邊去看。你願意同我們一塊兒去嗎？」

「不；我要到學校裏去。」

「唔！學校裏去做什麼！明天不好去的嗎？多讀一課和少讀一課有什麼關係！」

「先生將要怎麼說呢？」

「先生總是說他要說的話。他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噤哩咕嚕的。」

「我的媽媽呢……」

「你媽不會曉得的。」那些壞孩子說。

「你可知道我要做什麼？」匹諾曹說。「我很想去看狗鯊魚，所以我想在功課完

了以後再去。」

「笨傢伙！」其中的一個喊道。「你倒想想看，一條這麼大的魚，他會等你的嗎？他就要到別的地方去了，他一去你懊悔都來不及。」

「到那邊去要多少時候？」木偶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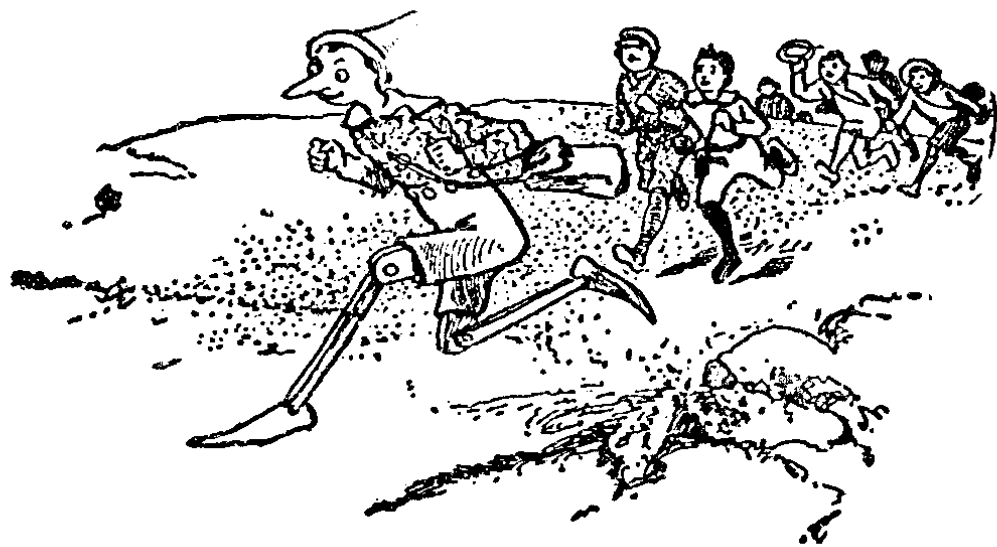


「我們來回只要一個鐘頭便够了。」

「那麼去罷！」匹諾曹喊道，「誰跑得最快是誰最好！」

「於是那些孩子們都挾了書包拚命向前跑了，一直跑過田地，匹諾曹老是跑在第一——他似乎腳上生有翅膀似的。」

他時時旋轉頭來望他的朋友們，他們一直落在後面，似乎跑得連氣都喘不過來，舌頭拖出在嘴外，他看得笑起來了。這可憐的小孩子，他不曉得有可怕的災禍會遭到呢！……



## 第二十七章

匹諾曹和他的同伴大戰，其中一個受傷了，匹諾曹給兵士捉住。

他們到了海邊後，匹諾曹一看海裏沒有狗鯊魚。海水像鏡子這樣平靜。

「哪里是狗鯊魚？」他轉向同伴問着。

「他一定回去喫早餐去了。」其中的一個笑着說。

「也許他累了，回到牀上去躺一會。」另外一個笑得更響地說着。

聽見他們這樣滑頭滑腦的回答和浪笑，匹諾曹知道上了他們的當了，原來沒有這回事。他非常動怒的說：

「現在我要請問你們，爲什麼騙我說這里有狗鯊魚？」

「我們故意要騙你的。」他們齊聲說。

「爲什麼？」

「因為我們要你脫落一天功課。你每天這樣的用功讀書，不曉得羞恥嗎？」

「我這樣用功讀書，關你們什麼事？」

「這個對於我們的關係很大呢，因為從這里可以給先生知道，我們都是比你壞。」

「爲什麼？」

「因爲這樣一比較，我們不喜歡讀書的便顯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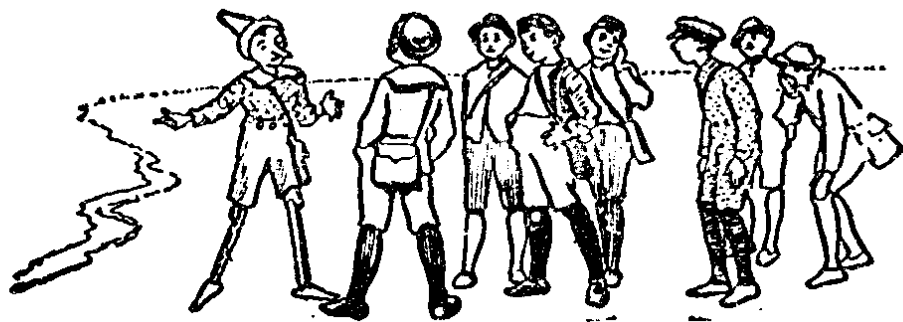
「那麼，我怎樣可以使你們滿意？」

「你必須跟着我們一樣，恨學校，恨功課，恨先生——我們的三個最大的仇敵。」

「如果我仍舊讀書呢？」

「那是我們也沒有什麼法子，不過有機會來，我們總要使你受苦。」

「真的，」木偶搖搖頭說，「你們真說得使我好笑。」



「哼，匹諾曹！」其中最大的一個孩子，走出來站在他前面，向他的鼻子搖搖拳頭。  
「你不要惹我們動火。你不要在這裡裝腔，對我們驕傲……你不怕我們，我們也不會怕你的。記着，你是一個兒，我們有七個呢！」

「七個，好像七個死鬼，」匹諾曹笑着說。

「聽他說他在罵我們全體！他叫我們七個死鬼……」

「匹諾曹快來討饒……否則你留心……」

「小鬼！」木偶說，用一隻指頭觸到他的鼻尖。

「匹諾曹你不會有好處的……」

「小鬼！」

「你要像一隻驢子這樣的給我們打哩……」

「小鬼！」

「你回去，你留心你的鼻子給我們抓碎……」

「小鬼！」

「呸，你這個小鬼！」其中最勇敢的孩子說。

這樣說了，他用拳頭在木偶的頭上打了一下。

木偶立刻也還他一拳，戰爭於是便正式開始了。

匹諾曹，雖則他只是獨個兒，但他也像一個英雄這樣的能够自衛。他用了堅硬的木腳來做武器，因此他的敵人都遠遠地避開了。隨便哪里一經牠觸着，便留着一個傷痕。

孩子們都動怒了，他們竟不能走近他身邊，於是向四面亂尋，想找着一塊石子來打他，但是沒有，只有些沙泥。他們便解開書包來，把他們的課本——國文，歷史，地理，還有算術等書，都擲過去，亂七八糟的丟了一陣。但是匹諾曹非常敏捷，眼睛也很尖利，他們丟過來，他只要把頭一低，書便從頭頂飛過，落到海裏去了。

海裏的魚看見一本一本書落下來，他們將要怎樣的驚奇啊！他們以爲是些可以喫的東西，都成了羣結了隊的游過來，但是吞了一兩頁或是一張封面後，便知道上當了，急忙吐出，皺了皺眉頭，彷彿在說：「這不是我們的食物；我們喫慣的東西還要好得

多呢！

同時，戰爭更其猛烈了，一隻大蟹從水裏慢慢地爬到岸上來，用一個像漏風的喇叭這樣的啞聲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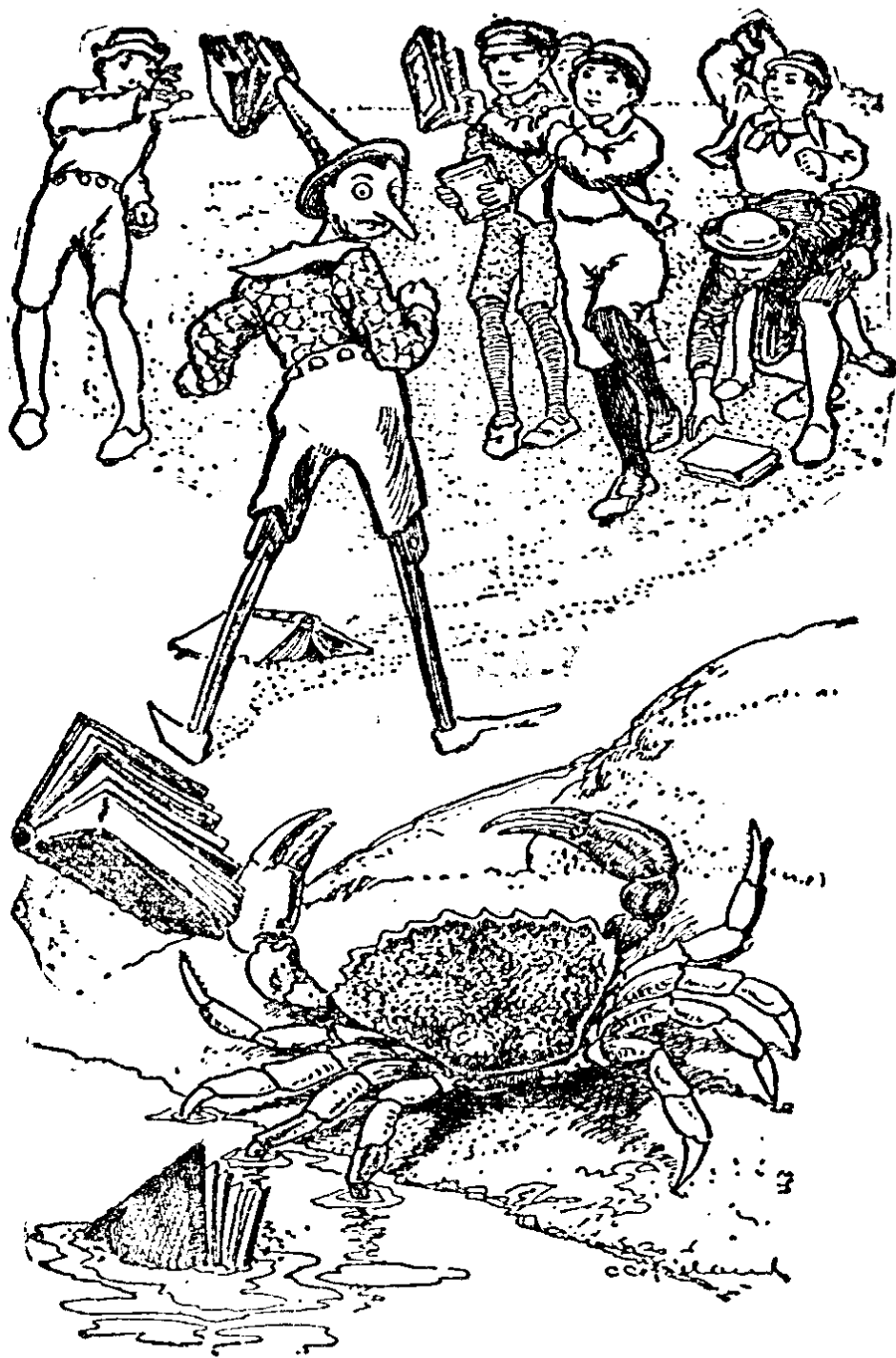
「停！不要再打！小孩子這樣亂打，是少有好結果的。終要碰到不幸的事的……」  
可憐的蟹，他的話彷彿是向風說的。那個頑皮的匹諾曹，旋轉來向他橫了個白眼，粗聲粗氣地說道：

「不要多煩，討厭的蟹！你還是去喫些藥水，先醫好你的啞喉嚨罷。或者回去躺在牀上，做幾個夢罷！」

這時候，孩子們自己的書已經丟完了，他們看見匹諾曹的書包卻放得不遠，便乘他在講話的時候，偷了過來。

他的一包書中，有一本厚紙板裝訂的書，書角和書脊是羊皮紙做的。這是一本算術書。我要請你們猜，牠有多少重量？

一個孩子拿了這一本，看準了匹諾曹的頭，盡他的氣力擲過去。但是他並沒有丟



中木偶，恰打在一個同伴的額角上。那個孩子的臉色立刻變成像山羊這樣的白，僅僅說了這幾句話：

「啊，媽媽，救救……我要死了……」他立刻躺倒在地上。他們知道闖了大禍，便拚命地拔腳逃跑，幾分鐘之後，他們已跑得不見了。

但是匹諾曹仍舊站在那里。雖則他又憂又怕，覺得死了倒比活着好，然而他還是到海邊去，把一塊手巾打溼了，放在他可憐的同學的額角上。他絕望地叫他的名字，向他說道：

「由勤……我的可憐的由勤……你張開眼來，看看我罷……爲什麼你沒有回答？害你這樣的不是我呀，的確不是我呀！相信我，不是的！張開你的眼來，由勤……如果你老是閉着眼，我也將死了……啊！我將怎麼辦呢？我將怎樣回去呢？我哪里能够有勇氣來回到我好媽媽那里去？我將變成什麼東西呢……我能飛到哪里去呢……啊！如果我只到學校裏去，那我就好了，萬倍的好呢！爲什麼我要聽信他們的話？他們害我倒運。先生對我說，媽媽也常說：『不要搭壞朋友！』但是我偏不肯聽……一個固執的傢



伙……我不去理他們，仍舊趁我自己的高興做去……因此，我以前活在這個世界上，從沒有過一刻鐘的幸福。天啊！我將來有什麼結果呢，我將來有什麼結果呢，我將來有什麼結果呢？……」

匹諾曹於是放聲哭了，用拳頭來打他自己的頭，喊着可憐的由勤的名字。忽然他聽見有脚步走近來的聲音。

他旋轉來看見兩個兵士。

「你在這里幹什麼？」他們問匹諾曹。

「我在救我的同學。」

「他是給人家打傷了麼？」

「似乎是的罷。」

「真的打傷了！」一個兵士說，他們走近來細細地去看由勤。「這個孩子是傷在額角上。誰打他的？」

「不是我，」木偶氣都透不轉地回答。

「如果不是你，那麼是誰呢？」

「不是我，」匹諾曹還是這樣說。

「用什麼東西打傷他的？」

「用這本書。」木偶從地上拾起這本用厚紙板做封面，羊皮紙做角脊的書來，給

兵士看。

「這本書是誰的？」

「是我的。」

「那已經够了：不必再要別的什麼憑據。立刻跟我們一塊兒去。」

「但是我……」

「跟我們一同走……」

「但是我沒有罪……」

「跟我們一同走……」

這時有幾個漁夫正坐在船裏打這兒划過，兵士向他們說：

「這個孩子，他的頭上受傷了，現在交給你們看護。你們帶他到你們的屋裏去。明天我們再來看他。」

他們於是再向匹諾曹，兩個人夾着他，嚴厲地說道：



「向前走！走得快！否則你得留神。」  
什麼話都不說，木偶跟着他們走到鎖上去。但是這可憐的小鬼，他不曉得他自己在世界上是活着還是死了。他想這一定是在做夢，好一個可怕的夢！他差不多要發狂了。他的眼睛望出來什麼東西

都是雙層的。他的腿在顫抖。他的舌頭黏住在上顎，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忽然，他在昏迷中，他的心上覺到一枝猛烈的尖針刺了一下——他想着他將經過和善的仙子的屋子的窗下。他寧願死了倒好。

他們早已走到鎖上了，一陣風來，把匹諾曹的帽子從頭上吹下，吹到十來碼以外。

「請你允許我，」木偶對兵士說，「去拾起我吹下的帽子。好嗎？」

「好的，去罷，但是快一點。」

木偶就去拾起他的帽子來……但是他不戴到頭上去，卻啣在嘴裏，拚命地向海邊跑去。

兵士心裏想，如果自己追上去是很難追得着他的，不如放一隻大獵狗去追他，這隻狗在一切的狗裏，曾經因為賽跑而得着第一獎的。匹諾曹跑得快，但是狗跑得還要快。人們都走到街上來，看他們跑得究竟誰快。但是這不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因為匹諾曹和狗賽跑的時候，踢起許許多多的灰塵來，幾分鐘之後，他們倆已跑得看不見了。

## 第二十八章

匹諾曹要像一條魚這樣的放在油煎鍋裏烹燒了。

在這個劇烈的賽跑裏，有一個時候——一個可怕的時候，匹諾曹以為他自己要失敗了：因為你們一定知道阿拉亭——這就是那隻狗的名字——跑得這樣快，他差不多要追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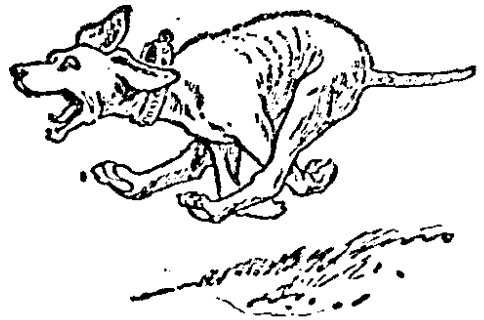
木偶已經聽見那隻可怕的野獸的喘氣聲就在他的後面了；他們兩個只隔得一舉手的距離，連狗的熱氣他也已覺到了。

幸而海岸已近，海只不過在幾步之前了。

他一到了海邊沙灘上，真奇怪的一跳——一隻跳蛙也沒有跳得這麼好——跳到海中去了。

阿拉亭倒不想再追，願意就這樣罷了；但是他正盡力前跑，一時卻又停止不下，竟

就要死了。」



也跳到海裏去了。這倒霉的狗是不會游水的，他拚命的掙扎，想浮上海面來，但是他越掙扎反而越沈下去。

當他浮起來時，他的眼裏滿是眼淚，大聲喊道：

「我要沈死了！我要沈死了！」

「沈死你！」匹諾曹從遠遠裏喊着，他自己已經逃出危險了。

「救救我，親愛的匹諾曹！……救了我這條命罷！……」  
木偶聽了那種可憐的叫喊，真的動起心來了，旋轉頭去向  
狗說：

「如果我救了你的性命，你能允許不再追我嗎？」

「我允許的！我允許的！快一些，天啊，如果你再慢半分鐘，我

匹諾曹倒覺得爲難了；但他記起他爸爸常告訴他的話，一個好的行爲是總不會

白做的，他於是游過去，用雙手拖着阿拉亭的尾巴，拖出水來，拖到乾的沙灘上。

這苦惱的狗連立都立不起。他喝了這麼多的鹽水，肚子脹得好像一個汽球。然而木偶還不肯相信他，仍舊跳在水裏。當他游了一會兒，離岸稍遠時，才向他的朋友喊道：

「再會，阿拉亭；祝福你一路平安，請你代我問問你全家的好。」

「再會，匹諾曹，」狗回答道；「我萬分感謝你救出我這條性命。你給我一個很大的恩惠，我將永世不忘，將來一有機會，我總要報答你的。」

匹諾曹繼續游過去，游近陸地了。最後，他以爲已經到了安樂土。他朝上朝下望望，看見在石子中間有一個洞，從那里有一絲煙分散開來。

「在那洞裏，」他想到，「一定是一個火。那是更好了。我將進去烘乾我的衣服，取一些暖氣，然後怎樣呢？……然後我們將要看見了。」

他轉了這樣的念頭，便走近石子去；但他正在爬上去的時候，他覺得有東西在水底下慢慢的慢慢的升高起來，終於帶他到空中來了。他想要逃走，但是已經太遲了，因爲他發見他是被包在一個大的網裏，同着許多大大小小的，各色各樣的魚在一起，他們

都非常失望地掙扎着。

這時有一個漁夫從洞裏走出來；他是這樣的難看，難看得可怕極了，彷彿是一個海怪。他頭上沒有頭髮，生的是一叢厚厚的綠草，他的皮是綠的，他的眼睛是綠的，他的長得拖到地上的鬍子也是綠的。他好像是一隻用後腳來直立着的大蜥蜴。

漁夫把魚網從海裏抽上來的時候，快活得喊道：

「謝天謝地，今朝我又有好魚喫了！」

「好在我不是魚！」匹諾曹鼓起了一些小勇氣，自說着。

這一網的魚，他帶到洞裏去，那里是黑暗而且有煙。在洞裏，有一隻大的油煎鍋，鍋裏放着滾沸的油，透出一種菌的氣味來。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看，究竟捉牢些什麼魚！」綠色的漁夫說；他伸手到網裏去，抓滿了一大把的鱗魚伸出來，他的一雙手竟有做麵包的鏟子這麼大呢。

「這許多鱗魚真好！」他說了，儘向着牠們看，又拿起來滿意地嗅嗅。然後他放到一隻沒有水的鍋子裏去。



他這樣的一批一批拿出來；每一批魚拿出了網，他的嘴角上挂着涎水，總是這樣

的說着：

「這麼好的鱈魚……」

「頂刮刮的沙丁魚……」

「這些板魚真不錯……」

「這是頭號的螃蟹……」

「一等的小鱈魚……」

我不必告訴你們，鱈魚，沙丁魚，板魚，蟹，鱈魚，一樣一樣都放到鍋子裏去，同鱈魚做同伴，你們一定可以想得得到的。

最後留在網裏的是匹諾曹。

漁夫把他捉出了網後，驚奇得張大了雙眼，喊道：

「這是一種什麼魚呀？這種魚我記得從來沒有喫過！」

他再仔細地辨認，終於辨出來了，說道：



「我知道了：這一定是一隻龍蝦。」

匹諾曹聽見他叫龍蝦，非常動怒，大聲喝道：

「真是一隻龍蝦！你把我當做龍蝦嗎？你的眼睛瞎了！我來告訴你罷，我是一個木偶。」

「一個木偶？」漁夫回答。「老實說來，一個木偶倒是一條新的魚呢。那是最好了我尤其開心來喫你。」

「喫我！你曉得我不是魚嗎？你聽見我能够講話的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漁夫說：「我知道，你只是一條魚，居然也會講話，我將特別優待你。」

「怎樣優待呢……？」

「我將顧全我們的交情，由你自己去揀選烹煮你的方法。你願意放在油鍋裏煎呢，還是願意加些蕃茄醬來燉？」

「老實告訴你，」匹諾曹說，「如果由我揀選，我希望放我自由，回到家裏去。」

「你在講笑話！你倒想想看，這樣講來，我不是要少喫一條難得的魚嗎？像你這種木偶魚在這里海裏，不是每天可以捉得到的。我還是放你在油煎鍋裏同別的魚一起煎罷，想來這樣你總滿意的。有了許多同伴，可以不至於冷清清了。」

匹諾曹聽他這樣的說着，非常可憐地哭起來了；他歎息說：「如果我進了學校，那就不更好嗎？……全是我聽了我同伴的話，現在纔喫着這樣的苦——Y……！——Y……！——Y……！」

他像一條鱧魚這樣蠕動着，拚命想從綠漁夫的手裏掙脫。但是沒有用：漁夫用一條長繩把他的手脚都縛住，紮成一根臘腸的模樣，隨手便丟在鍋子裏，同其餘的魚在一處。

他於是預備好一隻木碗，裏邊放滿着麵粉，把鍋子裏的魚一條一條取出來漬了漬，漬好了再放在油煎鍋裏。

第一個在滾沸的油裏跳舞的是可憐的鱈魚，第二是螃蟹，第三是沙丁魚，第四是板魚，第五是鱒魚，最後一個輪到的是匹諾曹。看來他死就在眼前了，死得這樣的可怕，

他嚇得不得了，瑟瑟瑟瑟的抖個不住，什麼話都說不出，連氣也塞住了。

可憐的孩子，眼睛直瞪着漁夫，懇求他饒了性命！然而綠漁夫卻不去理他，把他在麵粉裏漬了五六次，直塗得他從頭到腳，全身雪白，好像是一個用石膏來做的木偶。

漁夫於是握住他的頭頸，再……

## 第二十九章

他回到仙子的屋裏。她允許他明天變成一個孩子。他大請客。

漁夫正要把匹諾曹丟到油煎鍋裏去的時候，一隻大狗走進這洞裏來了，他在外面嗅到了一陣很濃烈的煎魚香味，於是進來想討一條魚喫。

「滾出去！」漁夫怒喝了一聲，他手裏擎着塗麵粉的木偶。

這苦惱的狗，肚子餓得好像一隻狼，搖着他的尾巴，彷彿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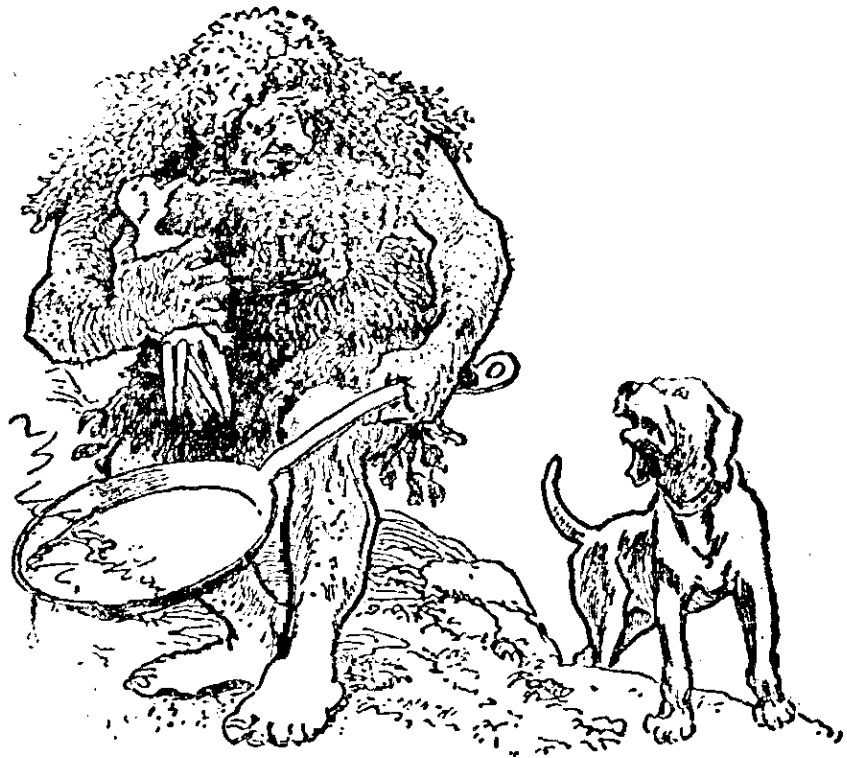
「只要給我一口魚喫，我便走了。」

「滾出去，你聽見我的話嗎？」漁夫說，他伸出腳去踢他。

但是這隻狗實在餓極了，張開嘴來，把長牙露給他看。

這個時候，他聽見一個細小而軟弱的聲音從洞裏發出來：

「救救我，阿拉亭！如果你不救，我立刻要給這個人煎死了……」



狗也還辨認得出這是匹諾曹的聲音，細細一聽，竟是從漁夫手裏塗着麵粉的一束東西裏發出來的。

我的小讀者，你們且想想看他將怎樣做了？他忽的一跳，用嘴來搶了這一束東西，輕輕的啣在牙齒裏，衝出洞去，像電光一閃樣的逃跑了。

漁夫非常憤恨，他心裏最想喫的一條魚給搶走了，便跑出來追趕；但是他走不到幾步路，連打幾個噴嚏，於是就捨棄了回來。

阿拉亭走到了到村莊去的路上，輕輕地把他的朋友匹諾曹放在地上。

「我真感謝你！」木偶說。

「不要客氣，」狗回答。「你從前曾經救了我，我現在報答你。你應該知道，我們在

「這個世界上頂要緊的是互助。」

「你怎麼會走到洞裏來的？」

「我躺在岸邊上，一陣風吹過，帶來了魚的香味。這香味引誘着我到洞裏去。如果我再遲到一秒鐘……」

「不要說起了！」匹諾曹說，他嚇得還在顫抖。「不要說起了！如果你遲到一秒鐘，我現在已經煎熟了，喫下了，消完了。ウ儿儿儿……我只要一想到便會抖呢……」

阿拉亭笑笑，伸起他的右脚給木偶握着搖了搖，表示他們的友誼很好，然後他們分別了。

狗回到家裏去了；匹諾曹走到附近的一間小屋裏，向裏邊一個曬太陽的小老人問道：

「告訴我，你這位好人兒，你知道一個叫由勤的孩子嗎，他的頭上受傷了……」

「這孩子從前由幾個漁夫帶到這間小屋裏來，現在……」

「現在他死了罷……」匹諾曹很焦急地問。

罷？  
……」

「不，他還活着，已經回到家裏去了。」

「真的嗎？真的嗎？」木偶連連問着，他快樂得跳起來了。「那麼他的傷勢不危險

罷？  
……」  
「很危險的，幾乎保不牢他這條小性命。」小老人回答，「因為他們用一本厚紙板訂成的書丟在他的頭上。」

「誰丟他的呢？」

「他的一個同學，一個叫匹諾曹的……」

「這個叫匹諾曹的是誰呢？」木偶故意這樣問。

「他們說他是一個壞孩子，一個流氓，一個混蛋……」

「瞎說！完全瞎說！」

「你認得這個匹諾曹嗎？」

「見過的！」木偶回答。

「你覺得他怎樣？」小老人問。



「我看來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喜歡讀書，肯聽他父親和家裏人的話……」  
木偶這樣的說着假話，他摸摸他自己的鼻子看，啊呀，不得了！又長出一手多了。他於是驚喊道：

「好人兒，不要相信我告訴你的一切話。匹諾曹我知道得很清楚，他真是一個極壞的孩子，他不肯聽話，而且又懶惰，他不到學校裏去，只曉得同了他的同伴尋開心。」  
他說了這幾句話，他的鼻子纔漸漸的短起來，回到從前的樣子。

「你爲什麼渾身都是白的？」小老人忽然問道：

「我願意告訴你……但是這故事說起來很長呢。」木偶答，他真不好意思把漬麵粉的話講出來。

「不過，我的孩子，你不能就這樣的跑出去。我有一件小短褂，如果你中意，你拿去換了罷！」

匹諾曹也不同他客氣，老老面皮便拿了。立刻，他又拿了一把剪刀，在底下和兩邊各開一個洞，做成一件背心。他就穿了這件輕便的衣服，跑上村裏去了。

但是當他去時，他覺得很不好意思的，向前走了一步，重復退後一步，自說自話道：「我將怎樣去見和善的小仙子？她見了我將怎麼說？……她能饒赦我這回第二次的逃走嗎？……啊，不；我猜她不再饒我了！那一定的，她不再饒我了！……這也是我應得的懲罰，因為我實在太荒唐了。我常常想改正我的過錯，但我從不曾實行過！……」

當他走到村裏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路上非常黑暗。忽然一陣狂風來了，跟着是一陣暴雨，他於是直向仙子的屋子跑去，決定敲門進去。

但是他一到了那里，他的勇氣全失，非但不去敲門，反而跑遠二三十步。他第二次回到門口來，仍是下不落決心去敲；第三次他又跑來了，仍舊是一個不敢；直到第四次，他纔顫抖着握住了門鈕，輕輕地敲了幾下。

他等着又等着。後來，等了半個鐘頭之後，頂層上的一扇窗子開了——這所屋子有四層高——匹諾曹看見一隻大蝸牛伸出頭來看望，她的頭上點着一枝蠟燭。她問道：

「這個時候，還有誰在那里敲門？」

「仙子在家裏嗎？」木偶問。

「仙子已經睡着了，不能再去找醒她；你是誰呀？」

「是我。」

「誰是我？」

「匹諾曹。」

「誰是匹諾曹？」

「就是住在仙子屋裏的木偶。」

「啊，我知道了！」蝸牛說。「你等着，我就來開門。」

「謝謝你，請你快一些，因為我要凍死了。」

「孩子，我是一隻蝸牛，蝸牛是永生永世不會快跑的。」

一個鐘頭已經過去，現在是兩個鐘頭了，但是門還不開。匹諾曹的身上溼透了，又是冷，又是怕，他竟抖個不住，最後他纔鼓起了勇氣再敲，這次他敲得不像上次的輕了。

敲了幾下後，下一層的窗子又開了，探出頭來的仍舊是先前那隻蝸牛。

「美麗的小蝸牛，」匹諾曹從街上叫道，「我等你已經兩個鐘頭了！在這樣壞天氣的夜裏，兩個鐘頭比兩年還要長呢。謝謝你，請你快一些。」

「我的孩子，」這平心靜氣的、遲鈍無情的小動物回答，「我的孩子，我是一隻蝸牛，蝸牛是永生永世不會快跑的。」

窗子又關上了。

半夜過了一點鐘了，二點鐘了，但門還是關着。

後來，匹諾曹實在忍不住了，怒氣沖沖地握住門鈕，想用力地一推，衝進這屋子裏去。但是這鐵門鈕一忽兒變做一條鱔魚，從他手裏溜下來，不見了，游到街中心的水裏去了。

「咦！那不是嗎？」匹諾曹喊道，他比剛纔更其動怒了。「門鈕雖則不見了，我可以  
用我的腳來敲。」

他於是猛烈地用腳來踢門，但用力用得太大，竟把門也踢破了，踢了一個洞，他的  
一隻腳正好插在裏面。然而他要伸回來，卻又死也拔不出，好像是給一隻釘牢牢的釘

住了。

啊，可憐的匹諾曹！他只得勉強着一隻脚站在地，一隻脚伸在門裏，直等到明天早晨。

太陽在東天漸漸升起來的時候，門也總於開了。聰明的小蝸牛從第四層樓上走下來到門口，只費得九個鐘頭。我們可以明白，她一定大大地努力着呢。

「你在做什麼事，把脚伸在門裏？」她笑嘻嘻地問木偶。  
「這是意外的事。美麗的小蝸牛，你能拔出我的脚嗎？」  
「我的孩子，這是木匠的工作，而我從不曾做過木匠。」



「請仙子來救我……」

「仙子睡着在裏面，我萬萬不能去叫醒她。」

「那麼請問你，我整天的釘住在這裏，還能做什麼事？」

「你可以數數經過這條街上的螞蟻，這樣的消遣着罷。」

「至少你總要帶一些食物來給我喫，因為我真餓極了。」

「好的，我立刻就去拿來，」蝸牛說。

實在呢，等了三個半鐘頭，她纔頭上頂了一銀盤的東西，回到匹諾曹那裏來。盤裏放着一塊麵包，一隻燻雞，四個透熟的杏子。

「這裏是仙子給你喫的早餐，」蝸牛說。

木偶見了這些好東西，心裏非常滿意。但是他動手去拿的時候，他纔知道上當了，原來麵包是粉筆做的，雞是厚紙板做的，四隻杏子是染色的石膏做的。

他要哭泣，他要狂喊，他要把銀盤丟到屋子裏去；但是他忽然發暈了。

他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一隻睡椅上，仙子陪在他旁邊。

「這次我姑且再饒你一回，」仙子說，「但是如果你再犯第三次，那我不再饒你了……」

匹諾曹答應了，而且發誓用功讀書，將來總要做個好人。

他守住這句話，守過了一年。他在年假前的考試，居然名列第一，得着榮耀的獎賞，他的行爲也總算非常的好，所以仙子十分快活，向他說道：

「明天你的希望可以實現了。」

「這是甚麼意思？」

「明天你將不再是一個木偶，可以變成孩子了。」

匹諾曹怎樣的快活是沒有人想不到的。他的所有的同學，明天早晨都在仙子的屋裏喫茶，這真是一個盛大的宴會。仙子預備了二百杯的牛奶咖啡茶，四百塊的麵包和牛油。這是最快活最幸福的一天，但是……

不幸得很，木偶的一生，老是一個「但是」在作怪。

## 第三十章

匹諾曹想和蠟燭心到玩物園裏去。

匹諾曹請仙子允許他去回拜朋友，也請一次客；仙子說：

「你要去拜訪，就去罷，你約他們明天早晨到這裏來喫早餐；但是，你記着，在天黑以前，必定要回來的。你懂我的話嗎？」

「我只消一個鐘頭就可以回來的，」木偶回答。

「留心，匹諾曹！孩子們和人家約三約四是很容易的，但是他們常常不能守約。」

「我和他們是不同的。我說一句話，必定照話做的。」

「我們只要看着事實。如果你不肯聽話，那於你不會有益的。」

「爲什麼？」

「因爲孩子們不聽他們爸爸媽媽的忠告，他們常常會碰到不幸的事情。」



「我已經有過經驗了，」匹諾曹說，「我總不使我再有錯處。」

「你的話真確不真確，我們只要看將來的事實。」

木偶不再說什麼話，便離開了他的媽媽，和善的仙子，連唱帶跳的走出屋子去了。不到一個鐘頭的功夫，他所有的朋友們都已經拜訪過了。有些朋友，一見他便應他的招請；但是還有些卻起初遲疑着，一聽到有好東西喫，便說道：

「我們准到。」

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在匹諾曹的朋友和同學當中，有一個是他所最親愛的。這個孩子的名字叫做羅米奧；但是他還有一個渾名，叫做蠟燭心，因為他這樣的細，這樣的直，正像一枝蠟燭裏的心子。

蠟燭心是全校中頂懶頂頑皮的孩子；但是匹諾曹頂愛他。木偶到他的家裏去拜訪，卻找不到他。他第二次再去，蠟燭心仍舊沒有在那里。及至第三次去，仍是找一個空。究竟他在哪里呢？他找找這裡，找找那里，找找無論哪里，都沒有找到他，直到最後纔發見他躲在一間農家小屋的暗角裏。

「你在這里做什麼？」匹諾曹跑過去問。

「我等到半夜裏，要到……」

「什麼，你要哪里去？」

「要到極遠，極遠，極遠的地方去。」

「我已經到你家裏找過三次了。」

「你要找我做什麼？」

「你不曉得一件大事情麼？你沒有聽見我的好運

氣嗎？」

「什麼事？」

「明天我將不是一個木偶，變做和你一樣的孩子

了。」

「你真好運氣！」

「所以，明天，我希望你到我家裏來喫早飯。」



「但是我已經告訴你，我今晚就要動身出去了。」

「什麼時候？」

「快了。」

「究竟到哪里去呢？」

「我要到鄉間去住……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真是一塊好地方……」

「那塊地方叫什麼名字？」

「名叫玩物國。爲什麼你不去？」

「我嗎？不，我總不去的！」

「你錯了，匹諾曹。如果你不去，將來你要懊悔的，你相信我。哪里你能找一塊適宜於我們孩子住的地方？要沒有學校，沒有先生，沒有書籍的。在玩物國裏，沒有人讀過書的。星期四這天沒有學校；每個星期，有六天是星期四，一天是星期日。你只要想一想，那邊的暑假，是從正月初一放起，放到十二月大除夕止。這難道不是我們住的地方麼？我想隨便哪一處地方都應該學牠……」

「那麼，玩物園裏的人做些什麼事呢？」

「他們從早到晚都是尋開心，玩耍。天夜了，你上牀去睡覺，天一亮，你便起來，照樣的玩。你覺得怎樣？」

「哦……」木偶說；他略為搖了搖頭，彷彿在說，「這地方我也很喜歡住。」

「喂，你願意和我一同去嗎？願意呢？還是不願意？快一些決定。」

「不，不，不去的。我已經允許我的和善的仙子做一個好孩子，我應該守住我的約。而且在太陽沒落以前，我必須離開你回去的。再會，祝福你一路平安。」

「你要到哪里去，爲什麼這樣的要緊？」

「回到家裏去。我的仙子要我在天暗以前回去的。」

「再等二分鐘。」

「這也太晚了。」

「只消二分鐘就好了。」

「仙子要罵我的！」

「讓她去罵罵。她罵得夠了，就會不罵的。」那個小流氓蠟燭心說。

「你去做什麼事？你一個人去還是有同伴的？」

「你道是一個人嗎？我們共有一百多孩子呢。」

「你是走去的嗎？」

「喔，不！我們是坐車子去的，車子快要來了。」

「我很希望車子現在就到來……」

「爲什麼？」

「我想要看你們動身。」

「你再稍微等一會兒，你便可以看到我們的動身了。」

「不，不。我要回去了。」

「再等二分鐘。」

「我已經等得太久了，仙子一定在挂念我了。」

「可憐的仙子！她不是怕你給蝙蝠喫去嗎？」

「不過，我再要問你，」匹諾曹繼續說，「真的玩物國裏沒有學校的嗎？」

「連一個學校的影子都沒有。」

「也沒有先生的嗎？……」

「一個也沒有。」

「沒有誰讀書的嗎？」

「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從來沒有！」

「好一個快樂的地方！」匹諾曹說，他真喜歡牠，「好一個快樂的地方！我從來沒

有去過，但是我能想像牠是什麼樣子的……」

「爲什麼你不去？」

「這是不能誘惑我去的。我允許我的仙子做一個好孩子，我不願失約。」

「那麼，再會，請你代我候候我的同學們。」

「再會，蠟燭心，祝你一路快活，希望你找到幾個新的好朋友。」

木偶這樣說了，走了兩步，又立停着回轉頭來，問他的朋友道：

「真的那邊每星期有六天星期四，一天星期日嗎？」

「那是的的確確的。」

「真的那邊暑假，是從正月初一放到十二月大除夕嗎？」

「也是的的確確的。」

「好一個快樂的地方！」匹諾曹重說一遍，向他望了望，於是堅決地再說道：

「現在是真的再會，和真的祝福了。」

「再會。」

「你什麼時候動身？」

「快了。」

「真糟糕！如果你在一個鐘頭以內便要動身，我索性等你動身後再回去。」

「那麼仙子呢？」

「現在已經晚了……如果再隔一個鐘頭回去，和現在還不是一樣嗎？」

「可憐的匹諾曹！如果仙子要罵你呢？」

「那我只好忍耐！我只好任她罵。當她罵得夠了，就會不罵的。」

這時，夜已來了，天也十分黑暗了。他們忽然看見遠遠裏有一個小而動的光……他們還聽見講話的喧聲，和吹喇叭的聲音，這聲音非常幽細，彷彿是蚊子的嗡嗡的叫聲。

「啊，他們來了！」蠟燭心跳起來說道。

「什麼？」匹諾曹輕輕地問。

「車子來了。你要去不去？」

「我還要問你，這是真的嗎？」木偶問，「在那邊的

孩子從來不讀書的？」

「從來不讀，從來不讀，從來不讀！」

「真是一個快樂的地方……真是一個快樂的地

方……真是一個快樂的地方！」





## 第三十一章

匹諾曹到了玩物國，終日遊玩。過了五個月，他糟糕了。

車子終於到了；但是，是一點點的聲音都沒有，因為車輪上是用粗麻和破布來包着的。

拖車的是十二對小驢子，一樣大小，只是顏色各不相同。

有的是灰色，有的是白色，有的上面有像胡椒末或鹽這樣的小斑點，有的上面有黃色和青色的大條紋。

但是最特別的事情，是這十二對驢子，也就是這二十四隻驢子的腳上，沒有鐵蹄，而穿着人穿的白色羊皮靴子。

車夫呢？……

他是個肥壯而滾圓的人，橫裏比直裏還要闊，好像一個大的牛油球，小小的圓臉

像隻橘子，嘴巴老是張開着嬉笑，一個軟軟的聲音，彷彿一隻貓給她的主婦寵愛時所發的妖嬈的叫聲。

孩子們一見了這車夫，便都喜愛他，爭着要搶一個車子裏的坐位，這車子是開到地圖上找不着的玩物國裏去的。

車子裏滿是八歲到十二歲的小孩，一個個擠得都很緊，彷彿是一桶醃魚。他們真不滿意，差不多連氣都透不轉了。但是沒有誰喊一聲「呀」——沒有誰心中怨恨受這樣的苦。他們都知道在幾個鐘頭之內，便可到沒有書，沒有學校，沒有先生的樂土了；所以他們這樣的快活和平靜，一些也不覺得勞苦和不便，肚子不餓，口也不渴，也不要睡覺。



車子忽然停了，肥壯的車夫向蠟燭心諂媚地微笑着問道：

「告訴我，我的好孩子，你也是要到極樂國去的麼？」

「是的，我的確也要去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我的親愛的孩子。車子裏沒有一個空位置了。難道你不看見已經滿滿的了嗎……」

「不要緊，」蠟燭心回答：「如果裏邊沒有空位子，那麼我便坐在外邊得了。」他便立刻跳上車去，坐在車夫的旁邊。

「你呢，我的小朋友……」他更其奉承地問匹諾曹道，「你怎樣呢？你也和我們一塊兒去嗎，還是留着不去？」

「我不去，」匹諾曹回答，「我要回到家裏去。我決心要用功讀書，在學校裏做一個好學生。」

「你的志氣真不錯！」

「匹諾曹！」蠟燭心喊道，「聽我的話：同我們一塊兒去罷，我們是多麼快活啊！」

「不，不，不！」

「同我們一塊兒去罷，我們是多麼快活啊！」車子裏面三四個聲音這樣喊道。

「同我們一塊兒去罷，我們是多麼快活啊！」車子裏面百來個聲音齊聲呼道。

「不過如果我跟了你們一同去，我的好仙子，她將怎麼說呢？」木偶問，他的心動了。

「不要轉這種念頭。只要打算我們正在到自由的國裏去，我們可以從朝到夜鬧着玩。」

匹諾曹沒有回答；但是他歎了一口氣；他再歎一口氣；他第三次又歎了一口氣，終於說道：

「給我一個位置，我就同你們一塊兒去罷。」

「位置已經滿了，」車夫回答；「不過爲了要歡迎你的緣故，我這個位置可以讓

給你……」

「那麼你呢？」

「噢，我可以用兩隻腳走的。」

「呸，說哪里的話？我可以騎在驢子身上，」匹諾曹說。

他走近第一對驢子的右邊一隻，想跨上去騎在背上，但是這傢伙忽然旋轉身來踢了他一脚，一個筋斗，木偶跌下來了。

那些孩子們看見了這情形，個個都笑得嘴也合不攏來。

但是這車夫並不笑。他走到驢子的面前，假裝和他親嘴，一口把他的半隻耳朵咬下了。

同時，匹諾曹急忙從地上爬起來，一跳又坐在可憐的動物的背上了。他跳得這樣的好，孩子們立刻停止了笑，嘴裏高聲呼喊著「匹諾曹萬歲！」兩手不絕地鼓着掌。

但是這驢子忽然又踢起他的腿來，把可憐的木偶又丟擲在路當中石子堆上。

嘩笑的聲音又起來了；但是這車夫仍舊不笑，走到驢子的面前，仍舊像和他接吻的樣子，又把他另一隻的耳朵咬下了一半。於是他向木偶說道：

「現在，你不要害怕，再騎上去。這小驢子腦筋有些不清楚；但我已經叮囑過他了。」



我想以後他不再胡鬧了。」

匹諾曹騎了上去，車子便起始向前進行。當那驢子沒命地跑着，車子很快地行過大路的時候，木偶聽見一個差不多聽不清楚的細聲對他說道：

「可憐的笨傢伙！你這樣稱心稱意的做去，將來總要懊悔的！」

匹諾曹聽了倒一嚇，在四面尋找一下，想找出這聲音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但是他找不到一個人。驢子在趕路，车子在行動，裏邊的孩子們都睡着了，蠟燭心像一隻齧鼠這樣的在發鼾聲，車夫高坐着低唱道：

「一切的東西在晚上都睡了，

只有我永不睡呀……」

再趕了一哩多路後，匹諾曹聽見剛纔這個細聲又在說了：

「記着，笨伯！不喜歡讀書，見了書籍，學校和先生就逃，一天到晚只是鬧着玩的，孩子，遲早總要遭着壞結果的……我也曾經驗過，所以知道得很清楚……我可以告訴你。將來總有一天，你像我這樣的哭着……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木偶聽了這些軟而細微的話聲以後，更其恐嚇了，從驢子背上跳下來，把耳朵放在驢子的鼻端。

他找見驢子在哭泣……他像一個孩子這樣的哭着，他詫異得不得了。

「喂，車夫先生！」匹諾曹高聲叫道，「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這驢子在哭呢。」

「讓他哭罷；他做了新郎，就會笑的。」

「誰教他說話的？」

「他曾經和有學問的狗同居過三年，所以他略為能夠說幾句。」

「可憐的野獸！」

「來，來，」車夫說，「不要浪費時間去看驢子哭。騎上來。我們趕快再走罷；夜裏是很冷，路又很長呢。」

匹諾曹什麼話都不說，依他的話騎了上來。在早晨天剛亮的時候，他們平安地到了「玩物園」裏。

這國家，和世界上無論哪一個都不一樣。百姓個個都是孩子。頂大的只有十四歲，



頂小的還不到八歲。街上是這樣的熱鬧，嘈雜，隨便什麼人聽了都會頭痛。處處都有孩子的軍隊。有些用硬殼果在玩，有些用羽子板在玩，還有些在玩皮球。有些騎着腳踏車，有些騎着木馬。一羣人在做捉迷藏的遊戲，一羣人在互相追逐。有些在唱歌，有些在跳板凳。有些倒豎着身子，用兩隻手來走路；有些在滾鐵圈；有些穿了樹葉的軍衣，像一個軍官這樣的指揮一隊厚紙板做的兵士。有的在笑，有的在呼嘯，有的在叫喊；有的拍掌，有的嘴裏做吹口笛的聲音，有的做母雞剛生了蛋這樣的咯咯的啼聲。總之一句話，這裏終日喧鬧，你必須用棉花絮來塞住你的耳朵，纔可以避去厭煩。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有露天劇場，從朝到晚裏面擠滿着孩子。

匹諾曹，蠟燭心，和別的孩子們到了這國裏，他們先跑了一週，於是加入一同玩耍。他們中誰玩得最高興最開心，你們試猜猜看？

在各式各樣的遊戲中，一個鐘頭，一天，一個星期，都像電光這樣的一閃便過去了。

「啊，真快活呀！」匹諾曹偶然遇着蠟燭心，向他說。

「你看，我的話錯不錯？」蠟燭心回答。「你起初還不肯來呢！你還要回到家裏，回

到仙子那里去，用功讀書呢！……現在你這樣的自由，丟開了書籍學校，你應該謝謝我，像我這樣給你極大的恩惠的，纔是你唯一的知己朋友。」

「的確不錯，蠟燭心！我現在這麼快活，完全是你給我的。不過你知道嗎，爲什麼先生要說你不好？他常常對我說：『你不要和蠟燭心這流氓做朋友，因爲他是一個壞蛋，會引你走邪路的！』……」

「可憐的先生！」蠟燭心搖搖頭，答道。「我知道的，他只是不喜歡我，所以說我的壞話；但是我卻饒赦他的。」

「你真是寬洪大量的人！」匹諾曹稱讚他，和他接了兩個吻，表示佩服他的意思。他們在那里，整整的玩了五個月。他們從沒有看過一分鐘書，寫過一張字。從朝到晚，老是鬧着玩。一天朝晨，匹諾曹一覺醒來，啊呀不得了！他奇怪極了。

## 第三十二章

匹諾曹生了兩隻驢子耳朵；他變成一隻真的小驢子。

他奇怪些什麼呢？

我現在告訴你們，我的親愛的小讀者。匹諾曹醒來，摸摸他自己的頭，發見頭上和從前兩樣了，他嚇得不得了。……你們能猜得到他發見些什麼東西嗎？

原來他發見自己的耳朵生得比一隻手還要大了。你們應該知道，木偶自從出世到如今，他的耳朵生得極小——小得連你們的肉眼都看不見。現在你們想想看，他發見他的耳朵變得這樣的長，好像兩把小掃帚，他怎樣的驚奇呀！



他要想找一面鏡子來照照他自己的容貌，無如他找來找去找不到，於是便取了一盆水，向水裏一照，他瞧見頭上突然生了兩隻驢子的長耳朵！

可憐的匹諾曹一時又氣，又羞，又失望，弄得一點法兒都沒有，他於是狂哭狂叫，把頭在牆上亂撞；但是他越哭，耳朵生得越長；長着，長着，而且又在外面生出毛來了。

在第一層的屋子裏，住着一隻美麗的小齧鼠，她聽到木偶的哭喊，走進他的房間裏來，看見他變成這個樣子，誠誠心地問他道：

「你怎麼啦，我的親愛的房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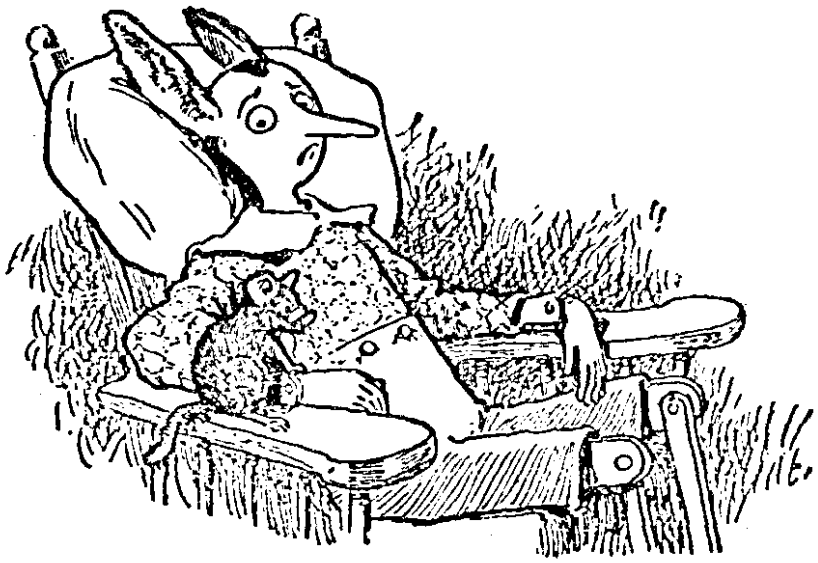
「我病了，我的親愛的小齧鼠，病得很利害……這種病使我非常驚嚇。你懂得診脈麼？」

「略爲懂得一點兒。」

「那麼請你診診看，我恐怕在發寒熱呢。」

小齧鼠於是伸出右前腳來；她診了匹諾曹的脈，歎息道：

「我的朋友，我很抱歉，我要報告你一個惡消息……！」



小驢，子和拉車子的驢子完全一樣。」

「啊！那我怎麼辦呢！那我怎麼辦呢！」匹諾曹喊道，他用雙手拚命拉他的耳朵。

「我的親愛的孩子，」小鼯鼠安慰他說，「你怎麼能夠避免呢！這是命裏注定的。」

「什麼惡消息？」

「你現在生的病是一種極惡的寒熱……」

「什麼寒熱？」

「驢子的寒熱。」

「我不懂這種病，」木偶說，其實他懂得很明白。

「那麼，我來解釋給你聽，」小鼯鼠說。「你必須知道，再隔兩三個鐘頭以後，你將不再是一個木偶，或者是一個孩子了……」

「那麼我將變做什麼呢？」

「兩三個鐘頭之後，你將變成一隻真真實實的

在天書上寫着，凡是懶惰的孩子，不喜歡書籍，學校，先生的孩子，和一天到晚尋開心，遊戲，玩耍的孩子：結果都是要變成小驢子的。」

「這是真的嗎？」木偶哭泣着問。

「這是千真萬確的！眼淚現在是沒有用的。你應該早一點想到就好！」

「不過這不是我的錯：請你相信我，小齧鼠，這完全是蠟燭心的錯……」

「這個叫蠟燭心的是誰呢？」

「是我的一個同學。我要回到家裏去：我要做個好孩子。我願意讀書，學一些好品行……但是蠟燭心向我說：『你爲什麼要讀書，自尋苦惱？你爲什麼到學校裏去……』」

跟了我們到玩物國裏去罷，那邊的孩子，沒有一個讀書的，在那邊我們可以從朝到夜的玩個暢快。我們將要常常快活。」

「你爲什麼要聽那個壞朋友的話呢？」

「爲什麼……我的小齧鼠，因爲我是一個無知無識的木偶……而且是沒有良心的。唉！我只要有一些良心，我總也不會離開像媽媽這樣愛我的好仙子的，她爲了我

真辛苦呢！……而且我做木偶也快要做好了……因為我正要做孩子了，和別的孩子一樣，我只要不碰着蠟燭心就好了！……」

他說了，立刻旋轉身想走到外邊去。但是他一走到門口，他記起他的驢子耳朵來了，他覺得就這樣走出去，似乎太難為情，你猜他怎麼辦？他取了一頂很大的棉帽子，帶在自己的頭上，一直拉下來，罩沒了兩隻耳朵。

於是他便跑出去找蠟燭心。他從街巷裏，從空地上，從小戲院裏，和四面八方凡是他可以找得到的地方，都去找他；但是他總是找不到。並且在路上，他又逢着人就問，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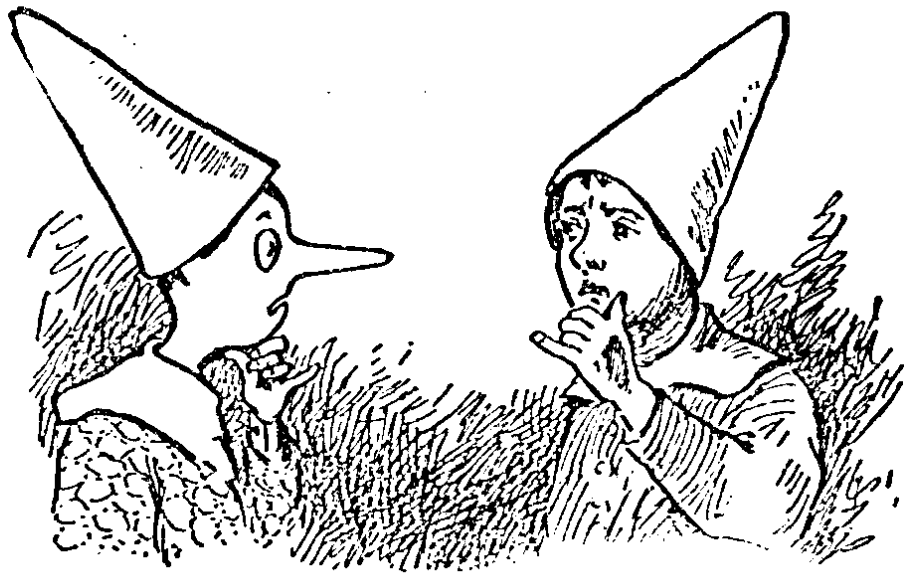
他於是到蠟燭心家裏去找；到了門口，他便敲着門。

「誰呀？」蠟燭心在門裏問。

「是我！」木偶回答。

「請你略為等一等。」

半個鐘頭之後，門開了，匹諾曹看見他的朋友蠟燭心和他一樣的帶了一個大帽



子，單沒兩隻耳朵。

匹諾曹看見了這光景，心裏覺得一寬，他想到：

「他一定和我是同病了，也害着驢子的寒熱。」

他假裝什麼都不看見，微笑地問道：

「喂，你怎麼啦，我的親愛的蠟燭心？」

「很好；和一隻老鼠跌在牛奶瓶裏一樣的好。」

「可真的嗎？」

「誰和你說假話？」

「對不起；不過爲什麼你頭上帶着這又高又大

的棉帽子，而且連兩隻耳朵都遮沒？」

「醫生叫我帶的，因爲我的膝頭上傷了。但是，你爲什麼也帶一個呢？」

「也是醫生叫我帶的，因爲我的腳上生一個雞眼。」

「唉，可憐的匹諾曹……」



「唉，可憐的蠟燭心……」

說了這兩句話後，靜默了一會，他們兩個好朋友，只是面對面望着，什麼話都不說。到後來，終於匹諾曹先開口，他輕輕地向他的同伴說：

「我的親愛的蠟燭心，你的耳朵上害着什麼病罷？」

「從來沒有……你呢？」

「從來沒有。只是在早晨，一隻耳朵略為有一些痛。」

「我也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嗎……哪一隻耳朵呢？」

「兩隻都有些痛的。你呢？」

「也是兩隻都有些痛。難道我們害的是同樣的病嗎？」

「我怕是这样罷。」

「你肯待我好嗎，蠟燭心？」

「願意的！我待你非常的好。」

「你肯把你的耳朵給我看看嗎？」

「爲什麼不肯？但是，我的親愛的匹諾曹，你先讓我看看。」

「不；你必須先給我看。」

「不，我的親愛的！你先給我看了，然後我給你看看！」

「算了罷，」木偶說，「我們同時脫下帽子來。你肯同意嗎？」

「我同意的。」

「那麼，注意！」

匹諾曹於是高聲數道：

「一！二！三！」

說到這個「三」字上，兩個孩子的帽子同時脫下，丟在空中了。

他們彼此一看，果然是同樣的倒霉，同樣生着長的驢子耳朵。他們倒也不覺得怎樣苦惱，反而覺得滑稽，大家都笑起來了。

他們笑着，笑着，笑着，甚至於笑得滾在一塊。忽然蠟燭心停了笑聲，立也立不穩了，

顏色也變了，向他的朋友喊道：

「救命，救命，匹諾曹！」

「怎麼一回事呀？」

「天啊，我不能直立了。」

「啊，我也立不直了。」匹諾曹喊道。

他們一面這樣的講着，一面身子屈下來，在地上像狗這樣的走着。他們走着，走着，兩隻手變做腳蹄了，臉孔長起來了，身上也出起毛來了。

但是你們知道這兩個壞孩子，最不幸的是什麼時候嗎？我現在告訴你們：他們最不幸的是在身體後面生了一條尾巴。他們真又氣又羞，大家都哭起來了。

然而他們竟不能哭，他們只能像驢子這樣的「——Y，——Y，——Y」地叫着。

正在這時候，門外有人在敲門，一個聲音喊道：

「開門！我是車夫，我是載你們來的車夫。快些開門，否則，你們還要糟呢。」

### 第三十三章

匹諾曹變做小驢子後，被賣在馬戲班裏；一天晚上因跳圈而跌壞了腳，於是再賣給人家做鼓用。

車夫在外面看見門只是不開，他便用力地敲着，終於給他打開了。他走進房子裏去，媚笑着向匹諾曹和蠟燭心說道：

「好孩子！你們叫得好，我仍舊可以辨得出你們的聲音。我現在到這裏來，就是要帶你們去。」

兩隻小驢子聽了這些話都昏迷了，低下了頭，垂着兩隻耳朵，直立在那里一動也不動，一條尾巴夾在兩條腿的中間。

車夫起初用手來撫摩他們；後來用一隻馬梳來梳理他們週身的毛。他這樣的摩着梳着，直等到亮得像兩面鏡子一樣，他取出一根堅強的繩子來束住他們的頸項，牽



到市上去，希望做一宗好買賣。

一到市上，買主就來了。蠟燭心是被一個農夫買去的，他剛在幾天之前死了一隻

驢子。匹諾曹是賣給一個馬戲班裏的管理者，他買來預備教他跳舞，和他班子裏其餘的一切動物做戲的。

現在，我的小讀者，你們懂得這車夫做的交易嗎？這個可惡的壞東西，時時裝着笑臉，帶了車子環行世界。他沿路騙誘不要讀書，見了書籍和學校要頭痛的無賴學生，載了他們到玩物國去，在那里，恰配他們的胃口，一天到晚的玩個不停。這些可憐的小孩玩了幾時以後，都變做小驢子，便屬他所有了，他於是一隻隻的牽到市上去賣。在不多幾年之內，他靠了這種生意，賺了不少的錢，已經變成功一個

富翁了。

蠟燭心後來究竟怎樣，我不大知道；我只曉得匹諾曹一到他新主人的手裏，就過着勞苦喫力的生活。

當他被關到馬房裏以後，主人便拿些稻柴放在食槽裏；但是匹諾曹試喫了一口，立刻又吐出來了。

於是，他的主人斥罵了，又給他些乾草；但是這乾草仍舊不能使他滿足。

「哼！」他的主人動怒了。「你連乾草都不要喫麼？你的性子好古怪，我會有法子來改好你這個毛病……」

他拿起鞭子來在他的腿上打了一鞭。

匹諾曹覺得很痛，高聲呼喊道：

「——丫，——丫，稻柴我不能消化……」

「那麼，你喫乾草！」主人說，他完全懂得驢子的說話。

「——丫，——丫，乾草喫下去，要肚子痛的。」

「難道像你這樣的驢子倒想喫雞肉麼？」主人說。他更其發怒了，再在匹諾曹的身上揮了一鞭。

匹諾曹喫了這第二鞭以後，於是爲謹慎起見，緊緊地閉住了嘴，什麼話都不再說了。

其時，馬房門砰地關閉了，匹諾曹只得獨自留在裏面。他已經好幾個鐘頭沒有喫了，肚子餓得只好亂打呵欠。當他打呵欠的時候，嘴巴大張着，看來彷彿竟有一隻爐竈那麼大。

直到最後，除了乾草，他在食槽裏什麼東西都找不着，他便拿了一些放在嘴裏咀嚼；嚼了幾口，他閉住眼睛一齊把牠吞下去了。

「這乾草的味兒倒不壞，」他自言自語道：「但是如果我不偷跑出來，那我不更好麼？……我也不致喫這種乾草，一塊新鮮的麵包和一條美味的臘腸，牠們的味兒那真好喫呢！可憐呀！可憐呀！可憐呀！可憐呀！……」

到了第二天的朝晨，他醒來後，在食槽裏再想找一些乾草來喫；然而找來找去找

不到，原來他在上夜已經喫完了。

於是他喫一些切斷的稻柴；他嚼了些時，覺得這稻柴的味道，至少和一碗麵一樣的好喫呢。

「天呀！他一邊嚼一邊說。『像我這樣的遭遇，至少可以給一般不喜歡讀書的孩子做榜樣！天呀！……天呀！……』」

「天呀！他的主人喊道，他正在這時候走進馬房裏來了，『你想想看，我的小孩子，我買了你，難道只給你喫喫喝喝就算了？不！我買你來是要你做工，替我掙錢的。你現在跟我來，我教你怎樣跳，怎樣翻筋斗，怎樣跳舞，怎樣用你的兩隻後腳站起身子來。』」

可憐的匹諾曹，他真是學得苦呢！他整整的學了三個月，總算學會了一切的玩意兒，可是拳頭卻也喫得不少。

到了最後一天，他的先生說他可以公開表演了。五顏六色的廣告紙，貼滿在街頭巷底，上邊這樣寫着：





那天晚上，你們一定可以想得到，在戲劇開演以前的一個鏡頭，戲院裏早已擠得密不通風了。

無論在正廳裏，在包廂裏，或是在月樓上，一個空位置都找不到了，即使你化了無論怎樣多的金子也沒有用。

近戲臺的一排凳子上，滿坐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他們都是抱着十二分的熱望來看著名的小驢子匹諾曹的跳舞。

**遊藝大會**

---

今夜

由准  
員藝體全  
馬藝名班全  
演合

術技人驚戲好手拿  
請敦並

名著

星明舞跳

曹諾匹子驢小

技獻臺登次初

~~~~~

早請臨惠適寬位坐煌輝燭燈院戲木

第一部分的戲做過了後，戲班裏的經理穿着一件黑外套，一條白短褲，一雙高及膝頭的大靴子，走到戲臺上來，向大眾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嚴肅地說道：

諸位男女來賓，——鄙人路過貴處，得能使我的小驢子在諸位的面前獻醜，非常榮幸。小驢子曾在歐洲各國皇帝殿前跳舞，很得榮譽。

謝謝諸位，敬請諸位替我們捧場，非常感激。

這一段說話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和喝采；但是喝采聲接二連三的起來，後來變成了騷動；其時小驢子匹諾曹也走上戲臺來表演了。他打扮得非常漂亮，身上繫着一根燦亮的皮韁繩，繩上有着白銅的扣子，兩隻耳朵上插着兩朵白色的山茶花。他的鬃毛分成幾股，束着紅的絲線。一根用金銀組成的肚帶圍着他的身子，尾巴上用五色絲線打了一根辮子。老實說，他真是一隻頂有福氣的驢子！

經理繼續說道：

諸位先生，——我在這里不願多費諸位的時間，不過我願意告訴你們我馴養和教導這畜生的大困難。你們大家看着，他的一對眼睛多麼兇猛。我現在訓練得和平常的家

畜一樣，差不多好像是不可能的。我用我的鞭子和他講話，使他聽從我。然而，我細看他頭上的這個小塊。這個塊很難看清楚，但是極容易摸得出。依照巴黎醫學會的見解，這個傷塊，表示他有跳舞的熱情，因此，我教他跳舞的藝術。現在，請諸位大家批評批評，究竟我有沒有成功。

說到這里，他又鞠了一躬；然後旋轉身去，向匹諾曹道：

「努力，匹諾曹！在表演前，先向諸位來賓行一個禮。」

匹諾曹聽他的話，屈了兩隻前腳跪在地上，直等到他的主人打了一鞭，喊道：「開步走！」然後他立起來，在戲臺上緩緩地走一個圈子。

隔了一會兒，主人又喊道：

「開步跑！」匹諾曹於是聽着命令，跑起來了。

「快跑！」匹諾曹開始快跑了。

「加快跑！」匹諾曹拚命的跑着。當他正在這樣快跑時，他的主人伸起手來，放了一手鎗。

鎗聲一響，匹諾曹假做受了傷，躺在地上，彷彿他真的給打死了。

等到他再立起來時，一陣劇烈的鼓掌聲和歡呼聲，連幾哩路以內都聽得見，匹諾曹昂起頭來向四周一望……他看見在包廂裏，有一個美麗的太太，她頸項裏圍着一圈金鍊，金鍊上挂着一個大紀念章，上面畫的正是木偶的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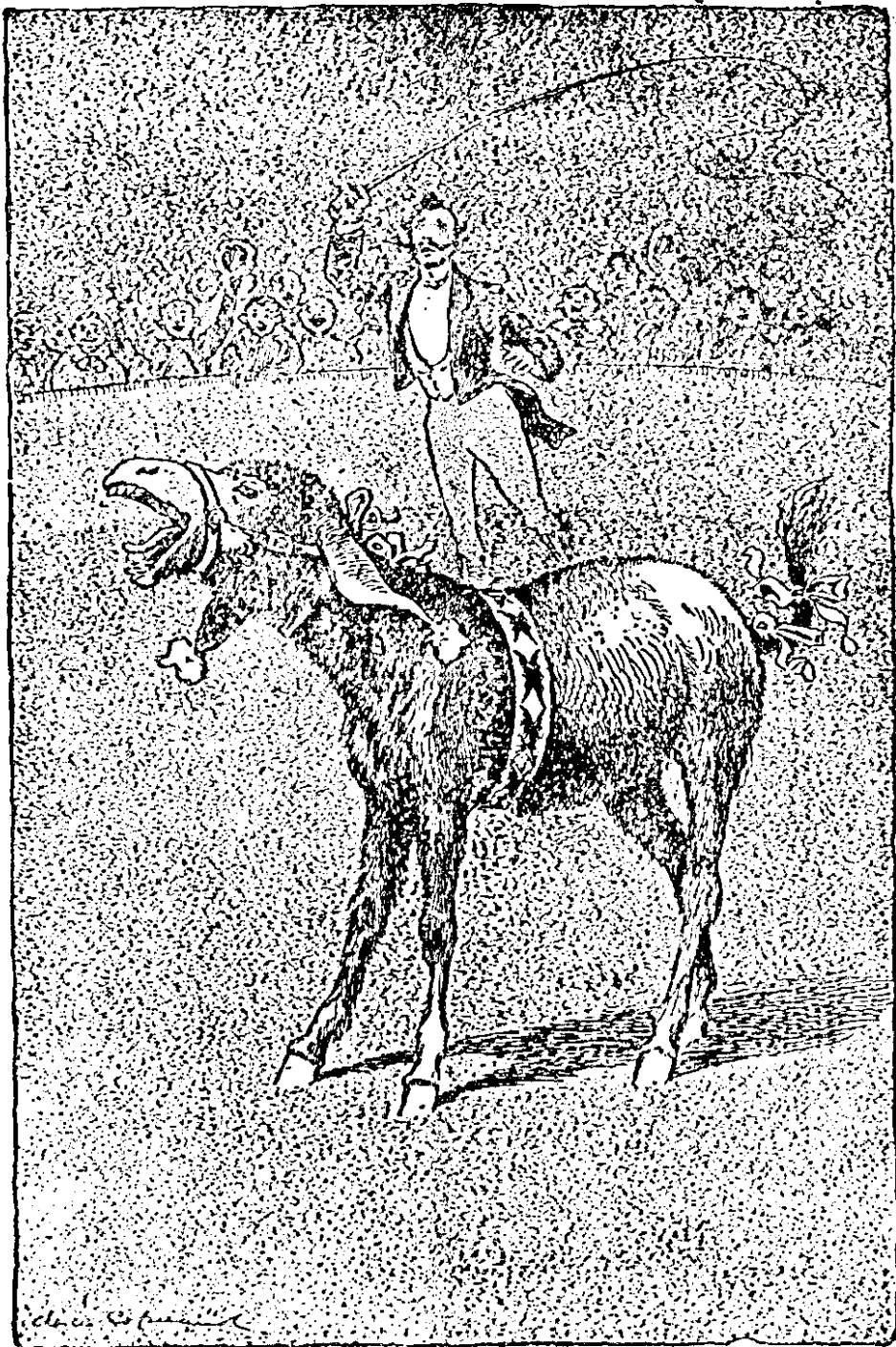
「那是我的肖像……那位太太是仙子。」匹諾曹立刻認出來了，自言自語着他快活極了，想喊道：

「啊，我的小仙子啊，我的小仙子！」

但他喉嚨頭說出來的不是人話，卻是一陣驢子叫，而且又是非常的響，引得全院的觀客都笑起來了，尤其是幾個孩子。

於是主人用鞭子來在他的鼻子上重重的打了一鞭，給他一個教訓；在公眾地方是不應該這樣響叫的。

可憐的小驢子伸出他的舌頭足有一吋多長，去舐那被打的鼻子，至少總舐了五分鐘光景，因為他實在痛呀。



但是他第二次看時，卻不覺失望了，那間包廂裏空着，仙子已經不見了……  
他想他應該死了：他的眼睛裏充滿着眼淚，他哭了。然而沒有人看見他，連他的主人也不注意到，揮着他的鞭子：

「努力，匹諾曹！現在讓大衆看你怎樣跳過這個圈。」

匹諾曹試了兩三次，總是跳不過。後來他用力的一跳，想跳了過去，但是不幸，他一個不留心，右腳踢着了圈子，一交跌倒在地上。

等他立起來時，他變做蹺腳了，用了十二分的氣力，纔一蹺一拐的回到了馬棚裏。  
「叫匹諾曹走出來！我們耍小驢子！叫匹諾曹走出來！」戲院裏的孩子們都喊着。  
但是，這小驢子，那天晚上終於不再走出來了。

第二天的朝晨，獸醫來給他看病，說沒有法子醫治，他終生要蹺一隻腳了。  
經理於是對管馬棚的人說道：

「現在我將他怎麼辦呢？養他又沒有用處。還是牽到市上去賣了罷。」  
他們牽了這跛腳驢子走到市上時，立刻遇着了一個買客。



「這跛腳驢子賣多少錢？」他問。

「四塊錢。」

「二塊五角，賣不賣？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用場；不，我不過想得到他的一張皮。我看這張皮倒很硬的，可以做一面鼓。」

我也不必嚕哩嚕蘇多講，只要你們想一想，可憐的匹諾曹聽了要剝皮來做一面鼓，他心中是怎樣的苦啊！

結果是那個人拿三塊錢買了他。買了以後，牽到海邊去，繫一塊很重的石頭在驢子的頸項裏，繩的一端執在他的手裏，於是撲通一聲，丟進了海裏。

匹諾曹因為給石頭絆着，立刻沈到海底；那個人手裏握着繩子，坐在石頭上等他沈死。

## 第三十四章

匹諾曹被丟在海裏，給魚喫掉了驢子肉，仍舊變成木偶。他便因此逃走，又給狗鯨魚吞了進去。

匹諾曹在水底下沈了五十分鐘以後，那個人高聲說道：

「我的可憐的跛脚小驢子現在總已沈死了罷。我要拉他起來了，我將剝他的皮來做一面鼓。」

他於是拉起這一端繫着驢子的繩子來；他拉着，拉着，拉着，直到最後……你猜他拉起來的是什麼東西？不是先前放下去的驢子，卻是一個活的木偶，他蠕動着彷彿一條鱔魚。

這個可憐的人兒看見拉起來的是一個木偶，他疑心是在做夢，他詫異得發呆了，嘴巴大大地張着，眼睛出神地瞪着。



他回復了知覺後，纔開口說：

「我丟到海裏去的小驢子哪里去了？」

他變做什麼東西了？」

「我就是小驢子！」匹諾曹笑着說。

「是你？」

「是我。」

「呸，你這小混蛋！你敢和我開玩笑？」

「和你開玩笑？完全不對，我說的是實

話。」

「那麼，你怎麼以前是一隻小驢子，水

裏浸了一會，卻變做一個木偶了？」

「這一定是海水的力量。海是常常使得東西變花樣的。」

「留心，木偶，留心！……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好惹的。如果我發了火，哼，你便要倒



霉了……」

「那麼，先生，你要知道這真實的故事麼？如果你肯解脫了繩子，我便告訴你。」

那個人爲了好奇的緣故，想聽他的故事，便替他解了那繩子；匹諾曹好像一隻從籠裏逃出的鳥這樣的得了自由，說道：

「你應該知道，我從前也是一個像現在這樣的木偶，即刻要變做一個孩子了，正和世界上一切的孩子一樣。但是因爲我不肯用功讀書，又聽了幾個壞朋友的話，從家裏逃出來……一天早晨醒來，我不知怎樣已經變做一隻驢子，生了兩隻長耳朵……還有一根長尾巴……我是怎樣的丟臉呀！——真丟臉，親愛的先生！我變成了驢子後，便被他們賣給一個馬戲班裏的經理，他教給我種種玩意兒：跳圈子，跳舞。一天晚上，正當我表演的時候，一個不留心，跌蹺了一隻腳。他一看是沒有用了，便把我引到市上去出賣，你就是買我的人……」

「只要你不是瞎說！我費了兩塊錢，原來買一個你。但是有誰來還我的錢呢？」

「爲什麼你要買我？你要剝我的皮去做一面鼓……一面鼓……」

「只要你不是瞎說！現在叫我還到哪里去找皮呢？……」

「不要失望，先生。世界上的小驢子是這麼多啊？」

「告訴我，你這小流氓，你的故事講完了沒有？」

「沒有，」木偶回答；「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你買了我，帶我到這里來想殺死我；但是你心裏又覺得不忍，於是繫一塊石頭，把我沈在海底。你發這樣的善心腸，我真感激你。這個時候，如果沒有仙子，你的計畫成功了！……」

「你說起的這位仙子是誰呢？」

「她就是我的媽媽，和世界上所有的許許多多做媽媽的一樣。她寵愛我，使我做好孩子，用功的孩子。和善的仙子看見我非常危險，快要沈死了，他立刻送過一大隊的魚來，那許多魚真的以為我死了，都來喫我。他們咬的一口多麼大！我總也意想不到魚比孩子們還要貪喫的……有的喫我的耳朵，有的喫我的嘴鼻，還有的喫我的頭頸和鬃毛，有的喫我腿上的皮，有的喫我身上的毛和皮……其中有一條大魚，他一口喫了我的尾巴。」

「從此以後，」那個商人說，「我決定永遠不喫魚了，我怕在魚肚皮裏喫出一根驢子尾巴來！」

「我贊成你的意見，」木偶笑着說。「現在，讓我再講下去，魚喫完了我驢子的皮，從頭到腳都喫完了以後，他們自然再喫我的骨頭——其實，還是說他們喫我的木頭來得妥當，因為你也看見，我是用頂硬頂硬的木頭做成的。但是他們咬了幾口，覺得這不是他們的牙齒所咬得動的，他們便都四散游去了，連謝都不謝我一聲，也不向我說一聲再會。現在，我把我的故事講完了。你放下一隻驢子去，怎麼拉起來會變做一個木偶的原因，你想來已經明白了罷！」

「你講得真好笑，」那個人怒氣沖沖的說。「我只曉得我費了兩塊錢來買一個你，我要討還我的錢來。我將怎樣處置你，你要我對你說嗎？我仍舊帶你到市上去，把你賣給人家當柴燒。」

「好的，你要賣，你去賣就是了，」匹諾曹說。

他這樣說了，一跳便跳到了海裏。快快樂樂從岸邊游了開去，向那個可憐的人兒

喊道：

「再會，先生；如果你要驢子皮來做鼓，記着我。」

說了，他又大笑一陣，仍是不停地游着，隔了一會，他又旋轉頭來高聲喊道：

「再會，先生；如果你要賣柴，記着我。」

眼睛一眨，他已游得極遠，幾乎看都看不見了。

匹諾曹在海裏看見不遠的地方有一塊岩石，望去好像是白的大理石做的；在岩石的頂頭，立着一隻美麗的小山羊，「一」一「一」一「一」地叫着，喚他游過去。

頂奇怪的事情是這山羊的顏色，牠並不是白色或是黑色，也不是像有一種羊這樣的兩色相雜，牠是青色，非常鮮妍的青色，正像美麗的仙子的頭髮。

匹諾曹的心跳得怎樣的快，你們想也想不出的。他用力向白石頭那邊游去，當他游到半路時，看見水面上有一個可怕的海怪的頭，正在向他游來。那隻大張着的嘴，彷彿一個無底的深洞，三排巨大的牙齒，真可怕極了，即使畫到畫圖裏去，你們見了也要嚇呢。

你知道這海怪是什麼東西麼？

這海怪原來就是我從前講給你們聽過的大狗鯊魚。

匹諾曹見了這海怪，非常驚嚇，立刻想避開他，換一個方向游去；他想快些逃走，但是來不及了，這無底的深洞已經張大在他的面前，只離得一箭的地方了。

「趕緊啊，匹諾曹！美麗的小山羊□□□地喊着。

匹諾曹用他的手，他的胸膛，他的腿，他的腳，拚命地向前游去。

「快些，匹諾曹，海怪快近你了……」

匹諾曹游得比前更快了，彷彿從鎗管裏射出來的一粒子彈一樣快。他快要游近岩石了，小山羊偃倒身來，伸出她的兩隻前腳想去拉他上來……」

但是，已經太遲了！海怪游得還要快。他吸一口水，把可憐的木偶像一顆雞蛋這樣的，害的也吸了進去；他又猛力的一嚥，匹諾曹給他嚥到肚裏去了；他用力用得這樣的大，害得木偶暈了一刻多鐘纔醒來。

等他回復了知覺，他不曉得他在哪一個世界裏。四圍全是黑的，他以爲他的頭跌

落在一個墨水瓶裏。他張開耳朵聽着，但是什麼東西都聽不見；只有一陣陣的大風吹到他的臉孔上來。起初他不明白這風是哪里吹來的，直到最後，他纔發見是從海怪的肺裏來的。你們應該知道，狗鯊魚喘得非常利害，他的一呼一吸簡直像一陣北風在吹。匹諾曹起初還想繼續努力；後來他得着幾個證據，知道他的確在這海怪的肚子裏，於是哭喊着道：

「救命啊！救命啊！我怎樣的不幸啊！難道沒有誰來救我嗎？」

「你想，誰能够救你呢？」在黑暗裏，一個聲音在說，這個聲音像是從一隻不調和的六弦琴上發出來的。

「講話的是誰呀？」匹諾曹問，他嚇得瑟瑟抖了。

「是我！我是和你一同給狗鯊魚吞進來的可憐的金鎗魚。你是什麼魚？」

「我不是魚。我是一個木偶。」

「如果你不是魚，那麼爲什麼你給海怪吞進來呢？」

「這全是你的不好。如果你沒有在那兒，我一定能够逃脫的。現在，我們在這黑暗

世界裏做些什麼呢？」

「我們只有跟着運氣走路，等他把我們慢慢的消化。」

「但是我不願意給他消化！」匹諾曹說，他又哭起來了。

「難道我願意給他消化

嗎？」金鎗魚說；「不過我想一

條金鎗魚死在油鍋裏，還不如死在水裏來得榮幸，我就是這樣想想，也够滿足了。」

「全是胡說八道！」匹諾曹說。

「這是我的意見，」金鎗魚回答；「魚的意見是應該敬重的。」

「總之……我是要離開這裏……我要逃走。」







「你能够逃，你逃罷……」

「吞我們的這個狗鯊魚是很大的麼？」木偶問。

「大的！你要曉得他的身體足有二哩多長，尾巴還不算進在內呢。」

他們在黑暗裏這樣談話着，匹諾曹忽然看見在遠遠裏有一點光。

「我看見在遠遠裏的那一點光是什麼東西呀？」他問。

「恐怕也是和我們一樣給他吞下來的東西罷。」

「我要過去看看他。難道你不想到，也許那邊是一條老魚，他會告

訴我們怎樣逃法的嗎？」

「我很希望是這樣，親愛的木偶。」

「再會，金鎗魚。」

「再會，木偶，祝你前途好運氣。」

「我們將在哪個地方再會面……」

「誰知道呢……還是不要想牠的好。」

## 第三十五章

匹諾曹在狗鯊魚的肚裏找着……找着誰呢？你們讀完這章書，便可知道。

匹諾曹和他的朋友金鎗魚分別後，便在黑暗中，向狗鯊魚肚裏顯現着微光那兒，冒着險摸索過去。

他摸索了一會，覺得兩隻脚是在膩而滑的水潭裏涉水。水裏有一種彷彿是油煎魚的氣味，他以為這一定是什麼節日。

他走着，走着，那一點兒光漸漸地清晰，明亮了，直到最後，他走到了那個地方……他找見些什麼呀？我將請你們猜上千來猜。他看見那里放着一隻小桌子，上面點一枝蠟燭，插在一隻綠色的玻璃瓶裏，坐在桌子後邊的是一個白鬚白髮的小老人。他慢慢地喫着幾個鮮龍活跳的小魚，他喫時，有的竟從他的嘴裏再跳到外邊來。

匹諾曹一見了這景象，真是快活得出乎意外，差不多像發狂的樣子，他要笑，他要

哭，他要說這樣說那樣，他不曉得究竟怎樣做纔好，他只是訥訥地說出幾個斷斷續續的雜亂的字。直到最後，他纔大聲笑出來了，張開兩臂，圍着小老人的頸項，叫道：

「啊，我的親愛的爸爸呀！我終究尋着你了！我從此總也不再離開你了，總也不再，總也不再！」

「那麼，我的眼睛看得不錯嗎？」小老人擦了擦眼睛說；「那麼，你真是我親愛的匹諾曹嗎？」

「是啊，是啊，我是匹諾曹，真是匹諾曹！你不是已經赦了我嗎？啊，我親愛的爸爸，你是多麼好呀！……想想看，我呢，恰恰和你相反……唉，只要你知道我碰到的一切的事情——怎樣的不幸和怎樣的困苦呀！那天，你可憐的親愛的爸爸，賣脫了外套，給我買一本初級讀本，我便挾了這書到學校裏去，但在半路上卻去偷看木頭人戲。戲院經理要把我丟到火裏去，燒他的羊肉。就是他，後來又給我五塊金洋，教我拿回來給你。但是我在回家的路上，又遇着狐狸和貓，他們帶我到紅龍蝦旅館裏去，在那邊，他們大喫了一頓。到了半夜裏，我一個人離開那里，路上有兩個刺客跟在我後面，我跑着，他們跟着，

我仍舊跑着，他們也仍是跟着，我一直跑着，他們一直追着，到後來，他們把我吊在一棵大橡樹的極枝上。於是一個美麗的青髮的仙子送一輛車子來，把我載到她的家裏去。醫生來診治我，說我如果不是死，那一定仍舊是活着。其時我說了一個謊，我的鼻子突然長起來了，害我在房間裏走都走不出。後來我又碰着狐狸和貓，他們叫我去種金洋。我上了他們的當，把所有的錢都失落了。於是我去起訴，審判官關我在監牢裏，因為我這樣的愚笨。後來，我回復了自由，一個人在路上走，肚子餓得很，跑到田裏去想偷葡萄喫，給捉黃鼠狼的機關捉牢了。農夫把我牽到他的屋裏去，給我帶一副狗領，派我做看守狗。這天夜裏，我替他捉牢了幾個賊，於是他放我回去；我碰見一條尾巴上出煙的蛇，牠因為笑得猛烈便死了。我急忙回到仙子的家裏，但是仙子也已死了。唉，我是怎樣的倒霉呀！其時，有一隻鴿子看見我在哭泣，他說，『我看見你的爸爸造一隻小船去找你去了；』我說，『唉，如果我生了翅膀，我便飛到他那里去；』他又向我說，『你要去找你的爸爸嗎？』我答說，『當然要的，但是誰肯帶我去呢？』他說，『我可以帶你的。』我問他『怎樣去法？』他說，『你騎在我背上；』他就飛起來了。第二天早晨，我們飛到了岸

邊。漁夫們望着海裏說，「一個可憐的人兒坐在船裏，一陣浪頭打來，把他沈死了。」我立刻認出是你，雖則是隔得很遠，因為我的心告訴我，你在那兒；我便打一個招呼給你，叫你回來……」

「我也認得出是你，」蓋比都說，「我原想回到岸上來；但是我怎麼啦！海水顛得這麼利害，船竟翻倒了。那時，在我的近處有一隻可怕的狗鯊魚，他在水裏看見了我，向我游過來，張開了嘴，伸出了舌頭，一口把我像吞一個小饅頭這樣的吞下去了。」

「你關到這裏來已經多少時候了？」匹諾曹問。

「從那天起——到現在一定有兩年了；兩年，我的親愛的匹諾曹；在我看來，竟像二百年呢！」

「那麼，你怎麼還會活着呢？從哪里得着這枝蠟燭？哪里有自來火來點着這火？誰把這些東西給你？」

「不要響，我告訴你。你要曉得，在那天這個風潮裏，同時還打沈一隻商船。船上的水手都救起了，船卻沈到海底，那天的狗鯊魚胃口真好；吞了我以後，便又把那隻船吞

了……」

「什麼？」

「他一口把牠吞下來了，只把大梳子吐了出去，因為這根梳子嵌在他牙縫裏，好像一根魚骨頭。這樣倒便宜了我，因為這船裏載滿着許多東西，其中有肉，餅乾，酒，葡萄乾，奶油，茶葉，糖，蠟燭，火柴等等。靠了這天送進來的東西，我得能活到如今。但是我的末日也快到了：伙食房裏什麼都沒有剩了，這點着的一枝蠟燭，算是最末了的一樣東西了……」

「以後打算怎麼辦？」

「以後啊，我的孩子，我們只有住在黑暗裏。」

「那麼，親愛的小爸爸，」匹諾曹說，「時候是非常急了，我們還是趕快想法兒逃罷。」

「逃……怎樣逃呢？」

「我們先從狗鯊魚的嘴裏逃出，跳到了海裏，然後再游開去。」

「你說得不錯，不過，親愛的匹諾曹，我不會游水呢。」

「那倒沒有什麼關係……我是一個很好的游泳家，你只要騎在我的肩頭，我便能平安地帶你到岸上去。」

「你在做夢，我的孩子，」蓋比都搖搖頭說。「你想，像你這樣的一個木偶，只不過一公尺長的，難道能夠背了我游水嗎？」

「你不相信，試給你看罷！」

匹諾曹不說別的話，手裏擎着那枝蠟燭，向狗鯊魚的嘴邊走去，對他的父親說道：「跟我來，不要害怕。」

他們走了一會，走過狗鯊魚的身體和肚子了。他們走到了這海怪的大喉嚨的時候，便立停了，他們想還是看看風色，不要亂跑的好，應該揀一個最妥當的機會來逃出去。

現在，我的小讀者，你們一定要曉得，這狗鯊魚年紀已經很老了，因他常要喘息，心臟又是跳得很急促，害得他睡着時也大張着嘴。所以，匹諾曹走近他的喉頭，便可以望





見外面一大片的星天和美麗的月光。

「這是逃走的時候了，」木偶向他的父親輕輕地說；「狗鯊魚像一隻睡鼠這樣的睡着，海水是非常平靜，月光亮得同日裏一樣。跟着我，親愛的爸爸，一會兒我們便將逃出了。」

他們立刻爬上海怪的喉頭，走到他的嘴裏，再用腳趾頭來走過他的舌頭，和一排牙齒。

在他們跳到海裏去之前，木偶向他的父親說：

「伏在我的肩頭，用你的手來緊緊地圍着我的頸項。」

蓋比都一把抓住他的肩頭，匹諾曹立刻跳到海裏，開始游水了。海水像油這樣平滑，月光明亮地照着，海鯊魚仍是睡得很酣暢，即使你用礮來攻他也攻不醒。

## 第三十六章

匹諾曹終於真的變成孩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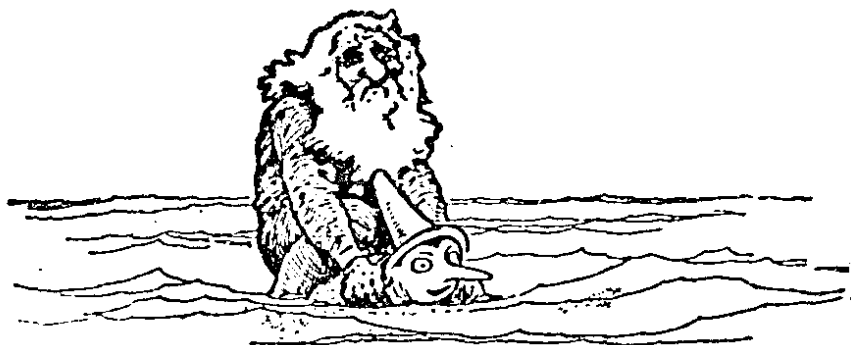
當匹諾曹向着岸邊，奮勇地游着的時候，他的父親正馱在他的肩上，但是兩隻腳卻浸在水裏，這可憐的老頭兒竟抖個不住，好像是害了很劇烈的瘧疾。

他究竟爲了冷呢，還是爲了嚇……也許兩樣都有些罷。但是，匹諾曹以爲這一定是爲了嚇，於是鼓舞他說：

「勇敢，爸爸！幾分鐘內，我們便要平平安安到岸了。」

「岸在哪里呢？」小老人問，他抖得更其利害了，睜大了兩隻眼睛，睜得像一個裁縫在縫針眼裏穿一根線時那麼大。「我從四面八方望去，什麼都不見，只有天和海。」

「但是我看見岸的，而且看得很清楚，」木偶說。「你應該曉得，我是像隻貓：我在夜裏比日裏看得還清楚。」



可憐的匹諾曹裝做態度很好，實在呢……實在他氣有些餒了：他的力氣是完了，呼吸卻喘個不停……他游水已游不動了，然而岸還是遙遙不見。

他仍舊勉強游着，直到他不能再呼吸的時候；於是他昂起頭來向蓋比都說了幾個斷斷續續的字：

「爸爸……救我……我要死了……」

那個父親和他的兒子將要沈下去的時候，他們聽見一個聲音，彷彿從六弦琴上彈出來的樣子：

「將要死下來的是誰呀？」

「是我，和我可憐的爸爸……」

「我聽得出那個聲音的！你是匹諾曹！」

「對的！你是誰呢？」

「我是金鎗魚，和你在狗鯊魚肚子裏做過朋友。」

「你怎麼逃出來的？」

「我看你的榜樣，你給我開路，我跟着你逃出。」

「金鎗魚，你來得正好！我請求你救救我們，否則，我們要完了。」

「我願意盡我的全力來救你們。你們必須抓住我的尾巴，在幾分鐘以內，便能帶你們上岸。」

蓋比都和匹諾曹立刻接受了他的好意，我也不必細說；只有一句話要說明的，就是他們倆並不抓住他的尾巴，而騎在他的背上，他們覺得這樣更其來得穩當。

「我們太重嗎？」匹諾曹問。

「重嗎？一點也不，你們像兩個影子。騎在我的背上，在我看來，不過是兩隻蚌殼罷了。」

他們到了岸邊，匹諾曹第一個先跳上了岸，然後，他再幫助他的爸爸。最後，他向金鎗魚誠懇地說道：

「我的朋友，你救了我爸爸的命了。我實在想不出應當說什麼話來謝你的恩惠。」

至少，請你允許我和你接一個吻，以表示我的無限的感激……」

金鎗魚從水裏探起他的頭來，匹諾曹跪在地上，慈愛地和他接一個吻。這種熱情的表示，在金鎗魚是不大慣常的，他覺着很猛烈的一觸，竟像小孩子這樣的哭起來了，立刻鑽到水裏去，免得給人家看見。

這時，太陽將要西沈了。蓋比都已經非常的疲乏，匹諾曹伸出了兩隻手臂給他，向他說道：

「靠在我的手臂上，親愛的爸爸，讓我們走罷。我們可以走得極慢極慢，像螞蟻這樣走着，如果我們走得累了，便在路旁休息一下。」

「我們走到哪里去呢？」蓋比都問。

「先去找一所屋子或是草棚，在那個地方，我們可以得着一口麵包，和一些稻草，用稻草鋪一個牀來給你睡。」

他們走不到一百步，在路旁，看見兩個叫化的。

這就是貓和狐狸，但是已很難辨認了。你們看貓從前假裝做盲子，現在真的兩眼

都瞎了；狐狸生了許多的癩瘡，半身已經瘋癱不動，尾巴也沒有了。——這尾巴早已由一個小販買去做拂塵了。

「喂，匹諾曹！狐狸叫道。」做做好事，拖捨一點給兩個可憐的老廢人！」

「老廢人，」貓說。

「滾蛋，騙子！」木偶回答。「你們從前欺騙我，可是現在，我不會再上你們的當了。」

「請你相信，匹諾曹，我們現在真的是苦了，真的。」

「真的，」貓說。

「如果你們真的苦了，那也是應該的。俗語說，『偷錢的永沒有好結果，』記着這句話。滾蛋，騙子！」

「可憐可憐我們罷。」

「可憐我們罷，」貓說。



「滾蛋。記着，俗語說，『偷麵粉的喫不到好麵包。』」

「不要取笑我們罷，不要。」

「不要，不要！」貓說。

「滾蛋。記着有一句俗語說，『誰偷了鄰人家的外套，他死時沒有背心穿。』」

匹諾曹和蓋比都這樣說了，仍舊向前趕路。他們再走了一百步路以後，看見在路的末梢，田的中央，有一間精雅的小茅屋，上面蓋着一個磚瓦的屋頂。

「這所茅屋裏，一定有人住的。」匹諾曹說。「讓我們去敲門罷。」

他們便去敲門。

「誰在敲門？」裏面一個小聲音問道。

「我們是一個可憐的父親和他的兒子，沒有麵包喫，沒有屋子住。」木偶回答。

匹諾曹把門鈕旋了旋，門便開了。他們走了進去，這裏望望，那里望望，什麼地方都望到，但是——一個人都不見。

「喂！哪裏是這屋子的主人？」匹諾曹非常驚奇的說。

「這里，我在這里上面！」

他們立刻向天花板上望去，看見多話的蟋蟀躲在梁上。

「啊，我親愛的小蟋蟀！」匹諾曹說，恭恭敬敬向他行一個禮。

「哈！現在你叫我你親愛的小蟋蟀了。你還記得嗎，從前你用木鎚來打我，還把我從你的屋子裏趕出來……」

「是的，你說得不錯，蟋蟀。你也可以趕我出去……拿一個木鎚來打我；但是請你饒赦我可憐的爸爸……」

「我將一併憐惜你們兩個，不過我要提醒你從前的壞脾氣。」

「你是對的，蟋蟀，你是對的，你給我的教訓，我將切記在心裏。但是請你告訴我，你怎樣會有這間美麗的茅屋的？」

「這間茅屋是昨天一隻青毛的山羊給我的。」

「這山羊現在哪里去了？」匹諾曹快活地問。

「我不曉得。」



「什麼時候牠回來……」

「牠永不回來了。牠昨天非常難過地出去的，似乎在說：『可憐的匹諾曹……我將永不再見他了……這時候狗鯊魚一定把他吞下去了！』」

「牠真的這麼說嗎？……那一定是她了！……那一定是她了！……是我親愛的小仙子……」匹諾曹說，他號咷大哭了。

他哭了一會以後，揩乾眼淚，鋪一隻舒服的牀來給蓋比都睡在上面。他又問蟋蟀道：

「告訴我，小蟋蟀，從哪里我可以得着一杯牛奶，給我可憐的爸爸喝？」

「從這里三畝田之外，住有一個農夫，名叫吉安傑，他養着幾隻牛，你可以到他那里去討一杯牛奶。」

匹諾曹便跑到吉安傑的家裏去；農夫問他道：

「你要多少牛奶？」

「我要一杯。」

「一杯牛奶要值半角錢呢。你的錢在哪里？」

「我一個小錢都沒有。」匹諾曹傷心地羞答答地說。

「如果你一個小錢都沒有，那麼我一滴牛奶都沒有。」

「唉，我真苦極了！」匹諾曹說，他便旋轉身來要走了。

「再等一會兒，」吉安傑說。「我想出一個法子了。你能够從井裏弔水嗎？」

「我能够，讓我試試看罷。」

「好，那麼，你給我弔一百桶水，我給你一杯牛奶。」

「好的！」

匹諾曹這樣辛苦的工作着，等到他停工的時候，他從頭到腳出滿了許多的汗。他這一生裏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的喫力過。

「我有一隻小驢子，他每天給我打水的；但是今天他病了，可憐的傢伙！」農夫說。

「我可以去見見他嗎？」匹諾曹問。

「可以的。」

匹諾曹走到了馬棚裏，看見一隻美麗的小驢子躺在草裏，因為肚子餓和工作過度，身體非常瘦弱。他見了便心裏想道：

「我知道一定是這隻小驢子！他的臉孔也不陌生。」

於是他屈倒身體去用驢子話問他道：

「你是誰？」

小驢子聽了這句問話，張開他的眼睛，也用這種話斷斷續續回答他道：

「我是……蠟……燭……心……」

說了，他又閉攏眼睛。

「咳，可憐的蠟燭心！」匹諾曹低聲說；他拿起一把稻草來揩拭他落到臉上來的眼淚。

「爲什麼你關心這不值一文錢的驢子？」農夫說。

「我必須告訴你……他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我的一個同學……」

「怎麼？」吉安傑喊道，他笑得很響。「怎麼？你會有驢子的同學嗎？……我真猜不透你學的什麼東西……」

木偶聽了他這幾句話，覺得非常難為情，沒有回答他，便取了他的一杯牛奶回去了。

從那天起，差不多五個多月的功夫，他繼續着每天一早便起身，到農夫家裏去吊水，帶回一杯牛奶來給他睡在牀上的父親喝，算是他得到的報酬。然而他這樣做還不滿足，他又學會編織草蓆籃子等的方法，把賣脫草蓆籃子等的錢來做他自己日常的生活費。他再在空閒的時候，做一隻精美的小睡椅，下面裝着輪盤，可以拉了他的父親到空地上去吸新鮮空氣。

在晚上，他又用功讀書。他這樣的勤勉努力，他的爸爸非常快活。

一天早晨，他向他的父親說：

「我要到市上去替我自己買一件外套，一頂帽子，和一雙靴子，當我回轉來的時

候，」他說到這里，不覺笑起來了，「我穿得非常齊整，你要認我是一個大人先生呢。」說了，他快活地走出屋子，向外跑去。他忽然聽見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旋轉身來，看見一個大蝸牛從柵籬邊跑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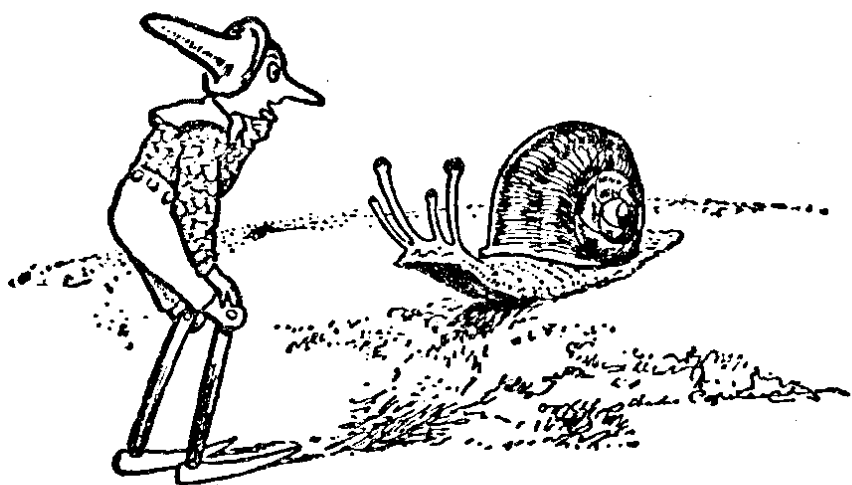
「你還認得我嗎？」蝸牛問。

「似乎是——似乎是——」

「你不記得青髮的仙子家裏的一個僕婦蝸牛嗎？你不記得那時我從樓梯上走下來給你開門，你的腳嵌牢在大門上嗎？」

「我全都記得的，」匹諾曹答道。「快些告訴我，我的美麗的小蝸牛，你的好仙子現在住在哪裏呀？她在做什麼事？她饒恕我嗎？她還記得我嗎？她還待我好嗎？她住得遠不遠？我可以去看她嗎？」

他這樣接二連三的問了許多問題，蝸牛卻仍舊用他



平常的冷淡態度，慢慢地答道：

「親愛的匹諾曹，可憐的仙子現在病倒在醫院裏……」

「在醫院裏嗎……」

「是呀。她真不幸，病得這麼利害，而且又是沒有錢，每天只喫得一口麵包。」

「真的嗎……唉，可憐的仙子！可憐的仙子！……如果我有一萬塊錢，那我立刻帶了到她那里去了……可是我只有四角錢……在這里：我要去買幾件新衣服用的。拿去罷，蝸牛，立刻拿去給我的好仙子。」

「你的新衣服呢……」

「那有什麼關係？我還想賣脫這些破衣服去幫助仙子呢。去罷，蝸牛，快些去罷；兩天後，你再到這里來，我希望能夠多給你些錢。我近來都是自己做工來養活我的爸爸；從今天起，我將再多做五個鐘頭，還要養活我的好媽媽。再會，蝸牛，我將要在兩天後來望你。」

說也奇怪，蝸牛一反她平常的習慣，像一隻蜥蜴在熱天這樣的跑着。

這天晚上，十點鐘匹諾曹還是不睡，一直工作到半夜；平常只做八隻籃子的，現在做了十六隻。

做好了後，於是他上牀去睡。他睡了，彷彿看見仙子非常美麗，微笑地和他接一個吻，向他說：

「做得好，匹諾曹，報答你的好心起見，我要寬恕你從前一切的過失。凡是侍奉父母的，是值得讚美的，即使他們不能算做好孩子的榜樣。我希望你勉力的做法，將來總會有幸福的。」

到這里，他的夢做完了，匹諾曹張開他的雙眼，醒了。

我的小朋友，你們且想想看，匹諾曹一覺醒來，他發見他已經不是木偶，變做和別的孩子一樣的人了，他是怎樣的快樂呀！他四面一望，看見茅草屋也不見了，已經變做一間佈置得很美麗的小房間。他從牀裏跳出來，看見桌子上放着一件新外套，一頂新帽子，和一雙新皮鞋，都是給他穿戴的。

他千難萬難的穿好了這套新衣服，像平常的孩子們穿了新衣的一樣，兩隻手插

在袋子裏；他怎樣的驚奇呀，在袋裏，摸着了一隻象牙的錢袋，袋上這樣寫着：「青髮的仙子把這四角錢還給她的親愛的匹諾曹，並且謝謝他的好心。」他開開錢袋，看見裏邊不是四個銀的角子，卻是四十塊燦亮的金子。

他於是向鏡子裏一照，他不認得他自己了。因為他看見的已不是平常的木偶；而是一個活潑的，靈巧的，生着黑頭髮，明亮眼睛的孩子了。他越看越快活，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奇事。

他一件一件的發見了這些奇事，反而覺得有些昏迷了，他不曉得究竟是醒着，還是在張開眼睛做夢。

「我的爸爸呢？」他忽然喊道，跑到隔壁一間房裏去，他看見蓋比都正神清氣爽的在那里，和他第一次看見時一個樣兒。

「怎麼一回事呀，親愛的爸爸？」匹諾曹說，他伸出了兩手，抱着他爸爸的頸項，和他接一個吻。

「我們屋子裏這樣的一變，全是你做成功的。」蓋比都回答。



「怎麼是我做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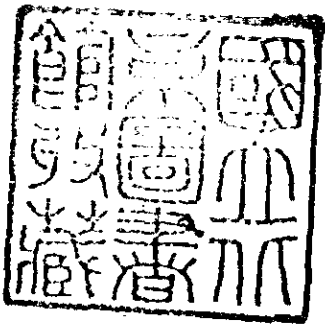
「因為壞孩子變做好孩子，他有使全家都幸福的權力。」

「舊的那個木頭的匹諾曹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在那里，」蓋比都說。他指點着一個大木偶，牠正靠在椅子上，一個頭倒在一邊，牠的手臂垂着，牠的腿橫斜着，真不曉得牠怎麼直立的。

匹諾曹旋轉身來看他的舊樣子；他看了一會後，非常滿意的說道：

「當我是一個木偶的時候，我是怎樣的頑皮啊！我現在變了一個真的活的孩子了，我是怎樣的快活啊！」



# 開明少年文學叢刊

稻草人

葉紹鈞著 〇・八〇

愛的教育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一・一〇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著 〇・五五

續愛的教育

孟德格查著 夏丏尊譯 〇・八五

寄小讀者

冰心著 〇・六〇

魯濱孫飄流記

狄福原著 顧均正譯述 〇・六五

昆蟲世界漫遊記

拉麗著 黃幼雄譯 一・三〇

寶島

史蒂文生著 顧均正譯 一・四五

石榴樹

索洛延著 呂叔湘譯 〇・六〇

湯姆莎耶

馬克吐溫著 月祺譯 一・四〇

寓言的寓言

陀·雪維支著 胡愈之譯 〇・四五

烏拉波拉故事集

柏吉爾著 顧均正譯 〇・八五

木偶奇遇記

科羅狄著 徐調孚譯 〇・九五

金鑰匙

A 託爾斯泰著 王易今譯 〇・七五

木偶遊海記

雷巴地著 宋易譯 〇・六五

帖木兒

蓋達爾著 依敏譯 〇・六〇

## 開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 刊 叢 學 文 年 少 明 開 ★

夏 丕 尊 譯

愛 的 教 育  
 亞 米 契 斯 著  
 續 愛 的 教 育  
 孟 德 格 查 著

於意大利民衆會給予強大的刺激。「愛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軟教育，「續愛的教育」是意志教育，硬教育。「愛的教育」含有多量的感傷性，而「續愛的教育」卻含着多量的興奮劑。

亞米契斯是意大利有名的作家。「愛的教育」是他的名著，用小學生的口吻，描寫兒童中間的友情，不為階級及社會地位所阻隔的友情。作者執筆時，心裏充滿了青年之火，寫來十分動人，兒童讀了會覺得這正是他們自己的世界，成人讀了也會把兒時的情感從新喚起。孟德格查是意大利有名的詩人，而且是亞米契斯的畏友。他的「續愛教育」寫的是自然教育，這本對

葉 紹 鈞 著

稻 草 人  
 古代英雄的石像

定價 〇・八〇  
 定價 〇・五五

「稻草人」  
 收集葉先生早期的  
 童話二十  
 三篇：有

的敘說世界上的悲慘故事，激發起孩子們的同情心；有的描述大自然的美，讓孩子們看了會愛好自然；有的寫孩子們天真的想像，把孩子們引導到理想的世界去。「古代英雄的石像」是葉先生在一「稻草人」以後問世的童話集。這裏的九篇童話，把孩子們從理想的世界又帶回到現實的世界來。他告訴孩子們這世界上有許多醜惡的事，使孩子們深深的厭惡這些。他告訴孩子們這世界是不能滿意的，使孩子們想到要改造這世界。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售 發 數 倍 定 規 業 同 照 均 價 定 書 各 上 以

# 木偶奇遇記

民國十七年六月月初版  
民國廿八年一月十五版

每冊定價·〇九五

|      |                         |     |     |
|------|-------------------------|-----|-----|
| 印刷者  | 發行者                     | 翻譯者 | 原著者 |
| 開明書店 | 上海福州路<br>開明書店<br>代表人范洗人 | 徐調孚 | 科羅狄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第一一四〇號

